



不任你看過三俠劍嗎，三俠劍上那個勝英，是七十多歲啦，這金刀會七義上的勝英，是少年
 英俊時代，他怎麼學的藝，他怎麼學，怎麼訪的孟蕭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怎麼開設十三
 省總局子，八義反目，打秦天豹，怎麼訪的孟蕭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怎麼開設十三
 一省總局子，八義反目，打秦天豹，怎麼訪的孟蕭二俠，怎麼號稱三俠劍，他怎麼開設十三
 著雅正劍俠圖的，常杰老先之高足，蔣君軫庭，合盤說出來，警醒社會奸詐之輩，
 語言，將勝英俠肝義胆，濟困扶危的專蹟，一字不落，所著這部勝英金刀會七義，純用北京
 引起國人好武術的真精神，雖說是一冊野史小說，或能扭轉國人心理啊，這部勝英金刀會
 七義，現已出版，每本定價七角，每月出書一次，預約五角六分，各省市大書店，均有代
 售，天津市，各大書店，各書攤，未有代賣的，還有幾句口號是，

注意

要知道，勝英怎麼學藝下山，成名為俠客，不可不看勝英一口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成立松棚英雄會，號為明清八義，更不能不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設立三省總局子，更不可不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反目鏢打秦天豹，又更不可不看金刀會七義
 要知道，怎麼遇見孟蕭二俠，如何稱為三俠劍，尤其的，不可不看金刀會七義

總發行所 天津東馬路大獅子
新聯合出版社發行
 胡同門牌十七號

杜秀庭

醉英金刀會七



周 星

藍 昆



武俠小說
勝英金刀會七義集
卷十

著者蔣君鈺庭
校正博陵文章

第十回 勝英孟凱雙峯山三戰蕭傑

杜天壽蓮花嶺鳩殺金銀鼠

詩曰

假假真真演不休

無無有有果何求

色空已悟識魔道

千古何曾有樂憂

話說上集正續在天邊大俠鄧華鄧萬豐，與神龍首于雲，老俠客九頭金統給屠昆屠天瑞，三位老俠由雙峯山遠花嶺，回來吃場已畢，抬頭一看不見了勝英，再找孟凱也不見了，三位老人家就知道他等去雙峯山了，他二人真是初出世慣兒不怕虎，長了犄角反怕狼，真是胆大妄為，鄧華說道，二位兄長我看咱事不宜遲，速去接迎他們，據老朽看，他二人凶多吉少，于雲屠昆二人點頭稱是，鄧爺又囑咐李金星看守門戶，他三人這才出了八卦莊，順大道上山，到了大廳院，鄧老俠客抖身形上了東配房，脚方一站瓦甃，就覺着脚下一軟，就聽吧吧一響，由瓦甃伸出兩把鋼鉤，把老俠客鄧華的脚面勾住，鄧老俠客驚了一身冷汗，那屠天瑞于雲亦是緊隨着老俠客身後躡上東配房，全是脚踩瓦甃時，由瓦甃伸出鐵爪把脚抓住，屠天瑞幾乎把肺氣炸了，鄧華亦是怒皆欲裂，于雲十分悔恨，因為三俠全難得消息埋伏，只為一時大意，竟中了消息，這一被擒，將一世英名付於流

水。三位老俠怎麼不急怎麼不恨，當時三俠恨不得一頭撞死，可是下面賊人並未覺查，于雲知道這種消息的厲害，要想把兩腳退出來那是妄想，遂指了指，鄧華背後背的寶劍，意思是教老俠客用劍削斷了鐵抓，鄧老俠客點點頭，回手撤劍，在撤劍時，當然把右手往後一揚，身形未免往右一晃，下面鐵抓被這一動，越發抓緊，老俠客覺着脚下一痛，身形往前一栽，左手一按瓦甌，從瓦甌中又伸出一隻鐵抓，摸的把老俠客的右手腕子抓住，這一來，老俠客的右手，勢不得不趕緊的去捋扣住左手腕子的鐵抓，那知只要身一動，鐵抓就緊一扣，精想兩脚一手被抓住，那還站的穩，不由身形一晃，右手一按瓦甌，跟着右手也被抓住，那兩位老俠客也是跟鄧華一樣，屠天瑞兩隻腕子被抓的力量大一點，全身栽倒，這一來震動了走廊，串鈴嘩嘩響動，聚義廳中玉面神機賽諸葛杜天壽，早有預防，這一聽總弦的串鈴響動，就知道屋頂上擒住了奸細，立時率羣雄往外圍，各亮兵刃就要動手拿人，這真是千鈞一髮之時，倘或三俠被杜天壽看見，三位老俠還有甚麼面目活在世上，鄧華早拿定了主意，只要鐵抓一撤，自己一定橫劍自刎，免得受他的凌辱，眼看着這位總瓢把子，就要躍上東配房，忽然瓦甌喀吧一聲響，鐵抓滿自行插進了瓦甌，這真是絕處逢生，三俠挺身站起，好在三位老英雄全是成名俠客，內功已到爐火純青，身上又沒見多重的傷痕，略一活動，已竟動作如常，鄧華回手亮天干劍，就要往前坡躍身，屠天瑞道，老俠客還得留神腳底下，障礙未除，必須要揀那掛白

線的地方走，鄧華道，曉得，趕到來到前坡，杜天壽已知道有人破了消息，遂向房上喝問，房上敢是鄧老俠客嗎，鄧華答道，然也，這也字沒落聲，老俠客已竟飄身落在平地，屠天瑞子雲也隨着下來，鄧老俠客向杜天壽抱拳拱手道，今夜也不便多談，杜寨主亦按排下香餌，我們恰好似貪食之魚，總算經師不到，學藝不高，栽到你的手內，這可沒有別的，咱們得在武功上分個強存弱死，真在假亡，鄧華今夜來時，就沒打算生出雙峯山，杜天壽哈哈一笑道，老俠客你既對出道兒來，我焉敢不遵，我是捨命陪君子，可是我有兩句話尚須向老俠客交代交代，我們原是有約在先，原定的是十五天爲限，老俠客給我們找證據，我們也要調查那作案之人，今夜決不知老俠客等前來，若知道尊駕等暗入雙峯山，我早把這些埋伏撤了，免得傷着老俠客，令我杜天壽吃罪不起，子雲一旁聽杜天壽說的話，非常刻薄，鄧華焉肯容他，這一動起手來，決沒有好結果，只是現在趙家村之事尚未判明，此時動起手來，一點益處沒有，再說此來，原是爲找孟凱勝英，如今聚驢並沒見他二人，他倆人或者未遇甚麼兇險，我們何必在這時另起風波，還不如暫時罷手，遂向杜天壽道，大丈夫作事胸懷坦白，我子雲不說假話，我們今夜決不是懷惡意而來，我們進雙峯山是尋找兩個無知的弟子，想不到杜寨主這裏，處處暗設埋伏，我們險些把一世英名斷送在今夜，杜寨主這樣防備，是否應該，說到這，又向鄧華道，老俠客也不必動怒，索性等候趙家村之事皂白分明，再跟杜寨主論理不遲，杜天壽抱拳

拱手道，于老俠客既然肯這般息事寧人，這倒顯着杜某無禮了，杜某在三位俠客面前請罪，鄧華也知道伸手是禍，遂也乘機罷手，遂向杜天壽道，我們話中前言，還是等趙家村事情完了再講別的罷，我們招擾之處，請杜寨主原諒，我們告辭了，杜天壽道，老俠客杯水未擾，就這走，顯得在下太不够朋友啦，老俠客裏請吧，杜天壽說到這，側身往聚義廳裏讓，三俠倒不肯不進去了，遂同進聚義廳，分賓主落坐，杜天壽吩咐侍候大廳的嘍囉看茶，嘍囉們答應着出去，這裏杜天壽陪着三俠談話，工夫不大，見一名嘍囉從外面進來，用一只托盤托着三杯茶，每位面前放了一杯，三俠這時全覺着有些口渴，又聞得茶味芬芳，杜天壽指手相讓，三俠一時大意把香茶全是一飲而盡，屠天瑞喝頭兩口時不覺得甚麼，趕到唱了三口覺得香氣中帶些腥味，雖則疑心，但是茶已入肚，又想着杜天壽亦是成名露臉的英雄，決不能作這鼠肚雞腸之事，屠昆屠天瑞正在疑慮之間，猛見由廳外躍進一人，青衣衫小打扮，手掣一口金背砍山刀，用刀向三俠一指，冷笑說道，這才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尋，這是汪二太爺報仇日子到了，三俠知道這人不懷好意，全往起一站，那知心頭一陣迷糊，四肢癱瘓，口眼歪斜，如同中癩不語似的，全不能動轉，拿刀的這賊人脚尖點地，已縱到三俠面前，却向玉面神機賽諸葛道，總瓢把子，這是我報仇的日子到了，說到這，舉刀照着鄧華的頂上砍來，三俠已中毒，惟有瞑目待死，眼見得要喪命在賊人之手，你道這動手要殺三俠的究是何人，真三俠存

甚麼不解之仇，竟要下絕情，施毒手呢，原來此人姓汪名慶，字萬寶，綽號叫玉面桃花，他跟鄧華有不解之仇，只爲當年，玉面桃花汪慶汪萬寶的胞兄，是死在鄧老俠客之手，自己立志爲兄長報仇，一來自己的武功跟人家一比，有天淵之別，二來老俠客行蹤靡定，那容易到一處，今日冤家路窄，在此相逢，萬寶那肯再錯過這機會，這才意狠心毒，把抽筋鎗骨散下在茶內，這種藥力量極大，別說是一杯茶全喝淨了，只要你嚥下一口去，也是一樣，立刻藥力發作了，筋骨滿離了槽，汪萬寶下這種毒藥時，並沒說與總轄寨主，所以杜天壽毫不知情，趕到三位老俠怔怔柯柯已然中毒，汪萬寶闖進分賊聚義廳，杜天壽這才知道用藥是他所爲，杜天壽很不以爲然，自己現在是騎虎難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汪萬寶亮刀殺人，這時杜天壽本該攔阻才是，那知杜天壽並不阻攔，自己想，原本已寬算跟三俠結冤，這又用毒茶謀害他三人，就讓是救過來，他焉肯善罷干休，我是一不作二不休，豁出這座雙峯山不要了，也要跟他拚了，所以汪萬寶亮刀照定鄧華就刺，就在這時，突然後窗戶外一聲喝喊，小輩敢謀害老俠客，打，就在這一喊聲中，汪萬寶咳呀喘喘七，腕子上中了暗器，金背刀也扔在地下，杜天壽厲聲喝問，甚麼人大胆，就聽後窗外有人冷笑一聲道，杜天壽，原來你也是鼠竊狗偷之輩，大英雄作事應當磊落光明，不許作這種暗箭傷人之事，今日這樣作事，俠客豈要打個抱不平，咱們倒要較量較量，俠客爺大廳前等你，這句話說完，隱隱聽得屋頂上有脚步聲音，杜天壽遂

逸奔聚義廳門口，趕到來到廳門口，一眼瞥見從上面飛身落下一人，杜天壽喝令別叫這奸細走了，自己捧銀裝鋼也闖出聚義廳，且說三位被毒藥茶抽筋錯骨斯制，待人家屠戮，雖則紋絲不能動，可是心裏尙還有些知覺，在汪萬寶動手逞凶時，只有等他的刀往下一落，命歸陰曹而已，那知這時竟來了救星，在窗外一答話，把杜天壽及聚義廳中的人滿調出去，就在杜天壽剛一出聚義所，後窗往上一起，嚇的一條黑影站在地上，這份輕快真是絕倫，趕到往起一長身，却用袖子影着臉，每人給聞了些解藥，立刻將毒解了，這人令三位站起，趕緊活一活血脈，鄧華，屠天瑞，于雲，此時全站起，當時這一略活動，已竟動作如常，這位俠客遂說了聲道，這三位老俠還不速離虎穴龍潭，等待何時，說了這一句話，又只見鵝肩頭微晃，已竟騰身而起，竟如飛鳥一般，的從後窗躍出去，最可異的，窗口是吊着的窗戶，只弔起有二尺高，這人竟如箭離弦一樣，竟能够平着跟窗口不挨不靠的飛身出窗外，這種功夫錯非俠劍客決辦不到，當時這三位老俠客也跟着躍出窗口外，這人好似給三俠領路似的，如飛而行，三俠一看人家飛行縱躍的功夫，真有過人之處，暗中交待，這位大俠乃是當代奇人，名叫乾坤鎮古第一俠龍天玉，此人

有超凡入聖的工夫，有神出鬼沒之能，只要是好武的，沒有不遵這人的，這位乾坤鎮古第一俠龍天玉，到這濟困扶危，行俠作義，江湖道上早有威名，今夜無意中遇上這三俠被困，這位龍天玉大俠略試身手，把消息埋伏的總弦給關了，這才把三俠救了，在萬寶茶

內下抽筋錯骨散，想害死三俠，這位將大俠見事已至此，遂不再顧慮甚麼，用喚虎出洞之法，自己聲言要到聚義廳前較量一番，這位老俠客是只說動手，可沒離後窗外，却是嘴說到前廳誘得天壽等出大廳，這位大俠好救三俠，就在聚義廳前一亂的工夫，三俠已竟隨着前面那條黑影，離中央大寨，趕到了雙峯山，往前走了不遠，只見那奇人好似熟識道路似的，遞奔了八卦莊這條道而來，看情形是道路極熟，趕到了八卦莊，再看那入跡影皆無，三俠因為天尚沒亮，遂不驚動衆人，仍是越房而入，來到客廳，三俠見李白李金星尚在坐候，老俠客鄧華嘆了一聲，是愁眉緊皺，李白李金星就知三俠是未曾找着了勝英跟孟凱，李白是十分着急，心愁，三俠全是成名的俠客，比自己的武功閱歷全強着百倍，如今征沒把兩人找回，可見他兩人的凶多吉少了，當下兩方各有各的急處，李白李金星隨問了問老俠客進雙峯山的情形，屠天瑞咳了聲道，我們老哥三個今夜險些全喪命在雙峯山，若不是遇着了高人打救，我們老弟兄這點威名全斷送在今夜了，當時這位屠天瑞是誠意的相告，一點不隱瞞，全說與了李白李金星，李白李金星聽了十分的吃驚，心想，這樣看起來，只怕子川等是凶多吉少了，自己心裏一急，不禁脫口而出的說道，這雙峯山既這麼厲害，只怕我二位賢弟不易逃出來，于雲道，李大俠不要担驚，據老朽看，還不敢出凶險，在我們老弟兄翻回來時，沿路上也會留神，絕沒見他弟兄的蹤影，看情形他

們兩人未到雙峯山也未可定，當時彼此互相猜測，直到天亮時，大家才略事歇息了一會，辰時左右起來，這時連老俠客等全有些焦燥了，眞要是今天再不回來，那可多半是有凶險，那一來沒有別的，我們惟有再入雙峯山，救出兩人是萬事皆休，若是救不出他兩人，三條老命也就不想再活在塵世了，老俠客等正在着急，有家人進來報，說是少莊主回來了，並且還陪着一位生客，現有名帖在此，莊主請看，家人把一紙名帖遞上來，只見上畫教弟龐忠頓首，鄧華趕緊站起，向屠天瑞于雲道，二位請看這位巧手連環鐵心斗龍老俠客，乃是當代奇人，武功絕倫，南七北六十三省，像他這樣身手的絕沒有多少人，今日竟前來到我八卦莊，定有大事，我們要趕緊迎接才是，屠天瑞于雲也是久聞老俠客大名，一面隨着往外走着，趕來到門口，只見大門台階前站定的正是巧手連環鐵心斗龍忠龐小魁，左邊站的正是勝英，右邊正是孟凱，鄧華搶步到門外，那知靠勝英旁邊有一少年，長得相貌英俊，老俠客並不認識，這時于雲屠天瑞全跟出來，這二位老俠客看這少年不禁全是一怔，不禁唉了一聲，暗說怪運，分明這少年是雙峯山巡山的寨主蕭傑，怎麼竟會一路回來，這真是怪事，當時這三位大俠無不驚異，你道勝英等是從何而來，又是怎麼與三江小義士蕭傑相遇，同到八卦莊呢，原來孟凱自從聽得雙峯山作了這樣姦殺命案，顯然是逼得蕭山明裝君子，暗作小人，竟有一般下五門的賊人，採花作案，完了事到他這裏匿跡藏形，明面兒雙峯山蓮花嶺不搶不奪，無人過問，有誰來動他

一指，就仗着這點美名，才縱容的手下衆人作了這些不法之事，孟凱想到這，十存氣惱，自己打算要入雙峯山辦他個水落石出，以免冤枉了好人，自己見勝英也是憤七不平，他跟勝英暗說道，賢弟你有胆子沒有，勝英含笑道，我沒有胆子，就是不怕死，孟凱道，既然如此，咱今夜若是大大胆子進雙峯山蓮花嶺，分明那外四寨案作了之後，將人家的那兩位姑娘，是被他們窩藏在那裏，若是把這真贓實據找來，那時再與淫賊對質，豈不省却多少事非，我們辦了這種驚人的事，也教那老俠客們看着我們不是軟弱之夫，無能之輩，勝英一聽孟凱這麼說着，十分贊成，因爲自己也是想着，早把他辦完了，免得落個言而有信，不能說了不算，趙家村之事，原本答應着第二日準有回信，如今竟自失約，豈不是已竟失信於趙蘇二人，想到這裏，更是要去了，兩人約會已定，到了晚間，先假作安安靜靜的如無其事，隨着三俠吃過了晚飯，兩人乘着老俠客等說着話的當兒，兩人竟先後溜了出來，把自己的軍刀器暗，全預備在手底下，此時走着那費甚麼事呢，勝英是一切的事隨孟凱的吩咐，隨着他一同離開八卦莊，天也就在不到二更天，這次好在是熟道了，趕來到雙峯山下，看了看頭道寨門一帶，把守的十分謹嚴，燈籠火把照耀的如同白晝，孟凱低低向勝英道，賢弟，看見了麼，寨門一帶防守這麼嚴，決難由此出入，我們趕奔東寨牆越牆而入吧，勝英點點頭道，但憑兄長，小弟隨着，孟凱頭裏引路，斜奔東山坡，只是並非正式山道，從那裏爬山越嶺的上了兩道山坡，脚下非常吃力，

自己對於孟凱十分敬服，功夫秉性全高人一籌，勝英存心要跟孟凱結爲生死之交，這是必中的話，暫且不題，且說二位少客够奔東寨牆，趕來到東寨牆這裏，勝英這時經過了一次教訓，長一次閱歷，深知夜行的規矩，縱身用左臂跨住牆頭，藉一長身往牆下一看，只見這座院是頭道寨內，二道寨外，恰好下面無人，孟凱也跟着躍上牆頭，撐了牆頭上灰片擲在下面，聽了聽倒是實地，兩人翻身而下，那知冤家路窄，兩位少俠脚剛站穩，只見從角門轉角轉出一人，厲聲喝問甚麼人，勝英道，勝子川特來探山，來者可是蕭大寨主麼，我們是冤有頭債有主，知機識趣，趁早閃開，不然我姓勝的可要得罪了，原來對面來的正是巡山寨主蕭傑，前日回山只說是追趕了探山的奸細一程，並未追着，故此回來，對八卦莊的事，一字未提，這就是蕭傑感念義釋之恩，不肯提起八卦莊跟雙峯山蓮花嶺已樹對敵之事，杜天壽那能想到會有這種事，蕭傑自己每日仍是巡查各處，不過心存着遇機會要結識勝英勝子川，作自己的好友，趕到這夜，正來到頭寨內，忽見進來兩個面生的夜行人，自己一盤問，來人答話，勝英這一答話，蕭傑不由沈吟了一番，暗想你這番前，論情誼我蕭傑應當是箇個面子，不能攔阻你，只是這雙峯山我並非寨主，倘若有一毫私心，被總瓢把子看見，或是聽見，我焉能再在這裏立足呢，只有把他們待我的情誼，放在一旁，現在是公事公辦，未容勝英說完，冷然答道，現在我蕭傑吃雙峯山的飯，不得不向着雙峯山，蕭某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只知道身爲巡山寨

主，有教撥入雙峯山的，我蕭傑就要跟他一較身手！別的事須要離開這裏再說，大丈夫恩怨分明，我蕭傑是滿懂，不過要想入雙峯山須要把我蕭傑先打發了，勝英一笑道，蕭寨主，你這話定是分不出強弱來，決不準我再多走一步，好好好，蕭寨主你放招過來吧，蕭傑亮刀跟勝英戰在一處，這兩入這是二次動手，各自把刀法施展開，誰也不肯示弱，兩下裏走了二十餘合，勝英心想，我不便在此跟他戀戰，倘若驚動了別的寨主到了，今夜又算白來了，自己暗中拿定主意，還是把他誘出雙峯山才好下手，當時勝英拿定主意，可是蕭傑的刀法毫無破綻，勝英想着，我不用暗器怎好脫身，自己虛恍一招，往旁一縱身，只把身形往下一場，斜身撤步，犀牛望月式一揚手，嘍的一聲一隻鏢直奔蕭傑打來，蕭傑也是同時發暗器，一支毒藥鏢又奔勝英打來，兩人的鏢鏢的竟碰在一處，噹噹七落在地上，勝英蕭傑各將自己的暗器各自來拾起，勝英暗吃驚一，嫂的躍上寨牆，自己說了聲孟帥兄，咱們扯活吧，孟凱却向蕭傑道，你有本事隨你家少俠客來，寨外跟你戰三百合，你可有胆量，蕭傑冷笑一聲道，寨主爺那次落在你手，那是一時大意，難道我蕭傑怕你不成，蕭傑低頭把毒藥鏢，也裝在鏢囊之內，如飛的追趕下來，勝英跟孟凱一面往外誘敵，暗暗全商量好，要離雙峯山蓮花嶺遠一點，今夜定要把蕭傑擒着，孟凱會意，自己說那話也正是爲的引他出來，這兩位小俠客前面逃走，蕭傑是要緊追趕，恰似流星趕月一般，趕到離開雙峯山約有二三里之遙，勝英看這一帶正好動手，因爲再

往前走就要到七星屯了，勝英回身站住，厲聲喝道，蕭傑，你緊緊追趕，少俠客們這可要得罪了，跟着把刀一幌，往前一縱身，到了蕭傑面前，舉刀就砍，蕭傑趕緊招架，這兩人三次動手，各自抖搜精神，把法刀施展的滴水不漏，勝英此次安定了，不教他走脫之心，把蕭傑打算收服了，既可作自己勝臂，又可把蕭傑勸的改邪歸正，棄胡為歸正道，將來定能作國家棟樑之材，自己存了此心，所以把自己一身藝業，追魂奪命八卦萬勝金刀，八八六十四砍，真有不同凡俗的招數，趕到走到四十餘招，蕭傑見勝英露了破綻，自己進步欺身，刀奔勝英咽喉點來，這一招刺咽喉掛兩肩，趕到刀鋒已到，勝英是明賞破綻，等他刀已到，微一晃身，刀尖貼着自己的左肩頭扎來，勝英刀已翻回，貼着蕭傑的刀往外一拉，噶了聲撒手吧，就在那一往外推刀剪腕，這一手要用上，蕭傑的右手腕子非掉不可，但是蕭傑刀法也非常之輩，實有驚人的藝業，刀法上受過名師的指教，見勝英業已把絕招用出來，反向自己腕子剪來，勝英是自以為這一招定可以用上了，遂喝了聲撒手，蕭傑見刀鋒已到，自己要是不把刀撒手，這隻腕子就許保不住，遂把刀往上一翻也是倒剪腕，兩人全是一樣的招術，這一來彼此全得撒招，可是連刀往外撒，就不行了，兩下裏只得全把刀一撒手，只聽得噹啷七兩口刀全掉在地上，跟着兩下裏擦拳對掌，用巧打神拿之法，孟凱在一旁觀戰，並不動手，這時孟凱要是一過來動手，蕭傑惟有束手被擒，可是孟凱全是英雄豪傑之流，豈肯以多為勝，勝英要是，不是蕭傑敵手

時，自己再過來那遠說的去，兩下裏別看全是少年，這不過是乍入江湖道，將來全是成名露臉的大英雄，所以在少年時就與衆不同，兩下裏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就聽得那旁一株大樹上有人高喝，嘿，來到我這七星屯就動起手來，你們是問了誰了，說話間從樹上飄身落下一人，孟凱一看，自己認識，這正是巧手連環鎮北斗龐忠龐小魁，此人是俠劍一流，隱居在七星莊，輕易不問旁人的事，免去多少是非，今夜他翻來復去的，起坐不安，自己遂索性出來，在莊外一帶來回的巡視了兩週，忽見從東南下三來條黑影，這位大俠遂隱身在樹上，要看個究竟，當時正是勝英跟孟凱誘蕭傑到這裏時，勝英跟蕭傑動手時，這位巧手連環鎮北斗龍忠龐小魁，滿看的真真切切，龐大俠暗中十分讚美，這兩個少年全有這麼好的功夫，分明全受過名師的指點，後來勝英跟蕭傑兩人扔刀這一擦拳對掌，一旁那少年並不過來相助，這種地方最令人佩服，龐大俠可不知他們爲了何事，自己心存愛惜他兩人的心，想他兩人要是一受傷就不好了，自己遂出頭答話，可是巧手連環鎮北斗龐忠龐小魁這一招呼，勝英蕭傑並未肯罷手，這位龐大俠來到兩人近前，雙掌往兩下裏一分，立刻把勝英蕭傑分開，兩人不禁全是一怔，暗服這人好大的力量，身不由己的全往後倒退出五六步去，這時龐大俠微微含笑的道，二位壯士，有甚麼冤仇，到這裏較量，孟凱忙給這位龐大俠行過禮，隨扭頭向勝英道，勝賢弟，你看這位就了我說過的，巧手連環鎮北斗的龐大俠，勝英忙向前行禮，這一來倒把這位龐大俠怔住了。

，自己不認識人家，人家倒認識自己，只得向孟凱道，壯士恕我眼拙，孟凱道，八卦莊的天邊大俠您可認識，龐思龐小魁道，那怎會不認識，老俠客江湖道聞名，凡是練武的，那有不認識之理，當時這位老俠客這一說出是與天邊大俠鄧華相識，說到這，這位龐大俠哈哈一笑道，原來是少俠客到了，老朽太以的眼拙了，當時這一叙談起來，彼此全都是家人，這倒是笑話了，龐大俠手指着孟凱問，少俠客這位也是鄧老俠客門下麼，孟凱道，這是我們本門二師叔的三弟子，姓勝名英，字子川，乃直隸鄭州古城村人氏，題我這勝賢弟的老師，老俠客或認識，就是我老師的師弟，那位金針羽士艾蓮蓮艾老俠客，龐大俠道，果然也是名震江湖道的高人，令人十分可敬，請示少俠客，動手是為何人，因為何事，可否相告，老朽不才，只要力所能及，定為兩下了解此事，孟凱是毫不隱瞞，把雙峯山，蓮花嶺外四寨的寨主，私自作了欺天滅理的事，令人十分痛恨，是敝恩師及太湖鍾山子家堡于老英雄，跟山西的九頭金絲鬚屠老俠客，這幾位俠客也抱定了非除掉這種淫賊不可，所以全齊集八卦莊，今夜我們弟兄兩人冒昧行事，背着老俠客等進入雙峯山蓮花嶺，巧遇巡山寨主蕭壯士，我們這才把他誘到這裏，為是拿住他，好勸他改邪歸正，痛改前非，從正路上立一番功名富貴，何必與這種貪淫好色的匹夫相處，龐老英雄點頭道，少俠客之言有理，這正是一番善意，說到這，向蕭傑一點手道，蕭壯士過來，老朽有幾句憨直的話，要限蕭壯士一談，蕭傑這時是怛怛然然的站在那一語不

，跟着聽得這位龐大俠招呼，遂走到近前說道，老俠客請了，不知老俠客呼喚我蕭傑有何話講，龐老英雄道，蕭壯士少年英俊，儀表不俗，將來定能馳程萬里，不過現在投身在雙峯山蓮花嶺，這可是失着的地方，杜天壽倒是個光潤磊落的英雄，只是他剛復自用，將來定要失敗在這着上，何況如今又出了這種萬人痛恨的事，杜老寨主尙存着袒護之心，這豈不是誤行逆施了麼，老朽是深喜蕭壯士這身絕頂功夫，深盼蕭壯士能够三思，不要爲這雙峯山斷送了自己一生的名譽，何不趁此時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將來也可爲父母增光，改換門庭，也不枉蕭壯士練的這身本領，蕭傑向龐大俠道，我先攔住你老清談，我們全是在江湖道上，別管是行俠作義，別管是身入綠林，我們全是以信義爲先，恩怨分明，不作那鼠肚雞腸的事，交朋友有始有終，我蕭傑在雙峯山蓮花嶺，老寨主待我不薄，我焉能作那賣友求榮，令天下人罵我，這種事我寧死不爲，龐老英雄道，蕭壯士此言差矣，老朽我久聞江湖道上略有微名，全仗着朋友們捧我，我就是願意勉入爲善，也不能助人作惡，蕭壯士不背杜寨主，這正是蕭壯士的長處，能够這樣立身處世，無往不宜，蕭壯士可是把這事看反了，這次雙峯山總轄寨主是當事者迷，不肯認錯，不肯認真查辦，將來難免把自己也捲入漩渦，蕭壯士既是與他共患難共富貴之心，就應該把此事調查清楚，直言說與杜大寨主，教他嚴懲作這種萬惡奸淫之事的惡人，好爲那遭舉的苦主雪仇，保那兩個姑娘的貞節，蕭壯士計不出此，只知道爲他保守雙峯山蓮花嶺，

却不知正是助他人爲惡，使苦主含冤莫白，這邊的俠義是各走極端，焉能能手，那一來雙峯山只怕就不易保了，蕭壯士正在奮發有爲之時，失身綠林已然可惜，老朽我再說句不客氣的話，憑蕭壯士這身藝業，足能闖蕩江湖，立一番事業，爭光耀祖顯達門庭，全是意中事，蕭壯士這一走入歧途，只怕蕭壯士的先人全跟着被累，還落個賊父賊母賊子賊妻，三代全脫不去賊字，利害分明擺着，要不能當機立斷，那真是自己害自己了，蕭傑被龐老英雄這一番話，說的啞口無言，自己深爲懊悔，勝英乘機說道，蕭仁兄，龐老俠這番話深爲可佩，實是金石良言，令人可敬，蕭仁兄還不及早撤身，你總然不願意作那背義忘恩的事，那倒是應該那麼才對，本來大丈夫處世，恩怨分明，如今是迫非得已，及早抽身，仁兄不害她也不暗中賣他，那就是了，仁兄如不棄嫌小弟，我們結爲生死之交，不知蕭仁兄意下如何，孟凱也說道，蕭仁兄如肯下交，小弟也願隨着，這時龐老俠客說道，這倒是英雄態度，實非易事，你們三位要是肯結爲異姓兄弟，我龐小魁願作主盟，當時這位老俠客一說願給主盟蕭傑道，既然老俠客願成全我，我蕭傑要是不識賢惡，不分好歹，豈不辜負了老俠客這番美意，我蕭傑並非愚魯之輩，豈能不辨邪正不識好歹，自己身入歧途已是愧悔無及，如今有老俠客指示迷途，我若是不痛悔前非，從此改過遷善，我不但對不過大俠這番成全我之意。並且死後也無面目見我蕭氏門中的先人，蕭傑這一條道，願者英雄哈哈笑道，這才是說時務者爲俊傑了，蕭子真可教也，勝英

向孟凱道，我們既然是一心結爲異姓兄弟，何不就此約定呢，孟凱道，正合我意，我們若是能够結拜了，也好彼此以真誠之意，共商將來取出身之路，勝英道，我也正想這麼辦，隨向蕭傑道，蕭仁兄既然看得重我們，使我弟兄面上增無限光彩，我們是既然彼此一見如故，何不結爲異姓兄弟，彼此更近了一層，將來我們彼此間更加親近，同心合力作一番事業，雖不能說顯揚名，總可以不致辱沒了老師的門戶，仁兄意下如何，蕭傑道，勝大哥這是十分看的起我蕭傑，好了，我們就一言爲定，等到開着時再立盟書蘭譜不遲，再說我們全是以俠義道自居，還出平反乎嗎，孟凱道，賈大哥說的極是，我們既然是心心相印，索性就撮土爲香，也不弄那些個虛禮了，蕭傑道，二位仁兄這是以至誠之意待我，我焉能不領情，只是這麼辦，我看總嫌太急促了，何必忙在一時，咱們往後長在一處聚會，就是不結盟不也是一樣，何必拘束於此，這時勝英跟孟凱擬蕭傑有推托之意，遂沈吟不語，老俠客一旁看的明白，向蕭傑道，據我看，蕭壯士小必過於拘制，你這一過却，使這兩位少俠客很有疑心蕭壯士你沒有誠意，蕭傑是何等聰明，知道這一撥制勝英孟凱，必定疑心我不誠實，遂向前說道，這倒是我蕭傑的不是了，二位仁兄不要誤會，我實是因爲我自己失身爲匪，二位全是清白世家之子，我心中有愧不敢高攀，既然二位仁兄如此錯愛，我是恭敬不如從命了，當時遂一口應承，願與二人結爲兄弟，龐老俠說道，既這樣望空叩首撮土爲香，只要是虔誠，對天表白了心意，不是一樣嗎，

何必拘拘於儀式，改日依然可以重行結拜一番，這三位小俠，望空結拜各自立了誓，一叙年庚，勝英年長三十七歲，四月初三日卯時，孟凱年長三十五歲，十月十三日子時，蕭傑年三十四歲十二月初八日午時，當然勝英爲大哥，孟凱次之，蕭傑爲老兄弟，全是十分歡懌，龐大俠讓小三俠到七星屯裏歇息再走，小三俠遂跟着到了七星屯，巧手連環鎮北斗龐大俠的家中，蕭傑等坐了一會，就要走，老俠客道，你們到那裏去？蕭傑道，我回雙峯山蓮花嶺臥底去，據我看此事恐怕不能善了，將來恐怕還是要兵戎相見，我也好少教微勞，我並非出言反復，我就是回雙峰山也不難作那賣友求榮的事，我想搶掠少婦異女，一定是外四寨寨主所爲，那大寨主杜秀實在非善良之輩，總轄寨主杜天壽，將來定要被他所累，這時他是騎虎難下，並因他秉性謙短，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好高騫奇不服人，不自謙，終歸取敗之道，我蕭傑既然是受他之恩，我不論何時決不聽反復無常，賣友求榮，我打算回雙峯山臥底，也正有意要保全他的性命，我想此去把外四寨的臟證查出，請他依着山規辦理，那麼一來，也沒有怨言，老寨主也就沒有別的可說了，倘若他能按山規處治，我想衆位老俠客豈能再與他爲難，雙峯山可以保住，豈不是兩全其美，龐老英雄做把頭搖了搖道，蕭壯士，這處辦只怕未必行吧，因爲杜天壽的性情，人所共知，他不能就那麼認罪服輸，這是件最要緊的事，何況未必容得我們暗中調查出証據，就許起了波瀾也未可知，再說雙峯山能人衆多，蕭壯士可不要怪罪老朽，你年輕

閱歷淺，杜天壽是老奸巨猾，倘若蕭壯士有甚麼形跡不檢，落在他們眼內，豈不有殺身之禍，依老朽看，鄧老俠客等全在八卦莊，還不如一同先到八卦莊計議計議，定有萬全之策，當時龐大俠一番話，說得蕭傑深以為然，自己想若是重回雙峯山，能够把外四寨搶架良家婦女的調查明白，還算不枉下一番功夫，若是查不出淫徒賊証，將來他兩下一個說翻了，自己勢必也得跟着動手，那時只怕自己落個灰頭土臉，總轄寨主定然罵我把雙峯山賣了，自己想到這層，遂依照着龐老英雄的話，隨着一同到八卦莊，龐小魁也想到八卦莊拜會鄧老俠客。遂於午後起身，够奔八卦莊，勝英孟凱這才回來，並有這位龐大俠蕭傑一同來的，三俠全迎了出來，把龐老俠客迎到客廳，彼此敘禮落坐，兩下裏全是熟人，也就免去一切應酬之語，鄧華向孟凱道，你太膽大了，想勝賢侄來到我們八卦莊，身體的安全，全在我師徒的保護，你不止於不保護他，反倒引着他作這種冒險的事，倘若遇到了危險，我師徒豈不落個不懂江湖道的義氣，再說見了我師弟艾蓮池，我說麼呢，孟凱被說得面色又紅又紫，鄧華因為有勝英也在其內，自己不便甚說，恐怕勝英面子上下不來，遂不再往下說了，龐小魁勸道，老俠客不必瞞怨了，少年的性情全是這樣，貪功冒險，大約歲數再大幾年就好了，于雲道，鄧大哥不要責備了，我們只盼他們安然回來就是了，咱們還是說咱的正經事吧，雙峯山的事大約龐大俠也知道了，老哥哥有甚麼高明主意賜教才好，龐老俠道，據老朽看，這事頗有些棘手，那雙峯山又得地利

，又得人和，杜天壽文武兼全，足智多謀，這次趙家村之事，事無甘證，這是極不好辦的事，倘或兩下說翻了，說不定就得兵戈相見，那時兩方的死傷不能預卜了，據老朽看，還是請出能人來，給兩下裏一解合，把這絕大的風波就算解合了，不知老哥哥們可以這樣從權麼，鄧華鄧老俠客點頭道，龐大哥此意正合我等之意，跟着遂問龐大俠是打算約請何人，是否爲雙方所認識的朋友麼，龐小魁道，提起此人，大約全有個耳聞，這位大俠住家在常州府武進縣北關外，全家寨，姓全名金豹，綽號人稱鎮海鴛鴦，此人是精通武術，有超凡入聖的功夫，在這南七省真是赫赫有名，無論是那一路英雄，那條線上的綠林道，沒有不聞名佩服老英雄的，此人近來立志不問世事，閉門思過，不出全家寨，我們要把這位請出來，就好辦了，杜天壽跟他是有同門傳藝之誼，按輩數論還是他的師叔哩，足可以轄的住他，三位老俠客及少莊主李大俠等，若以龐某所說爲然，龐某不才，願去請這位全大俠出世，鄧華看着于雲屠天瑞道，這倒說到一家去了，當時這位老英雄這一說這話，那龐大俠立刻明白了，遂也含笑，趕情鄧老俠客跟這位鎮海鴛鴦全金豹也認識，這倒更好辦了，鄧華是慨然說道，交情有遠近，朋友有厚薄，我們各有各人的交情，各有各的面子，既然龐大俠跟這位老英雄也有交情，我們何不聯名寫帖請他出來，給我們兩下解決此事，當然這位老俠客不能不來，豈不把這事解決了，龐小魁說道，我家中有一點事，你們先辦着，我先告辭，有事到七星屯送信我就來，龐大俠起身

告辭，二位老俠與勝英送出門來，不提龐泰回來，單說衆位老俠，當時彼此商量好了，隨即寫了一封書信，備了一份全銜的名帖，跟着打發孟凱、勝英，一同起身，奔常州武進縣北門外全家茶，他二人領命由八卦莊起身，一路無言，到了那裏是落鄉館所在，全家茶景物很清幽，好大的一片莊院，圍着莊院全是稻田，稻田是土脈最肥沃的地方，能栽種果木，非常的能出產極好的糧米，全家茶就住着稻田生活，近莊一帶種了不少果木跟竹子，清雅極了，趕到來至莊院前，只見雙扉緊閉，寂無人聲，兩人看這情形，這位全大俠，真是歸隱林泉的神色了，像這麼大的莊院，應該奴僕成行，驟馬成羣才對，那知他這裏一切的情形滿相反着，這一定是輕易不出來，沒有朋友來往了，當時這弟兄兩人上了階石，叩打門環，只叫了一聲，就有人把門開了，孟凱跟勝英一看，開門的是僕人模樣，門洞內不止他一人，這有三四名家人肅立着，這真應了俗語說的，關上門過日子了，當時孟凱拿出名帖向這位家人說道，老管家，你們老主人可在家麼，此時老管家上下的打量了孟凱兩眼，不答孟凱的所問，反問道，二位這是從那裏來，沒領教上姓大名，跟敝主人是怎麼認識，勝英道，說也費事，這裏有一名帖，奉四位老俠客差派而來的，有一封書信必須面呈，當時這位管家點點頭道，這麼二位稍候片刻，這位管家說着話走進院去，勝英跟孟凱在外等候了多時，才見那位管家出來向孟凱跟勝英一點手道，你們二位裏請，客屋中略坐片刻，勝英跟着把管家的衣袖拉住道，裏面坐倒是小事，請

示管家，你們老主人到是在家沒在家，痛快告訴我們，我們好作打算，那位管家笑道，二位別着急，我們主人在家了，這就出來見二位，勝英跟孟凱相視一笑，勝英才算把心放下，恐怕來個徒勞往返，此時聽說准在家了，這才喜歡，隨管家來到東客廳裏，只見這個院收拾的潔淨無纖塵，靠劍座的窗下栽着些奇花異草，很顯着幽雅絕倫，所有這種佈置，跟房屋的形式器度雍容，很够個世家的氣魄，跟着這管家來到客廳裏，只見裏面陳設的又古雅，又富麗，所有裏面的陳設，滿是縉紳家的勢派，兩人落坐，管家端上茶來，工夫不大，外面痰嗽一聲，那管家道，我的老主人來了，勝英孟凱忙站起來，跟着管家來到門首，跟着把門推開，從外面進來看這人頂平，身高足有七尺，紫巍巍的臉面，兩道壽眉，一雙慈目，髮似三冬雪，鬚似九秋霜，精神閃爍，氣宇軒昂，頭帶古銅色鴨尾巾，迎面鑲着一塊白玉穿古銅色大簪，腰繫絲絛，下面月白色中衣，白布高腰襪子，襪口高紮，一雙三鏤道遙履，粉底有一寸厚，進了客廳，拱手爲禮道，二位貴客遠來，老朽十分簡慢，殊非待客之禮，那位是邱老俠客的高徒，孟凱忙答禮說道，老前輩請坐罷，小姪孟凱拜見，勝英也自通姓名，這位鎮海鴛鴦金豹道，二位追隨老俠客左右，定然也是俠義道中人，老朽無任欽佩，請坐吧，勝英孟凱那肯就坐，望請金豹上坐，謙遜了半天，這才落坐，有從人獻上茶來，茶罷，孟凱這才把書信取了出來，恭恭敬敬的送到鎮海鴛鴦金豹面前，這位老俠客接過書信拆開了，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

老俠客不住的搖頭，把信看完了，不禁眉頭緊皺着說道，承蒙衆位老俠客以我全金豹爲重，信的來意豈分懇切，我就應該隨着二位起身才是，只是老朽有一點私意，必須要跟二位少俠客說明，那雙峯山蓮花嶺總瓢把子與老朽遠論個左右，老朽歷來作事，不以勢力壓人，只以忠恕之道處世，這次你們兩家結怨，誰是誰非，將來自有定論，老朽此時出去也未必就能了解，何況杜天壽有信到來，也是約請老朽出世，二位少俠客請想，老朽這般年歲，一切事不願多管了，自己是閉門思過，我們與兩家各不相擾，如今找到我這裏，我全金豹給兩家了解，倘若真個看的起老朽，把此事和平了解了沒話可說，倘若弄僵了，二位請想，我若是抖手一走，我是准裁，若教兩家各自聽從老朽的判斷也未必肯心服，老朽想了想沒有別的法子，我是全磚不厚，玉瓦不薄，那一方也應當管，不過今日我是決定了，留得見面之情，將來也好再會，我鎮海鴛鴦全金豹是一生以朋友爲重，二位少俠客上覆鄧老俠客，我全金豹能够幫忙的時候，一定要幫忙，我只要是遇到了時候，定要與老俠客一會以慰渴想，當時勝英孟凱聽老俠客講話，是善言巧辭，不願多管閒事，推了個干淨，絕沒有一點含混，兩人見這情形，知道就是再懇求也未必肯聽，遂只好站起告辭，全金豹是諄諄留二位少俠在此吃完飯再去，兩人心裏是悶悶不樂，遂起身告辭，全金豹也不再強留，直送到門外方回去，勝英跟孟凱兩人乘輿而來，敗興而反，一路那邊有心賞玩沿途風景，趕回到八卦莊，把鎮海鴛鴦全金豹的話一一說了，天

邊大俠鄧華聽着不盡搖頭，向屠天瑞于雲道，這位全大俠這種推托，情形令人可有有點多疑，怎麼這麼巧，竟在這時雙峯山蓮花嶺竟也與全老俠客下書請他到雙峯山呢，于雲點點頭道，雖不至全是假話，可也未必全是真的，莫非全老俠客因為我們禮貌不週，不肯前來也未可定，屠天瑞道。我看這情形，多半是怪我們有些失禮，我們不管他是長不是，索性親自走一遭，他不來時。我們也可再設他法，當時計議已定，次日吃早飯，三俠一同起身，够奔常州，第二日來到全家寨，老俠客等向前叩門，跟着有家人開了門，一見這三位老俠客，忙着問貴姓大名，于雲把預備好的名帖遞過去，向這管家道，有勞通票一聲，就提八卦莊的鄧華，拜會你家莊主，當時這位管家急忙通票進去，沈了一刻，那全金豹迎接出來，一見互道景仰懷思之意，全金豹請三俠到客廳中落坐，管家等獻過茶來，全金豹是十分恭敬，自己親自獻上茶來，三俠十分謙謝。彼此談着話，全金豹是首先發言道，老俠客們大駕光臨，足使蓬畢生輝，前日令高徒前來，愚下是萬分不得已才有負雅意，只因雙峯山蓮花嶺玉面神機賽諸葛杜庭杜天壽是愚下門戶中人，論起來是我師姪，曾有信到來，說是雙峯山不保我們在江南不能立足，請我入雙峯山蓮花嶺，爲他保全多少年心血堆起來的基業倘若失守臉面上太以難堪，老朽豈能聽他片面之言故此絕不爲他所動，適值仁兄等有信前來，老哥哥們請想，我能够出頭麼，老朽閉門思過，深悔以往之非，當年闖蕩江湖，壯氣所使，不計甚麼叫凶險利害，如今迴想起來，十

分慚愧，這真是行年五十當知四十九年之非了，老邁年殘那還敢爭強好勝，閉門思過，再不想與聞世事，所以三位仁兄的雅命難從，老朽當面請罪，全金豹這番話說出來，三俠一時閒還駁不了他，還是鄧華道，老俠客說那裏話來，虎老雄心在，年邁力剛強，我匡身爲俠義道，作事是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只要是問心無愧，有甚麼可慚可悔，大洪夫生在斯世，不能够掙得功名富貴，蔭子封妻，正要俠心救世，仗義江湖，濟困扶弱，使含冤莫白呼籲無門的，於國法外能得公道的報應，那才是不負我們所學所能，莫把他置於無用之地，就算不虛此生，老人家有一身絕技，大江南北誰不曉老人家之名，如今近在目前，有匪徒作這些傷天害理之事，我們身爲俠義道，反倒袖手旁觀，豈不令人齒冷杜天壽與仁兄既有叔姪之論，更不能不管了，今日當着老俠客面前，不能作虛僞之言，我們與杜寨主既無新仇，又無舊怨，只爲趙家村趙員外之女，蘇寶山之妹，是雙峯山外四寨寨主所搶劫霸佔，想雙峯山既出這種萬惡之事，杜天壽身爲總瓢把子，就該澈底根究，免得予人口實，杜天壽竟私心諱短，袒護其姪杜秀，頗有縱容手下爲非作惡之嫌，老人家若是能够出頭，令雙峯山總瓢把子把被搶的少女送回，按山規懲戒肇事的惡徒，那時小弟們絕不再多事干涉，這事就可和平解決，老人家只要一搭腔手，我們兩下各走極端，只怕此事到將來就不堪設想了，望仁兄念在我們弟兄的老面子，既令姪姪創立雙峯山的不易，一爲了解，不僅我弟兄們承情，就是趙家村，蘇趙兩家也承情不盡

了，鄧華這番話，說得面面俱到，全金豹一聽，不住點頭道，鄧仁兄是一片良言，我焉能不知，不過我有我的不得已苦衷，我真稱得起壓子吃黃連，苦在心裏說不出來了，自己說到這，長嘆了一聲道，我們暫時先不必談這事了，容我思想思想，咱們天南地北，弟兄們相聚不容易，略備水酒請三位痛飲一番，屠天瑞道，老人家不必費事，我們早飯已吃過了，全金豹道，這就是笑話了，我們全是道義之交，難道也過客氣麼，當時屠天瑞遂不再客氣，全老英雄呼喚家人進來調擺桌椅，廚房中早已把酒飯預備好了，立時間擺了上來，四位坐在一處飲酒談心，說着說着不盡不由的，又轉到雙峯山蓮花嶺的事上，全金豹眉頭緊皺，向鄧華道，鄧仁兄，我全金豹是一生磊落光明，不作愧對於人之事，我是胸懷坦白，不愧於人，我不能到雙峯山蓮花嶺，雖然明着老朽與杜天壽有叔姪之分，內中却是爲杜天壽剛復自用，不近人情，老朽若是去了，只怕也未必肯聽我良言相勸，老朽那時節勢必得與他翻臉，無論如何，我也得教他知道知道厲害，只是老朽這次與杜天壽一翻臉，江湖道上，我先落了不義之名，我要是不去，又辜負了三位仁兄，這件事可把我全金豹難死了，這個了字向沒出口，就聽全金豹喉中的痰鳴，兩眼發直，直勾勾的看着屋門口，鄧華忙招呼道，仁兄，你怎麼了，那知不論怎樣招呼，總是不答應，忽的猛然拍桌案厲聲向門外說道，杜天壽，我把你這狗頭，你敢忘了當年的規戒，竟敢搶奪良家婦女，你們還不與我滾進來，限着就站了起來，想要去抓這門外兩人，

三俠看的明白，門外懸裏是杜天壽，正是伺候着吃飯的僕人，鄧華忙向門口站的那個僕人一揮手，教他們躲開，那兩名家人也吓壞了，急忙的往外跑，那全金豹是時哭時笑，于雲遂這連賴足道，萬不想把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給逼瘋了，我們看這事該怎樣呢，那屠天瑞也，趕緊請名醫調治，尙許可以救過來，這全是喪迷心竅，虛不歸經，了這麼瘋鬧起來，才是不趕緊治，將來病一沈了，只怕再治也不易了，當時全家的人，緊把本城的名醫請來，鄧華跟于雲兩人，強攆着這位全金豹，讓他先坐下，請這名醫診了脈，趕到把脈診完了，鄧老俠客遂問先生，這病人怎樣，先生道，不妨學診完了，吃了藥看吧，他這病是暴怒傷肝，憂慮過度所致，趕緊把這團邪火降下去，就容易好了，先生說完了跟着立了脈案，開了方子，把先生送走之後，吩咐家人把藥買來，熬好了之後，給這位全大俠喝下去，趕到過了一個時辰，強把全金豹擦在床上，算是睡着了，鄧華向屠老英雄道，我們不便盡在此留戀了，我們回去吧，屠天瑞過，事情鬧到這種地步，不走何待，走罷全英雄，病到這田地，二位老俠無奈一同站起，此時全金豹是胡言亂語，只有全宅家人們挽留，三俠是面上無光，惟有虛與週旋走出全家寨，三俠在路上十分後悔此事，人沒請出來，反倒把這位老俠給逼瘋了，全宅的家中人是深明世故，不肯說甚麼，倘若人家說是我們把老俠給逼瘋了，不把老俠給治好了不教出來，那時我們還真是麻煩，鄧華翻來復去是把這件事在心中不住的盤算，趕回到了八卦莊，李白李金星

迎接出來，一見三俠依然是獨自回來，十分失望，趕到三俠進到裏面落坐之後，李白李金星問起請全金豹之事，鄧老俠客把全金豹業已得了瘋狂之病之事說了一遍，又道，大約好是不見好了，死可也先死不了，將來只怕成了廢人，李白李金星聽了十分驚異，自己猛然想起一事，向三俠說道，當年記得我恩師說過，凡是擅內功的人，寒暑不入疾病，因爲調呼吸，養精養氣，才能够運先後天之氣，化合精氣神安元神歸正氣，將正氣納於肺心，運後天之力納於腎臟二脈，使生無窮之力，所以有功夫人能够不生疾病，不得暴疾，如今全金豹竟致於得這種惡症，實出乎情理之中，當時這位鄧華畧一沉吟道，李大俠之言不爲無見，擬我看這事也覺有些蹊蹺，不過當時全老英雄是猝然得病，情景逼真，絕非詐作顛瘋者可比，李白李金星道，此舉我總看着有些不妥，因爲他與杜天壽有叔姪之情，跟我們這裏全是道義之交，那一方面而找去了，全不能駁，惟其不能駁不能躲，非得有各別的原由不能推託，這一裝病，怎樣也不便再找他了，他可以不廢一點唇舌把咱擋了，依我看絕不是有病，老俠客請想，這事如有不實不盡處，在下倒有一法，就是我在晚間暗探全家寨，他若是真瘋也可看出來了，若是裝瘋必有破綻，暗中定可看出虛實來，于雲屠天瑞途齊點頭道，李白李金星這辦法也好，但盼老俠客是爲脫身裝病假瘋，老俠客一世成名不易，免得落這麼個結果，令我們抱恨無窮，鄧華畧也這般暗探一番，倒可見個水落石出，趕到午後，那李白李金星起身夠奔全家寨，第二日到了常州

，天色尙早，自己就住了店，趕到夜間，自己帶上天皇蒼龍刀，跨好彈囊，代好百寶囊，出了店房，出北城門奔了北關外，到全家寨時，自己來時尙早，不過起更之後，各處尙多沒睡下，找遍了各處並沒有甚麼聲息，老俠客的蹤影不見，李金星暗說怪道，莫非這位老俠客的瘋病已竟好了，這時已竟走了麼，自己由後往前院翻回來時，剛到前院的廂房上，只見有兩名家人打着燈籠，從廂旁的兩間小屋內出來，一邊走着一邊說着話，只聽一人說道，咱們當上這個差就得認命，真是一拳被莊主爺打死，那也只好認命吧，可惜莊主爺英雄一世，臨老了落這麼個收線結果，說真的不如得暴病死了倒痛快，這不是活受嗎，你看往日莊主爺亞賽諸葛降世哩，提文墨提武學，沒一樣不比別人高的，世上的事沒有不懂的，如今可完了，瘋的如同另換了個人似的，行哭就笑，也不知喝也不知餓，將來非打這病上走了不可，又聽另一人道，不是咒罵莊主爺，還不如早早噉了氣到痛快，將來真要是瘋大發了，還不定惹甚麼禍了，力氣比從前大了許多，倘若一個失神，被莊主爺掌擊一下，准死無疑，當時這兩入是一問一答的叨念着全金豹的事，李金星暗中聽的真而且真，心說，這麼看起來，這位全金豹一定是真瘋了，我可要跟隨着他二人看個明白，李金星想着才暗中跟着全宅的兩個家人，够奔了後面一所偏院。隨見兩個家人，全奔了偏東的兩間配房，還沒到配房前，就聽得嘩冷冷的一陣鐵練子響的特別，自己伏身正西房上往對面是正看，只見兩位家人拿着燈籠到了那配房前，舉着燈

籠往門口上一幌，李金星就是一怔，原來那道門上是按着獄裏籠門做的，滿是核桃粗的鐵穿條，每根穿條相隔有五寸寬的縫子，從外往裏能送盤盞，李金星一看，心中好生難過，心和 慚全老英雄是多大的人物，如今竟落到這步田地，令人可慘，真要是無名之人還不足惜，這真是前世作了甚麼孽了，竟遭這種報，李金星正在傷心，只見那兩名家人往那柵欄裏送了點東西進去，跟着那掌燈籠的家人，暖呀了一聲往旁一閃，撲通倒在了地上，那一個忙向前扶起了那個家人，這時就聽裏面有人大笑道，杜天壽你還敢跑嗎，你就是逃出老夫手去，也逃不出三俠的手去，還不如痛痛快快的把腦袋伸過來，教老夫我揪下來，千事了萬事休，省得給我全家棄丟人現眼，你逃吧，你逃到靈霄寶殿，見玉皇爺，翻回來到了閻王老子那裏，他也得把你網上送來，說到這兒，裏面寂然無聲了，跟着再聽時，那兩名家人躲到旁邊商量，一個報怨道，你別性急，別太欺近了，用話試探着，莊主有時明白有時犯瘋病，這回是趕上了，要是不快躲，你這條小命准玩完，我說的話你信不信，那一個答道，這回我可信啦，差點沒把我抓死，咱們走吧，那一個說道，別忙，咱們要是這樣伺候莊主可不對了，他從早晨水米沒沾牙，我們也 怎樣也要想法子給莊主爺進點飲食才是，兩人這一商量可就誤了工夫，李金星聽着也 聽了聽梆鏢交過四鼓，自己也 想再耗一個更次，我是非走不可了，天光一亮那好在此存身，當時雖然着急，可也沒有法子，又等了會子，見那兩個家人又走到門口，往裏答詢着

着話，趕到後來，見那家人從提盒裏端出一個盤，從門縫子往裏遞，那知沒容盤送進去就嘩啦啦一聲，盤從那家人的頂上飛過來，掉在地上，把一隻盤摔了個粉碎，這時那兩名家人吓的可不敢再在這站着了，趕緊走出跨院，這時五更已過，天色朦朧欲曉，李白李金星倒要看個明白，遂飛身落到院中，向前輕着脚步來到了房門前，自己亦不敢貼近了，仔細往裏一看，只見這位老俠客可受了罪了，一掛鐵練大鎖練子，鎖在脖子上，那一頭墜在塊磨盤扇上，在柵欄裏鎖着，老俠客瞪着眼，李白李金星往裏看明白了，遂招呼道，老俠客，你這是怎麼了，自己身為俠客，爲甚麼想不開，雙峰山的事不能管，那個能道老俠客一個不字，杜天壽自己胡爲，自有天報，老俠客何苦自己把自己糟踐到這個樣子，老俠客還認識我麼，只聽全金豹哈哈一笑道，我怎麼不認識你，你是蟠桃會上的舊友，咱們二十年沒見了，你可是奉王母娘娘之命前來接我，好好好，咱這就去，說到這，突然一瞪眼，只見這位全金豹是神色大變，一臉的殺氣騰騰，突然大喝，小畜生你太大胆了，你在雙峯山有多大的威風，掌着全山二十四寨，不思正道，竟敢縱容你兄弟趙杜秀，搶劫良家婦女，姦佔窩廝，我鎮海鴛鴦的英名被你喪盡，三俠找上門來，我是何言答對，今天我不生吃你之肉誓不爲人，說到這，把那掛鐵練大鎖，用力一掙，嘎吧一聲，扯斷了鐵練搶到門前用力一搬，那柵欄門上的鐵立柱，就聽得喀吧的一響，上面橫楣子的鐵過木，全立刻離了槽，兩根鐵立柱竟致折彎，這時李白李金星說聲要壞，

邊厲聲說道，全金豹，你敢行兇，可知我李白李金星的寶刀利害，那全金豹好相沒聽見似的，他回身把鏗着磨盤的鐵練子抄起，悠悠的把石磨大盤悠悠了兩下，猛然的一撒手，往門上擡去，砰的一聲，竟把柵欄門給撞倒，那全金豹竟一個箭步躍了出來，大喝杜天壽你往那走，說着已然到了李白李金星的面前，伸手就抓李金星，李白李金星他並不還手，趕緊翻身逃走，一聳身躡上了南房，那知這位全金豹竟追了下來，這時天光大亮，這一聲張，全宅的家人們也出來，大家一見莊主爺把鐵練子全弄斷了，齊聲道了不得啦，莊主爺可出來啦，可別讓他抓上，抓上就得准死，當時這一聲喊，立刻鬧的全宅驚起，可全不敢來擋着，全金豹是緊緊追趕李金星，李白李金星也有些害怕，因為全老俠客是瘋了，若是讓他追上，自己就是被他打倒，怎麼樣也不能還手，自己真要是傷他一指，不只於人情天理上說不下去，江湖道自己怎能稱得起俠客，所以自己是惟有趕緊的逃走躲閃，可是全大俠脚程也真够快的，恐怕還是不易逃開，來到全家寨外，只見野地裏，沒有人跡，這時全大俠竟在李白李金星的身後追的趕很急，李白李金星圍着這全家寨一帶轉了一週，自己心想：我跟他這麼轉到幾時完了，自己正生思素着，往前又轉了半週時，只見全家寨已有人出來，正是全家的家人等，李白李金星心中正想脫身之策，正在一怔之隙，就聽得背後撲咚一聲，全金豹掙倒在地，立刻口鼻吐血來，一會兒功夫竟連動也不動，絕氣身亡，那全宅的家人全趕過來，一摸全大俠的胸口，氣息皆無，

，立對全跪着脚的痛哭，李白李金星也是十分痛惜，老俠客竟遭這樣慘死，全宅家人問李白李金星這從那裏來的，怎麼竟會被我家莊主追趕，李白李金星道，我是從八卦莊而來，奉了鄧老俠客之命，來看望你家莊主，想給請明醫調治，不料竟遭這樣慘死了，真教人傷心，老俠客一生行俠作義，濟困扶危，竟遭這樣結果，蒼天太以無目了，李白李金星說到這裏，不覺淚下，還是全宅的家人明白事知道李爺是痛惜全爺死的太苦看這情形李爺還是真難受，忙勸着道李爺，不要過於悲傷了，我們莊主爺，這麼一死，趕緊的忙合衣裳棺槨等事，照應不到的地方，李爺多原諒吧，這時李白李金星遂也趁這時告辭，自己無奈離開了常州府，奔蘇州府，不一日來到了八卦莊，勝英孟凱全迎接出來，李白李金星隨着小二位來到客廳中，落坐之後，鄧華鄧老英雄問李白李金星道夜探全家案的事可有佳音，李白李金星把所經過的事情，從頭至尾細說與了三俠，三俠一聽不覺也是悲傷落淚，想不到這位驚天動地大英雄竟落了這麼個結果，令人可嘆，大家是一語不發，靜默了一會，忽然屠天瑞道我想全老英雄，他對於天罡氣功有深且鉅研究，聽說全爺消百病於無形，因為凡是有功夫的人，沒有得這種，瘋狂的病，這位全爺竟得這種病，真是十分可怪，如今竟遭這樣慘死，令我等好生不解，鄧華不住搖頭，于雲忍的把手往腿上一拍道，我看這事其中頗有些蹊蹺，練武功的人，練到了這般功夫時，就沒聽說過血不歸經，這要是五氣朝元的時候，真要是血海裏的血太旺了，要再把五氣朝元

的力量用到了，那時能把血噴出來，可是這位全金豹是何等身份，內工只要叫足了，正可用此法，只是我們又怎能斷破他這種愚弄人的手段，當時三俠竟無計可施，李白李金星道，我們這麼猜疑，可是誰也沒有見着真，我們還是再到全家寨走一遭才好，這時鄧華正在低頭沈吟着，忽的猛然醒悟道，我險些被他所愚，有了，這麼辦吧，我們還是弟兄三人一同去到了全家寨，瞧他這善後的情形，我再如此如彼，管保他是真是假能可辨出來，當時三俠這一計議停當，隨即早安歇，第二日起身，命李白與勝英孟凱等，好好看守八卦莊，他們老三位，够奔全家寨，趕到全家寨，只見全金豹的門首，清鍋冷竈，冷清清的一個家人也沒有，從外面看着顯着分外的冷靜，鄧華遂走進了大門，只見這個情形更加淒慘，院裏相沒有人收拾的樣子，院中零亂異常，靠前面倒坐一帶的屋子滿用大鎖鎖着，真是沒有主人就立刻差了樣子，三俠一邊嘆息着，一邊往裏走着，已進了東跨院，剛進了跨院，却見一名家人從裏走出來，一見三俠，赶忙向前請安道，三位老人家來了我們在靈堂照料，有客人來了還不知道多有意慢了，于雲忙答道，管家不要客氣，我們是特爲吊孝而來，你家主人成殮了麼，家人答道，早成殮了，今日是本家當門家族擺祭，剛剛祭奠完了，老俠客們裏請，當時這三位英雄隨着全宅的老家人正裏就走，來到了院中這裏邊，三俠留神一看，只見院中白簷素彩，在正廳的門前掛着白素幔帳，家人們全穿着孝袍子，哭的十分可憐，原來全金豹，老而無子，就是公母倆與下人等，

老太太王氏也是穿着孝服，在靈柩前守着，老人家全福走到三俠面前說道，三位老俠客，不幸我家主人已死，累你們來探望，於昨日有個姓李的不知怎麼到了院中，我們主人已爲是杜天壽來了，將鐵柵欄撞開，跟蹤追趕出了全家寨，不知怎麼吐血而死，今已裝殮了，你們三位老人家來了就是了，也不用見面了，你們三位請到客廳休息罷，鄧爺說道，我們兄弟既然來了，就是不見生面，我們還不看屍首嗎？老人家全福說道，我家主母因爲家中無人，張落着已然入殮了，棺材已然封口，不信你們三位看看，九頭金絲鰲屠昆屠天瑞，他聽老人家這麼一說，似乎有理，無奈自己總是思之不對，立時進了靈堂，四下一看，屋中用兩條板凳，停着一口壽木，已然下了銀釘，在棺材前放着一張八仙桌，有一盞油燈，半明半暗，四盤供，一個香爐，爐內點着三柱香，傍邊還有焚化紙錢的池子，老人家用手一推，棺材沉頭已未有推動，心說真死了嗎，自己心中也是躊躇不安，鄧爺與于爺說道，屠大哥咱們用祭吊祭罷，老人家全福說道，三位老人家不必了，遠路跋涉之苦，先休息了罷，老三位還是不可，無奈老人家不答應，鄧爺眼珠一轉，只可遂着老人家出來，到了客廳，老人家命人沏了茶，天就晚了，家人們張落着吃了飯，三俠坐定一想，均無主意，不知何法證明死者是假，看老人家的態度，與光景不似真死的樣子，鄧爺與于爺一打照面，說道老人家你在靈前招應去罷，我們累了一天了，我們要早早安憩，等你們主人出殯我們才走呢，老人家全福說道，三位老人家，你們不用甚

麼了，那麼我守靈堂去了，三俠一擺手，說你去罷，全福這才出了客廳，再說爺爺與于爺屠爺說道，二位兄長，據我看其中有詐，你二位在屋中休息，我暗中跟着位老人家，看他暗中有麼說的，于爺說道，對，要知心腹事，但聽背後言，如此老哥哥你受累罷，鄧爺說道，不客氣，鄧爺來到屋門口，探頭看了看，此時天也就在初更過，不到二更，院內並無有人行動，大概是全在靈堂了，於是與于屠二人一擺手，這才出了客廳門口，于爺跟着把門關上，鄧爺抖身形躍到房上，此時滿天星斗，萬際無聲，一無人聲，二無犬吠，反身形到了靈堂院，就見靈堂屋燈光慘嘆，相襯着雪白幃幃，與家人穿的孝衣，真是令人發悸，老人家鄧爺在房上注目而視，一看老人家全福，還在靈堂招應囑託衆人好好照料燈火，勸老太太回房安歇，王氏老太太欠身形，老人家全福攙扶，回到北上房，老俠客鄧爺一抖身，到了北上房後房坡，一看有後窗戶，珍珠倒捲簾的架式，脚拍陰陽瓦，夜叉探海頭朝下，用手按着窗戶，伸右手，由百寶囊取出樹棕，用口津蘸濕，將窗紙扎了一個小孔，鄧爺眇目望裏一看，屋中燈光暗淡，各種擺設看不十分仔細，挑出，對聯，八仙桌，鐘表玉器，大概是應有盡有，就聽老人家全福說道，老人家如今這麼一詐死埋名，教那三位怎麼受，咱不出去就是了，何苦還這麼作用，王老太太一擺手，低聲說道，全福不要你管，老爺讓你怎麼辦，你就怎麼辦，此事關係太大，連找這勸了好幾回，老爺均不讓我管，你想你管那如何成的了，千萬不要多言，小心伺候他們三位

老英雄去罷，你不可多言多語呀，全福只望自己逃說述說，不想老太太也不教說，自己心中狠不已爲然，心說，交朋友之道，雖然自己不知，大概錯不了互相幫助，爲朋友則生，爲朋友則死，是禮之常情罷，決不能袖手不管，不管倒也能了，也不能詐死埋名的不管啊，自己正在發怔，老太太說道，全福你去罷，好好守着靈堂，能不教三俠進去才好呢，候明天三俠一走，大概此事就許過去了，全福點頭往外走，老英雄鄧爺把話聽了個滿耳，見全福出來，老人家反身形，躍到房上，抖身一躍，退回前面，見了于雲，屠天瑞，將王老太太與老人家全福說的話，細細又述說一遍，老英雄于爺說道，我想着其中一定有詐，究竟怎麼死法，咱還不得盡知，明天咱一定前去細看，鄧華說道，二位兄長請想咱們練武功，先天之氣遂云能避，也不能避常了，倘若不得已之時，避一二小時，還得看本人功夫純不純了，若以老人家全爺論，一天能行，我想在這數日光景，大概棺材必有透氣的地方，咱明天在棺材上多留心就是了，屠爺是個急皮氣，說道二位兄長，咱何必等明天呢，咱就此前往，省的教老人家在棺材裏怪受罪呢，咱們也怪納悶的，于爺說道，屠大哥說的很是，鄧爺也只得點頭答應，他們三位這才來到靈堂院一咳嗽，老人家就出來了，抬頭一看是三位老英雄，於是說道，三位老人家，不晷休息了嗎，怎麼又到這院來了，鄧爺說道，我三人自幼年間，與老人家全爺是知己的朋友，今天爲我們的事而死，教我三華思想起來，實在是對不起老人家，于爺道，二位兄長咱不是到

了這了嗎，爽脆咱守老人家的遺體一宿罷，家人全福一聽把身一橫，擋住門口，意思是不讓三位進屋，屠爺一看就急了，說道，全福，我們千里迢迢來看全老英雄，我們生面未見着，我們對於老人家十分抱愧，我兄弟三八今天在此守一晚上，明日天亮一走，我們就覺着對的住老人家了，你千萬不用攔，咱們乾脆說，你不用費話，趁早閃開，全福一聽此話，心說要壞要壞，這是誰給走漏消息了，教三位老人家見疑，他不想想三位均是何如人，他自己與老太太說話未留神，他還瞞怨別人，這可謂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他一看三位光景不對，趕緊把話又說回來了，於是說道，不是不教三位老人家守靈，因為你們三位是遠路至此，受了徒勞之苦，若再跟着我們熬夜，教我家王母知道了，我們作下人的可怎麼說呢，鄧爺說道，全福，你就不用說，我全知道了，你閃開罷，全福不得已把身一閃，三位跟着進了靈堂，三位一看衆家人，圍着棺材也有跪着的，也有坐着的，焚紙，燒香，不斷的添油撥燈，于爺轉到棺材前後，看了又看，轉了又轉，就全看不出毛病來，屠爺一看于雲，于爺走過來，屠爺天瑞說道，相當年於老人家全爺闖蕩江湖，不想我看着他還落這麼個大棺材，等我死時，還不定有這麼好棺材未有呢，家人們接着說道，老人家太謙了，這是我們主人自己置買的，老人家有兒有女，管比這樣要強百倍，屠爺說道，我看未必有這棺材再強的了，我仔細看看這棺材是漆木的，若是柏木的可太重了，是杉木棺可太好，倘若是茵陳的，那可再好沒有了，說罷此話，屠天瑞來

到跟前，用手一摸真是沉重，一點不假，是口真材，屠爺前，後，左，右，均看到了，亦未看出毛病來，此時全福吓的顏色更改，鄧華一回頭，看全福那個樣兒，說道，全福，你是怎麼了，全福趕緊說道，我想起我們老主人已死，落了這麼一口大棺材，連個披麻帶孝的也未有，我想起來所以傷心，鄧爺說道，我不是問你那會事，我問爲麼害怕，你看見于爺屠爺看棺材你害怕，莫非說棺材內有假不成嗎，全福說道，三位老人家，何出此言，你們若不信，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不信打開看均使的，屠爺說道打開看，就打開看看，誰教我於老哥知己呢，鄧爺說道，屠大哥不必了，你們二位看不出來，待我看，我找出毛病，咱再與他算賬，全福說老人家你看罷，有麼事有我們老主母呢，鄧爺也未言語，來到棺材前面，伸手往棺材底下一摸，說道屠大哥，將棺材蓋托起來，別教老人家受罪了，屠爺一聽知道鄧爺找着毛病了，說道，老哥哥，這是怎麼會事，你怎麼看出來了，鄧爺說二位仁兄你們來摸摸罷，屠爺于爺過來也一伸手，可不是嗎，棺材底有二個元空，方圓約有手指粗的，于爺屠爺二人用肩膀一抗，就聽嘎吧一響，棺材蓋挪位了，鄧爺說道，老人家請出來罷，別在裏間受罪了，就見材內全金豹，反身形坐起來，不由哈哈大笑，說道，三位兄長見笑了，書說至此，看官以爲新鮮罷，這是怎麼會子事，人死那能再活了，這又不是濟公傳，濟公念六字真言，把人又念活了，這內中却有一番道理，原來全金豹，與雙峰山，蓮花嶺的大寨主，賽諸葛杜庭杜天壽，按門派論，

是杜庭師叔，論韜畧武功杜庭比老人家全金豹不弱，全金豹對於杜庭是面和心不和，杜庭一佔雙峯蓮花嶺之時，就給全爺來了一信，言說已佔據山寨，請師叔老人家前去鎮守，老人家是久闖江湖的老手，就知道他一佔山，免不了人多勢衆，人多了遂說不搶不劫，可免不了與保鏢的，官面上，套過結，一次兩次不現，日子長了，怨聲載道，到那兒不了一戰，佔山爲王就得說是賊，常言說賊人胆虛，一旦有事，非失敗不可，老人家到了山寨見過了杜庭，把這利害的話，對杜庭一說，杜庭那時說的也好，我們不出去作買賣，無事不準下山，本山的出產就够吃了，我教嘍兵均代家眷，忙時工作，閒時操練，決錯不了，全爺一聽無可如何，說道杜庭，只要你行的正，就許錯不了，倘若出了舛錯，小心你的人頭，杜庭一聽心說我老師還未說此話，他到說了，於是哈哈一笑，遂說道，師叔，決到不了那個光景，到了那個時候，咱們再說罷，老人家這才一堵氣，就下了雙峯山蓮花嶺，過了十餘年，倒也相安，今年七月間，雙峯山出這個事，杜庭就於全爺送信了，全爺一問送信的，送信的將一五一十，怎麼杜秀槍二女劫鏢車，勝英李白，怎麼探山，後來屠戮英雄要鏢，鄧老俠率衆探山，老人家一聽，嚇了個膽裂魂飛，心說杜庭死期至矣，我聽江湖傳言，新出世的英雄勝英，一口刀名振九江，破過磨盤山，火燒摩雲寨，殺死十二王，李家集雙招親，藥王廟天下英雄會，與雲雲結下冤仇，他老師師兄弟們，是成了名的劍客，雲雲尙且被打代傷，你小小的雙峯山那不是自取滅亡嗎，於

提酒子

是說道，下書人你回去說給杜大寨主聽，我已年發的人了，不能多管閒事，有麼事教他自己看看辦就是了，下書人回山一報告，杜庭又打發二寨主來請，全爺又是推辭不去，二寨王春王天論一看，無法只可自己回山，跟大寨主杜庭一說，杜庭就狠不願意，心裏很覺着十分憤恨，我雙峯山未出多大錯，他就不肯來了，若是散山的大事，他更不着面了，有機會犯在我手，我必殺之，以今天報之恨，不說杜庭，單說老人家全爺，坐定了一想，心說不好了，相當初我闖江湖之時，鄧華很知我爺們的根底，他也知道杜庭武功不錯，倘若他們就到我這裏，教我按義務的天職來辦，我是如何的伸手，自己想想一天，也未有主意，次日始有勝英孟凱，奉四老之命相請，老人家吓了一跳，心說怎麼樣，我就知道有這麼一來，既至將勝英孟凱請來一問，可不是那麼會子事嗎，老人家這才，打發他二人回去，心說這還不算完，四位過幾日必到，第三日果然三俠到了，老人家請進來，吃酒之間，鄧爺那話一逼迫，全爺心說無拘你們怎麼說，我也不出去趟這個混水，自己知道杜庭決不聽話，老人家猛然間想起來了詐瘋魔，一時將三俠氣走，老人家第三天晚上，就聽見有人夜探宅院，既至一看是李大俠來了，並不見三俠，心說我詐死埋名罷，李白還許瞞的過去，於是將淤血散開，運動氣功，將血噴出，李白果然不查就走了，老人家一思想，告訴了全福把棺材底鑽二個大窟窿透氣，一時半時可以罷成，反正得等三俠來了，關過這一關就許不碍了，自己也知道此法瞞不了三俠，三俠已到家

，老人家全爺就知道了，心說看罷，我若倖僥成功了，那才上天憐惜我呢，到晚上三俠回客廳休息，自己一想，三俠也不思慮，怎麼不查就走了呢，天到二更自己正心無主意，今天這一關過去了，明天三俠若不走，還得另想別的主意，未等到三更，三俠就回來了，心說要壞，要壞，自己也未主意了，心說闖罷，他們查出來再說罷，查出來了認他們，查不出來我還是不管，于爺看了不知毛病在那裏，屠爺推了推，全爺心說看罷，要這麼着還可以，呆了工夫很大，未見動靜，心說還有一關，闖過鄧華去就算無事了，鄧爺他比于屠二位經驗大點，他見二位均注意棺材前後左右，老人家一想，啊，莫非真死了，不能罷，怎麼未有毛病呢，自己猛添靈機一動，心說有毛病，決不在明面上，許是氣跟材底下呢，故此他一伸手，把底下氣眼就摸着了，教二位一抗材蓋，這才把老人家給掀出來，屠天瑞伸手要打全福，全金豹哈哈一說道，三位不可，家人們還已爲詐屍了呢，吓的戰七競匕，此時老人家全福過來，由材內將老人家扶出來，全爺把裝裹等脫下，換上長大的衣服，這才出了靈堂，到了客廳，此時天已然大亮，梳洗已畢，三俠一看，全金豹是十分慚愧，向三俠道，小弟此番相戲，太對不住兄長們了，小弟本想着此番只把仁兄朦哄一時，爲得是好設法脫身，只爲是從此隱姓埋名，不問世事，雙峯山之事任憑他怎樣，我是絕不干涉，我想有三位老俠客在，決教他難逃公道，不想我兄等，竟這麼細心，小弟倒不好中途罷手了，鄧華說道，愚兄也想到了賢弟有一力混元氣之功，把

天罡氣，先天氣，後天氣，子午氣，叫足了，能把血催出來，散淤血不令他歸經，再運用先天羅漢功，能够停住了週身血液。把先天一氣納入丹爐，一個時辰內能够像人一樣，這種功夫賢弟你能够運用的了，可是當時愚兄我們絕不往這上想，因為准知道賢弟不肯用這種法子來對付我們，所以才上了賢弟你這麼個當，如今算是知道了。可是愚兄深盼賢弟不要把雙峯山的事掛懷，我們是道義之交，如今既然又多了這次患難，更應當沒有隔膜，賢弟你的困難之處，愚兄等業已盡知，盼望賢弟，不必存芥蒂之意，不必過問，我們只望着賢弟對於我們辦理雙峯山的事，辦的當與不當，不必介意，我們與杜天壽往日無冤，近日無仇，只要是不悖天理人情，我決不能故意與他爲難，賢弟對於愚兄的話，諒該相信了，全金豹道，鄧兄說那裏話來，老朽技尚以爲杜天壽尚不至這麼倒行逆施，所以十分的可惜他，雙峯山十餘年心血才把他整頓好了，一旦若是爲些微小事就把雙峯山拋却，實在可惜，小弟若是在一先就冒然隨老兄們到雙峯山蓮花嶺，倘若他低頭認罪還有可說，若是一有倔強之意，只怕小弟這種性情那能容他，我們定然要破除叔姪之情，雙峯山蓮花嶺豈能再容他立足，只若那一來，凡是我們本門中以及朋友場中知道這事的，自然明白小弟是清理門戶，除惡安良，可是不明真象的，定要罵我全金豹沒有江湖道的義氣，對本門中人尚且如此，朋友場中誰還肯與我交朋友，故此我是十分爲難，不知怎樣是好，我雖是僞作瘋癩，可是當時的情形我也幾乎急死。如今真象大白。

我焉能再袖手旁觀，我若容老兄們把他的瓢摘了，我也太覺臉上無光了，老兄們若是看前起我全金豹，千萬不要攔阻我，我此番不把此事辦個水落石出，我決不回全家寨。鄧華道，賢弟不要這麼性急，我們還想着破釜沈舟的痛勸他一番，倘能够勸得他豁然覺悟，化干戈爲玉帛，豈不是三全其美，全金豹搖頭道，鄧老兄不必費這個事了，想那杜天壽是剛愎自用，不聽忠言，就是說個舌乾唇焦，只恐怕也無濟於事，他來個置若罔聞，豈不是徒落個一場無趣，也得動手剿山，不如還是小弟前去，我倘能和平的解決了，那算繳天之幸，他不能認罪悔過，那只好勒令他散山，雙峰山蓮花嶺再不准他逗留，當時全金豹那番說得斬釘截鐵，絕不是虛假謙詞，鄧華屠天瑞于雲三位見全老俠客心意已決，遂彼此以目示意，立刻的起身告辭，鄧華是多身分的俠客，作出事來一點漏空的也沒有，當時對於請全金豹出世的話一字不題，說告辭是立時就走，那全豹反倒不教三位走，請三俠少待一同走，鄧華道，賢弟不必忙在一時，我們八卦莊見面好了，全金豹道，小弟雖然有家，等於沒家，一身之外無罣碍，我沒有甚麼不了的事，就是我一輩子不回全家寨，也沒人找我，鄧華聽着一機靈，暗道，他爲何說出這種話來，太以不祥了，自己忙用言語岔着道，賢弟要願意一同走更好了，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暗中交待，鄧華臨告辭故意不開全豹走不走，正是爲他人留餘地，自己本着疎不問親之義，想着全金豹若是念其同門之義，趁此時與杜天壽暗中送信，令他躲避，雙峯山尙可能保，杜秀

一到案，也就可以把杜天壽閃開了，可是鄧華是這種心思，那全金豹跟三俠一同走，也正是避這種嫌疑，所爲是以至公無私之心交友，免得有拈俠義威名，當時兩下裏是各自存着一分意見，全金豹是收拾了一個小包囊，立刻起身，隨三俠一同回轉八卦莊，這六趕到八卦莊時，已是定更之後了，鄧老俠客一叩門，有家人們出來開門，一見老莊主回來，家人立刻請老莊主趕緊到裏面，鄧華見家人神色有異，遂問甚麼事只管講，家人道，沒有甚麼要緊事，您到裏面再說罷，鄧華遂不便再問他，隨讓着全金豹往裏走，一同躬奔客廳，來到客廳，彼此落坐，三位一看小弟兄們全沒在，不由詫異，向家人問他們小弟兄三人跟那位李大俠，家人道，小人就是爲這事，少莊主跟那位姓勝的姓蕭的，不知甚麼時候走的，那位李大俠是隨後趕了去的，三俠一聽這可糟了，這次他們又是暗入雙峯山，只怕凶多吉少，我們若不趕緊去搭救，只怕定要遭他們毒手，當時于雲道，我們說走就得走，此次非比以先，以先是尙存着保存兩家情面之心，這次以兩下的情形而論，決難再有和好的希望了，杜庭既已心存袒護他兄弟杜秀之心，就不能再低頭認罪，何況那赤面鬼王杜秀，居心陰詐，更不能具悔過之心，他們小弟兄暗入雙峯山，只要被他知曉，決不能善罷甘休，就是杜寨主有和平之意，有杜秀作梗，也難以有和平之望，全金豹站起道，于老弟之言極是，事不宜遲，我們趕到雙峯山看看吧，鄧華十分惱怒，只是當時是急也無益，遂略事結束一同起身，這四位大俠施展開夜行的功夫，真且

身手，如飛似箭，不消半個更次，已到了雙峯山下，抬頭往山上看時，只見正是的山上道，點起了一對對的長方形燈籠，上面的紅字是雙峯山蓮花嶺六個大字，每隔着兩丈遠就有一對方形燈籠，全是靠山道的邊上，直頂到半山腰的頭道寨，外寨柵大門，寨門上是密排着紙燈籠，防守的非常緊嚴，四位大俠沿着邊山一帶，躲開了正寨門，仗着身形敏捷，有超人的本領，從陡壁懸崖上走着毫不費力，來到山頭上，往裏查看情形，見外四寨安安靜靜，巡更的巡更，查夜的查夜，所有的嘍囉們，各守各寨，絕無一點異樣情形，鄧華暗暗怙懣，心想看這情形，不是他們業已遭了兇險，就是潛伏在寨內，尙沒被本山內覺察，全金豹在頭前引領，直奔後寨，三俠道路也熟，將三寨二寨均查看過，跟着來到中央大寨，只見沒進中央大寨的寨門，那知這一帶的情形與前頗大不相同了，從寨門起足有二三百名嘍囉，滿是弓上弦刀出鞘，萬全防守的寨內，絕不是防備外來的往裏攻，趕到切近了，才聽得裏面殺聲震耳，四位老俠客均飛身上了寨牆，趕到往裏一看，只見聚義廳前，燈籠火把，如同白晝，四位分往東西配房，這次三俠隄防到這裏暗裝的陰陽子母三環抓，趕到來配房上一看，只見下面動手的正是李白與本山二寨主，追星趕月滾地太極王春王天論戰的難解難分，再往大廳前看時，只見朱漆明柱上綁着三人，正是那勝英蕭傑孟凱，三俠這才知道小三俠業已被擒，李白跟這位二寨主動手，就讓功夫上沒有甚麼高下，可是時間上先分出高下來，二寨主這柄雙頭漆金趕轆槌，實在是

蚩尤作亂，皇帝伐之，蚩尤猛勇善戰，軒轅皇帝乃造弓矢以制蚩尤，蚩尤乃取五金之精華，造成雙頭漆金趕鞭槌，這柄槌造成之後，與軒轅皇帝交戰經數次大戰陣，此槌竟能勝皇帝大小數十戰，這柄槌沒敗在他人之手，直流傳了兩千餘年，此寶器竟發現在王天倫手內，王春得這柄槌是實非容易，又下十餘年的工夫，他這槌法是十分利害，招術絕論，實有神出鬼沒之能，這位二寨主威鎮綠林道，江湖路上不論多大的名頭的人，也得皺皺眉頭，四位老俠客一見李金星跟他動手，就知道要栽在他手內，結果就一在剎那之間，李白的天皇蒼龍刀，被二寨主的軒轅槌封住，眼見得這位成名李大俠客要栽在趕鞭槌下，全金豹見不能再袖手旁觀了，一抖丹田力一聲喝喊，呀……王寨主何必欺人過甚，老夫要多管閑事了，喊能飄身而下，鄧華屠天瑞于雲全站在房上懶看，焉能到全金豹這一到雙峯山，竟取了殺身之禍，後話不提，書說當時，那麼三小俠是怎麼來的呢，不過，著者一枝筆難寫兩下事，這三小俠被擒經過，以及李白獨戰羣賊，必須細表一番，免得讀者看着唐突，原來三小俠與李金星，在八卦莊靜候三俠到全家聚，請全金豹出世，好了結雙峯山之事，其中別人還不怎麼急，惟獨勝英是心急如焚，自己想著，太對不起趙家村趙景田，蘇寶山兩人了，自己曾許給人家，第二日准有回信，這有十餘日尚沒有音信，自己落個言而無信，將來還怎樣在江湖上逞威風，創俠義道的威名，所以想到這幾天不見音信，自己如坐針氈，實在忍無可忍，這才與孟凱蕭傑暗中商議，要趕緊

設法，把雙峯山的事解決了，也好回覆那趙家事主，孟凱蕭傑隨向勝英道，此事理應早解決了，免得曠日太久了，也是多生變化，我們不如今夜入雙峯山蓮花嶺，若能够把此案早早破了，也可教那杜寨主少發狂言，休說大話，當時孟凱勝英全願意去探山，於是三小俠議定，瞞着李金星，趕到了晚間，暗中各自收拾緊趁俐落，候到二更之後，三小俠見李白業已倒下睡了，李白是在客廳中歇息，由孟凱陪着，勝英跟蕭傑兩人在配房裏，這時勝英跟蕭傑先出了八卦莊，孟凱好容易撤身出來，這才會合一處，同奔雙峯山蓮花嶺，三小俠進這座雙峯山輕車熟路毫不費力，因為全是來過，蕭傑又是本山之人，更容易走了，三小俠進了雙峯山蓮花嶺，由蕭傑領着够奔外四寨，趕來到外四寨，見寨內各處全有人把守看，原來自從雙峯山出事之後，赤面鬼王杜秀，嚴飭各頭目，小心把守外四寨，不得稍有疎忽，不論那裏放進奸細來，惟頭目是問，蕭傑等來到外四寨只有鬼王杜秀一人坐夜，三位寨主已經休息了，蕭傑暗打招呼，示意勝英孟凱二人奔後寨，各人施展自己的輕功擬躍之術，剛進了二清寨牆，倏的面前黑影一恍，蕭傑往後一撤步，往暗處一縮身，那知那條黑影反身站住，竟向這邊喝問道甚麼人，孟凱答道，八卦莊少俠客孟凱，蕭傑見孟凱已然答了話，自己不便再退後，遂也向前搶了一步道，來者莫非巡山寨主登山豹子楊義臣嗎，這一來對面這人大吃一驚，仔細向這邊看了看，不禁嘆了一聲道，對面答話的可是蕭仁兄麼，蕭傑道然也，對面可是登山豹子楊賢弟嗎，這時

對面那人已來到近前，相隔不及一丈，彼此全辨清了面目，對面來者正是登山豹子楊義臣，登山豹子楊義臣見所來的探山人，均不足為奇，可怪者內有巡山寨主蕭傑竟在一處，這不是怪事麼，當下自己略一思累，已猜透八九，遂抱拳道，蕭仁兄，你數日失蹤，小弟等好生懸念，怎麼蕭仁兄你來在雙峯山作這賣友求榮之事麼，蕭傑被這兩句話說得面上一紅，忝然答道，楊賢弟，小兄此來，是懷着一腔熱血而來，我是明人不作暗事，不錯，我蕭傑業已改邪歸正，從此要痛改前非，就讓是還在綠林道，也應該離開雙峯山另投門路，楊賢弟我們說句良心話，我們寄身綠林道，原非不得已，不過暫時棲身機待而已，外四寨主杜秀，趙家村搶掠良家婦女，犯了綠林道的大忌，凡是綠林俠義男兒，全不應當袖手，如今我們總瓢把子不但不嚴加整頓雙峯山，反側心存袒護之意，就這麼倒行逆施，實在是自取滅亡之道，我們既與他共事就存着榮辱與共，絕不能懷二心，無奈我們這樣跟着湯這種混水，恐怕也難脫淫賊之名，大丈夫不當機立斷，豈不把一世的英名勳送在他等之手，小兄不才，以愛護總瓢把子之心，所以才不避嫌疑，脫離雙峯山，在八卦莊暫作勾留，意欲為雙峯山，保全數千人的性命，免得全斷送在杜秀一人之手，這才帶着勝子川，與八卦莊少莊主紫面獅子孟凱前來，賢弟你若是明白愚兄我這點苦心，你趁此時棄暗投明，改邪歸正，助愚兄搜查杜秀的證據，只要贓證搜到手，那時任憑他有千言萬語，我們也可教他認罪服輸，給事主伸冤雪恨，雙峯山蓮花嶺倒可保住了。

勝英金刀會七義

卷十

勝英金刀會

，豈不是三全齊美，賢弟你不要遊疑，愚兄我這實在是一點忠誠，才肯這麼破釜沉舟的把利害分清，賢弟你不要三心二意了，蕭傑說完這番話，那楊義臣先冷笑了一聲，隨說道，蕭傑，你敢情是人面獸心，反復無常之輩，我楊義臣乃堂堂奇男子大丈夫，豈相你這鼠肚雞腸小人之輩，我只知以血心交友，有始有終，絕不敢作這種萬人唾罵貽笑於人之事，可惜你素日還常說，甚麼大丈夫應當以信義待人，那知道你是口是心非，忘恩負義，到如今還敢忝顏來到雙峯山蓮花嶺，今夜你想逃出手去勢比登天，蕭傑道，你是利慾薰心，把利害二字顛倒，我蕭傑是一片血心，你反倒這樣無情無理，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倒要領教領教你的功夫本領，只要勝了我蕭傑，我情願任你把姓蕭的帶到總瓢把子面前，萬酬凌遲，亂刀分屍，我死而無怨，楊義臣道，自然得較量，勝不了姓楊的，你也休想走脫，說話間回手亮刀，就要過來動手，孟凱一旁怒不可遏，心說蕭賢弟，完全是肺腑之言，一片血心相待，那知他倒這麼無情無禮，令人可恨，我孟凱何必坐山觀虎鬥，不如過去收拾了他再說，想到這裏遂一壓金背刀，縱身形到了楊義臣面前，厲聲道，姓楊的，你是脂油蒙了心，不識賢愚，不分好歹，蕭賢弟良言相勸，你倒反臉無情，孟大爺有些看不過去，你看刀吧，跟着進步欺身，用刀頭虛向楊義臣的面門一點，趕緊腕子一坐動用刀向楊義臣的左邊斜肩帶臂的砍來，這一手名叫風擺荷花，楊義臣縮頂藏頭，刀鋒貼着頭皮擦過，自己離則躲過這一刀，不禁的機靈比的打一冷戰，就知

孫 子 子 子

道是個勁敵，自己不敢大意，遂也把刀法施開，小心接架，孟凱施展飛鼠骨偏刀，招術精奇，變化不測，兩下裏這一搭上手，各自施展各人的功夫，楊義臣小身量輕靈迅捷，閃展圓滑，孟凱這把七星斧，力，是老俠客，鄧華最得意的功夫，親手教與孟凱，所以這嶙由法確非一般平庸之輩可比，今夜與楊小石這一動手立刻分出強弱來，走到十五六招，楊小石有些氣力不敵，自己再要戀戰，恐怕要輸在孟凱手內，想到這，遂虛點一招，說聲姓楊的沒工夫緊自耽擱，不陪了，立刻翻身逃走，勝英從斜刺裏說了聲，小輩你往那裏走，腳下一點，已縱身過來，楊小石這時可就又竄出一丈多遠去，前面正是一道寨牆，楊小石他聳身而上，勝英這次已處處知道小心了，不敢那麼大意了，見楊小石上了寨牆，自己斜着竄出有兩丈左右，這才飛身竄上牆頭，見楊小石翻身落在牆下，再往前看時，見他一塌腰，順着一條平坦的山道，如飛的往後逃去，勝英心想，看這情勢，他要够奔大寨報告他們總瓢把子，那一來必要聚眾捉拿我等，我還是趁他沒到中央大寨之先，先把他拿住才好，自己打定主意，飄身往寨牆下一落，趁勢一伏腰，施展夜行的功夫，磕膝蓋撞胸口，脚打屁股，鹿伏鶴行，脚下如飛，緊追一追趕，遠遠見前面又是一道寨牆，這時離着楊小石有三四丈遠，勝英心想，離此不遠那道寨牆，大約許是中央大寨了，我若是不攔他，只怕他就進寨了，遂把刀交與左手，伸手登了一隻鏢，腳下一墊步，嗖的一連兩縱身形，離着楊小石不到兩丈遠，遂喝聲看鏢，跟着嗤的清雙

鏢奔楊小石的背後打去，楊小石正走得與忽兀的，聽得背後一聲鏢響，自己脚步斜跨了半步，往下一場身，身形半旋，犀牛望月式，往後一看，只見明晃晃的一隻金鏢，業已到了，遂一伸左手，讓過鏢頭，指鏢尾輕巧接住，勝英原不是真想用鏢傷楊小石，不過是爲的擋住他不教他進大寨，楊小石接鏢到手，見勝英已竟挨近了身，遂大聲說道，小輩，你敢暗算寨主爺，來而不往非禮也，說着猛一翻身，抖手一鏢，原鏢打回，勝英見他接鏢提防到了，自己住左一撤步，合食中二指把鏢接住，仍放在鏢囊之內，遂向楊小石道姓楊的有本事跟姓勝的再較量較量，楊小石此時寒激注了火，被勝英兩句話激住，楊小石身將形站住說道，姓勝的不必發威，你我大戰三百合，也不許他人替換，你敢嗎，勝英一聽，心中一點不猶疑說道，姓楊的君子一言，不許更改，今天非來個真打假亡，不分出勝敗來誰也不許罷手，楊小石一聽說道，就這麼着罷，你就動手罷，勝英却一擺手說道，姓楊的，我勝某出世一來，均是不先動手，不用費話，你先動手好了，楊小石一聽，不由心中大怒說道，姓勝的，那麼你就看刀罷，說着話，刀就到了，勝爺一看刀奔面門而來，離的遠自己不躲，刀離三四寸遠近，勝英用魚鱗紫金刀，望上迎，光華一閃，楊小石一看，嚇了一跳，心說，他這口刀莫說是寶刀嗎，他不躲我的刀，而且用刀來迎，我不可大意，心一猶疑，趕緊將刀撤回，勝英用了一招順風掃落葉，楊小石嚇的一滾，跳出足有八尺，將一刀擦過，腳還未站住，勝英進步轉環又到了，楊小石一

看勝道，聽江湖人傳言，新出世的勝英勝子川，刀法出奇，家傳八卦萬勝金刀，果然是名不虛傳，今天一見面，人家用了兩刀，我連一刀未還，反到得躲着，莫非說我小石今天栽跟頭嗎，我千萬不可大意，於是聚精會神與勝英戰到一處，他二人是刀來刀去光華一片，說玄了真是打得不透風，好像一片刀山，勝英將八卦萬勝金刀招法走開了，由頭至尾，一刀挨一刀，一式挨一式，似源泉之水滔滔不斷的殺來，楊小石的刀法，是於江湖有名急死猴，賈春賈占奎，之師兄學的，此處不必細表，後文書自有交代，他二人打了個，難分難解，此時蕭傑孟凱二人，已趕過來了，站在二人面前，拿着軍刃也不動手，不過用眼看着二人動手，勝英八卦萬勝金刀，走到四十餘招，楊小石就累的渾身是汗遍體生津，自己心說，要壞要壞，自己心中一思想，你想武術二字最忌的是走心，自己心不守舍，那仗如何打的了，此時勝英一看，他的刀法散亂，張口代喘，自己用三招，他也還小了一式心說，我不可傷他，此人刀法不壞，也受過名人的招數，看此人品行不惡，不似奸惡之徒，我警戒他一次罷，於是自己將主意想定，正赶上楊小石刀用了個，野馬分鬃，倏的就奔勝英襟內而來，勝英一看心說，成了就勢給你一下子，怕不怕教你自己想，跟着旱地拔葱，雙足望上一縱躍起足有四尺反背刀撲的一聲，奔楊小石頭頂而來，楊小石一看，自己刀走空，人家騰空而起，自己一怔，人家刀奔障項而來，自己趕緊縮頸躲頭，往下一伏身，他藏的慢一點，勝英的刀來的快一點，就聽嘆的一聲，嘆

咚頭上的透風巾被刀掃落髮髻立時散亂，少微代了肉皮，立時血就下來了，此時吓的楊小石驚的魂飛千里，魄驚九霄，不由咳呀一聲，自己慚也未敢打，撥回頭就跑，勝英一伏身就追，楊小石忙忙似漏網之魚，恨不能生雙翅飛到大寨報信，放才現着自己忠心，無奈自己一木，焉能支住大廈，孟凱蕭傑此時也趕了下來，四個好像流星趕月，急似狂風快似閃電，不多時楊小石到了大寨，身形躍上了大牆，回頭已看勝英也跟蹤而至，自己顧不得引人家，人已趕到了，自己一片腿下了大牆，到了聚義大廳院中，抖丹田一喊說道，衆位寨主趕快出來迎敵，今有三個小輩，前來探山，被我引到大寨，請各位寨主捉拿，杜天壽正與三位寨主商議請全金豹的事，他不到咱到不好意思了，恐怕他不懷好意，三位寨主正在未回答之際，楊小石一喊，四位寨主均是抖身形躍出了大廳，到了院中一看，有三個少年，由房上下來，大寨主這才大聲說道，何方小輩，偷探蓮花嶺，快快請你們說明，勝英發言說道，莫非你就是本山總寨主嗎，今有趙家村趙員外之女，蘇寶山之妹，被你們外四寨搶劫而來，我勝英行路至寶山之下，正赶上二位老者上吊，我見死那有不救之禮，我問究竟是否貴山之人所爲，故此不一避切抖胆敢問，大寨主杜天壽一聽說道，小輩不可胡言亂語，我蓮花嶺是有尺寸之地，此事是你親眼見的麼，楞說是我們山上人所爲，真是豈有此理，勝英說道，大寨主不可強詞奪理，你可要知道的，公道自在人心，只怕強詞難勝這公理二字，勝某初入江湖道，守恩師的訓戒，不顧多惹

殺人的孽債，請杜寨主採納勝某良言，不要過於固執己見，趁此時把這外四寨作惡的寨主交出，與雙峯山蓮花嶺絕對無傷，免傷兩家和氣，寨主若是能够息事寧人，我勝子川願把此事和平解決，杜寨主意下如何，當面請教，當時勝英這番話說完，杜天壽不覺冷笑一聲道，姓勝的你不過是一片胡言亂語，血口噴人，我雙峯的衆寨主，乃是英雄後傑，焉能有那貪戀女色之人，你們八卦莊分明是看我雙峯山出產太多，有心圖謀我這座山寨，又恐怕沒有話可說，這才說出這些話來，用血口噴人，說我雙峯山蓮花嶺作了這事，一者沒有真憑實據我杜庭豈能就這麼認了，你們既敢來，定有超羣本領過人的工夫，杜某無能，願用這對銀裝銅領教領教，勝英一聽杜天壽的口風特以無禮，這情形是不動手決不算完，自己剛壓刀往上撞，身後站的正是蕭傑，蕭傑見杜天壽是容心想與八卦莊爲難，所以說話毫不留餘地，蕭傑早明白了，自己不過是有對不過他的地步，所以沒搶着過來答話，此時若是再不過來，只怕立刻間就有一場兇殺，蕭傑閃身形來到前面，向杜天壽抱拳拱手道，總瓢把子你不要太固執了，這位勝子川乃是一片金石良言，請寨主還要三思，免得後悔，雙峯山並不是鐵壁銅牆，現在八卦莊羣俠聚首，不是爲雙峯山而來，實不瞞寨主說，八卦莊已竟把外四寨強霸良家婦女的事，調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怕我們這雙峯山蓮花嶺解決就在目前，那時節怕要落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那時後悔已遲，總瓢把子若爲杜秀一人，把這座雙峯山蓮花嶺全山二十四寨，斷送在他一人之手

太以不值，杜天壽一聽，不覺十分大怒，大聲說道，蕭傑，你真是入面獸心，忘恩負義之輩，你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孩子，寨主爺拿你當人，不肯錯待你，如今你竟敢買主求榮，這種事怨我杜天壽眼瞎，不怨你意狠心毒，你背義忘恩，若是暗助八卦莊也還罷了，不想你竟敢這麼欺我，還敢來列寨主爺面前鼓唇饒舌，寨主爺若再容你，真是把我雙峯山蓮花嶺看成無人了，杜天壽捧銀裝鋼就要過來動手，就在此時，有本山守大廳的寨主坐地虎張猛，高聲說道，拿這種小輩焉用的着大寨主金身大駕，待我立這件功勞，說話間躡了過來，迎頭就是一刀，蕭傑往旁一閃身，躲過這一刀，傲然冷笑道，張猛，你敢跟蕭義士動手麼，張猛大聲道，蕭傑你不敢跟我動手，我只想要你的腦袋當夜壺使用，蕭傑本意不與他結仇，如今張猛說這種刻薄的話，自己不禁怒從心上起，氣向胆邊生，罵聲匹夫，你敢口出不遜，怨不得我手狠心毒了，蕭傑六合刀施展的招術純熟，發招拆式，真與平常人不同，巧妙絕倫，虛實莫測，走到十多個回合，張猛見蕭傑一刀劈來，姜太公釣魚式張猛用撥雲見日往上一迎，蕭傑撤招，翻身一個敗式，似乎要走的架式，正個後背已露了空，張猛一見大喜，心說你還往那走吧，一反腕子，刀翻剪腕式，喝聲倒下吧，趕情蕭傑是故，的裏這個破綻，就在張猛刀已砍過來，看他也往這邊一閃的時候，自己只往前一塌腰，右腿往前一伸，刀也隨着到了，張猛的招術用老了，撤換招式那來的及，嘍哧一聲，跟着張猛一聲慘叫一條膀臂整個的削了下來，吧嚙哪叱單

刀插在地上，張猛一翻身滾的暈過去竟死在了地上，這一來羣賊，嘍囉們飛奔過來，把張猛搭了過去，連一條斷臂帶刀均拿回去，杜天壽反倒大笑起來，在大笑中可含着滿臉陰險之氣，笑聲一住，立刻高聲說道，蕭傑，你敢在雙峯山蓮花嶺逞兇，你真乃膽大包身，我杜天壽今夜要不把你碎屍萬段，我算個匹夫之輩也，杜天壽他按定了殺蕭傑之心，就在自己撤銀裝綳要過來之時，身旁一人一聲怪叫，聲若沈雷，大叫大哥何必親自動手，小弟我收拾這幾個小輩，杜天壽一看是二寨主追星趕月滾地太歲，王春王天論，自己知道二寨主掌中這條雙頭漆管趕轆槌，是種獨門秘傳的兵刃，實有不可思議的招術，自己倒也放心，只囑咐了聲，二弟多加小才是，不可大了意，蕭傑這畜生狡詐，只因爲這小子武術高強，不要受了他的暗算，二寨主答道，大寨主放心，我教他逃不出手去，王天論說話間，已縱身過來，這時蕭傑是毫無所懼的等着這位二寨主來到切近，蕭傑是先禮後兵，口稱二寨主，敢是要與我蕭傑動手麼，我蕭傑完全是懷着一番善意而來，今夜蕭傑就那麼低頭領死麼，張猛一再相逼，我蕭傑是一時失手，竟傷了張寨主一臂，我與他遠日無窮，近日無仇，絕非故意，還望寨主俯納我蕭傑一片至誠之言，保全雙峯山蓮花嶺數千人的性命，二寨主不要視同兒戲，我蕭傑並非是怕死貪生，不過念其總瓢把子對小弟往日的情義，才一再的用良言相勸，我蕭傑就讓死在二寨主的槌下，與雙峯山沒有一點利益的，不過鄧老俠客等一到，雙峯山定要破在指顧之間，那時節悔之晚矣。

這位二寨主本是心地誠實，絕不會虛偽狡詐，一聽蕭傑這一番話說得二寨主很有些頭腦，杜天壽是十分忿恨，大叫二弟千萬不要聽他這套甜言蜜語，這個小輩口是心非，他若是真正不忘舊義，絕不該把張猛的一條右臂砍斷，張猛已成了廢人，還說甚麼好意，二弟你退下來吧，待愚兄結果這匹夫，二寨主一聽總瓢把子這話，遂哇呀呀一聲怪叫，大膽蕭傑，你用這種花言巧語來騙你家寨主爺，我王春險些上了你的當，小輩你着打吧，王天論往前一縱身，把雙頭漆金趕轆槌一舉，劈頭蓋頂的往下砸來，蕭傑深知他的槌重力大，不敢去接，斜身側步讓過槌頭，用鳳凰單展翅，往王天論的右肋扎來，王天論頭一招走空，後把跟着的一拍，往外一推，擎天玉柱，烏龍穿塔，蕭傑抽刀換式，用劈，閃躲，刪，砍，劈，削，自己用十二分精神來對付這王二寨主，無奈王天論受異人傳授的這趕槌法，他這種兵器是非常奇特，按長隊隊中有金瓜，有指掌，這一類的兵器，全是差不多全一樣，可是他這種槌，實在沒有見過，並且兵器還是件寶物，趕轆槌乃上古軒轅皇帝時蚩尤作亂，他作出來這柄槌，起名叫趕轆槌，正是說社走軒轅皇帝之意，後來蚩尤滅了，這柄漆金趕轆槌，年久失迷，不知漂沒到何處，不想數千年後，竟落到了這王春之手，至於這王春怎能得來這柄寶槌，王春始終沒對人說過，旁人也無從知曉，且說二寨主把這柄漆金趕轆槌招術施展開，真有鬼神難測之妙，一招一式全有真實的功夫，王春在這柄槌上有十幾年晝夜苦功，共有七十二手，名叫通天槌，蕭傑所幸是有真正

的功夫，刀法身手全是經過名師的指教，所以尚能跟王春走到二十餘合，若是平常功夫稍弱的，用不了三着兩式，不死必傷，這時蕭傑見二寨主的槌法神奇，自己勉強的招架到二十餘招，已竟有些刀法散亂，招架的有些遲緩，王天論槌法一緊，又把他這柄法虛實莫測，變化無窮的兵刃的招術施展開，真是一片金光，又走了五六招，竟把蕭傑的刀裹往，無法施展，蕭傑一陣心慌意亂刀法更形散亂，那王天論三環套月的式子，拍七七一連三招，竟把蕭傑的刀給碰飛了，一脚把蕭傑踢倒，有嘍囉們早預備了鈎竿子套鎖，沒容那蕭傑往上翻身，已被嘍囉們網上，看起來輕舉妄動的容易吃大虧候大事，三小俠若不是貪功冒險，焉有這場禍事呢，且說勝英一見蕭傑被擒，自己就急了，心說，我若容他落在賊人手中，我怎對得起結拜之情，自己一壓魚鱗刀，縱身過來，更不答語捧刀就劈，那二寨主着了聲來得好，橫槌在上一搪，想把勝英的刀碰飛了，那知勝英的刀法絕非一般平庸之輩所比，一百二十八手追魂奪命八卦萬勝刀，真有神出鬼沒之絕，見二寨主往上一搪，遂趕緊抽招換式，用反臂刺扎，刀尖直奔了二寨主的丹田點來，這位王天論見勝英的刀法變招變的非常快，自己那敢怠慢，竟自把右把往下一帶，容勝英的刀鋒已到，遂往外一封，勝英身勢往左一轉，刀鋒也隨着一轉，從偏左斜着往上一抬，刀尖向上一舉，用舉火燒天勢，猛烈的右腿一伸，右手的刀順勢往下劈來，這一刀是斜掃二寨主的雙腿，這一手名叫倒酒金釵，二寨主遂用倒栽老蓮，往外一帶，拍的一聲響刀

相撞，一溜火星子，幸而勝英這口刀乃純鋼經九轉折鐵打造的一口寶器，尙沒傷了，勝英恐知不易取勝，自己施展八卦刀，陰陽一百二十八砍，上下翻飛，崩，扎，窩，挑，剔，砍，劈，砸，一招一式，全見出功夫來，二寨主這柄雙頭漆金趕轆槌，招術絕倫，乃是獨門秘傳，分崩，剔，割，拿，點壓，六字，有無窮的變化，勝英是處處不敢放鬆，這二寨主是一心想把三小俠拿住，所以一招一式全是非常兇猛，兩下動手到四十餘招，那二寨主見勝英這口刀實受過名師指教，自己若不用絕招來取勝，不用說敗在他手內，就是讓我手下走脫了，我全面上無光，這二寨主王忠他一轉念之間，自己打定主意，又走了四五招，猛然虛恍一槌，往旁一繞，說你家二寨主不是你的敵手走，勝英見二寨主敗走，自己壓刀就追，二寨主不奔聚廳的月台，反奔了西北角，勝英追他可提防着他用暗器，緊腳下連縱了兩步，已到了二寨主背後，估量着够上了步眼，喝聲那裏走，遞刀向二寨主背後扎來，眼看已竟扎上。那知二寨主正是敗中取勝，翻身進步，左脚在後右腳在前，雙頭漆金趕轆槌是拖在了左肋下，趕到勝英這一遞刀扎來，二寨主由左往右一反身，左手後把往上一擡，右手前把往身後左邊一推，正是碰上了勝英的雙頭漆金趕轆槌，就在這一碰上了刀時，只在那剎那之間，勝英抖身一縱，腳尙未曾站穩，就覺腳下一軟，咕嚕一聲，勝英陷在坑之中，二寨主命人用勾杆子，將勝英搭出，綑綁二臂，把勝英推在聚議廳裏蕭傑綁在一處，這一來孟凱見蕭傑勝英

全被擒，自己何忍獨生，脚尖點地，飛身縱過來，厲聲說道，賊子們膽大，竟敢恃勢欺人，因少俠客們，今天少俠客與你們勢不兩立，話到人到，捧刀就劈，二寨主雙頭漆金趕鞭，趕緊接架，孟凱心裏想，刀施提開，拍匕匕是拚了命的，跟二寨主廝殺，王天論連擒了兩位小俠客，餘勇尚在，雙頭漆金趕鞭，仍然是勇猛絕倫，孟凱此時是視死如歸，勝葉蕭傑被擒，自己有何面目生回八卦莊，所以把七算子鎗刀的招數，滿施展出來，真在那暴風急雨之勢，刀光閃閃，上下翻飛，若在揆在一個功夫稍弱的，用不了二十招，准得喪命在他刀下，那知這位二寨主，棍法真有神出鬼沒之術，見招拆招，見勢打勢，雙頭漆金趕鞭，金光萬道，招數巧快輕靈，兩下裏動手到四十餘合，羣賊無不讚嘆道，八卦莊的少莊主，實有驚人的武學，絕頂的功夫，不枉是老俠客的門徒，趕到又走了二十多招，孟凱還年輕氣太浮，微微沒些氣喘，鼻窪鬚角已見了汗，一時手脚略慢，二寨主用了一手偷天換日，翻身舉槌，正點在了孟凱的左跨上，這一來孟凱登登登連退了三步，竟坐在了地上，立時由嘍囉們給綁上，這一來三小俠被獲，遭擒，王天論一聲狂笑道，我嘗那八卦莊有多少驚天動地的英雄豪傑，趕情不過就是這種鼠盜狗偷的小輩，那有甚麼驚人本領，當這位二寨主這種狂妄的情形，十分令人齒冷，杜天壽向二寨主道，賢弟多辛苦了，咱們進大廳歇息歇息吧，二寨主王天論道，寨主大哥，三個小輩，口出狂言，我們應該怎樣處治他們呢，杜天壽道，本該把他們掛綁繩一放，顯得我們大仁大義，

今天內中有蕭傑這個小輩，竟敢吃裏爬外，忘恩負義，賣我雙峯山蓮花嶺，本案主恨他入骨，恨不得他們亂刀分屍，才解得心頭之恨，三寨主活閻王屈天神道，大寨主，如今放不得他們了，這次要釋放他們，還不如不跟他們動手，既已把他們擒獲，這算冤仇已結，就釋放回去這三個小輩，定然撥動是非，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大丈夫作事敢作敢當，只要是作了就不能後悔，依小弟看，不如給他個斬草除根，把三個小輩殺了，就是八卦莊的鄧華老兒來了，我們只給他個不認帳，難道他還能把我們怎樣不成，杜天壽略一沉吟，嘆了一聲道，我杜天壽本有願江湖道義氣之情，只是他們趕盡殺絕，這却顧不得許多了，好，索性將這三個小輩開膛摘心，以作藐視我雙峯山蓮花嶺吃裏爬外者之戒，杜天壽這一發話，立刻把蕭傑勝英孟凱均綁在了明柱上。這時三位小俠客，真是視死如歸，並沒有絲毫怕死貪生之色，這時由二寨主王天論點手招呼道，嘍兵們伺候，把那三個小輩開膛摘心不得有誤，當時二寨主他一傳話，立刻過來兩名嘍囉，均是各執牛耳尖刀，腰繫油布圍裙，向着總瓢把子說道，請示寨主爺，先殺那一個，杜天壽道，先把那忘恩負義，反復無常，吃裏爬外的蕭傑心摘了，嘍兵們說了聲領令，轉身形撲奔了蕭傑，一個手執牛耳尖刀，一隻手執桶，預備用凉水澆頭，破腹摘心，當下那名執刀的嘍兵，立刻到蕭傑面前，右手執刀，左手一按胸口窩，一把將蕭傑的胸巾抓住，捆在那明柱之上，又有一個嘍兵端一個木盆，這個嘍兵伸手取了一勺凉水，將蕭傑胸巾露出

，那一個嘍兵在蕭傑背後掖上英雄木，蕭傑把胸脯一填，那一個嘍兵將一勺冷水，給蕭傑頭上一澆，蕭傑冷打了個寒戰，說道勝孟二位仁兄，小弟頭裏等你們去了，說罷一閉眼，那個嘍兵用牛耳尖刀，在蕭傑胸前比劃着說道，心在這呢，就要下手，正在這一雙千鈞之際，聽得東配房有人高聲喝喊，呀……：看暗器，就聽見他比聯珠彈子直奔那兩個嘍兵而去，那嘍兵聽說有暗器，扭頭一看，嗖……：每人兩彈，把他二人眼珠給打出來了，換兩個鐵彈，疼的二人咳呀他的亂叫，也成了瞎子了，就聽來人說道，賊子休得逞凶，賢弟們不要駭怕，李白來也，話聲方落，從東配房上飄身落下一人，羣賊全是一驚，杜天壽定睛一看，來人正是太白精虹風雷大俠神彈震乾坤李白李金星，書中暗表，這李大俠是在八卦莊已經睡了之後，也就是略一沈的工夫，被院中的狸貓上房代風的聲音驚醒，趕到仔細一聽，這才知道沒有甚麼，方要合眼睡，無意中向門口看了一眼，覺得門口有微微的亮光，心想我明明臨睡時把門閉了，怎麼那裏來的光亮，送招呼孟賢弟，孟賢弟，那知連叫了兩聲不見答應，遂躡身坐了起來，把床邊的燈剔亮，只見孟凱那床上的被褥凌亂，那有孟凱的蹤影，李白心知有異，好在素日就是穿着小衣服睡，趕忙下床，來到門外，站在門口招呼勝孟，那知也不見答應，李白就知道這是三人一同走了，自己趕緊的到配房中，把配房門一推也是應手而開，不用問就知道是盃不在這了，果然往配房裏一看時，只見屋中的情形也是睡下之後走的，就知他三人是安心瞞着自己走的。

這一盞酒，寨人等也全醒了，才知道少壯主暗入雙峯山連花嶺，這一來是凶多吉少，老俠客又夜在寨裏，老家人急的麻了脈，當時李白說道事已至此，急死也無益，老管家當心照管門戶，我只好趕緊趕他們去，李白遂收拾趁趁偷落，這才起身跨奔雙峯山蓮花嶺，自己好在也是熟道，遂從山邊僻徑繞道進了雙峯山蓮花嶺，只見內裏的山勢非常緊張，就知道裏面已發生了甚麼意外，自己趕緊的够奔了後寨，趕一到中央大寨，把自己驚得一身冷汗，趕情正是那三小俠被獲還擒，那嘍兵們正要動手宰三小俠，李白這才抖丹田一聲喝喊，聯珠彈打傷兩個嘍兵，自己抖身下來，看見這個情形，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大酒步的向前道，杜寨主你是江湖成名的綠林道，雙峯山蓮花嶺是多大的名頭，如今竟把他小弟兄拿獲，破腹摘心，恨奪與你有何仇，你下這種毒手，不看僧面看佛面，天邊大俠鄧老俠客既與杜寨主原有約在先，總有不遇處，杜寨主也該招待，如今這般下絕情施毒手，令我李白好不心服，杜寨主現在你趁早把他小弟兄三人交與我李白帶回八卦莊，改日鄧老俠客定要前來與杜寨主算罪，李白說罷這番話，杜天壽剛要答話，四寨主單臂托天賽霸王尹天璧，怒沖沖站起道，你是一派胡言，就憑你這麼輕描淡寫幾句話，就要把你家寨主爺話動了，你也太以看得我雙峯山蓮花嶺無人，今夜後你們來得去不得了，李白是氣沖肺腑，厲聲道，你不用這麼狐假虎威，今夜不把三小俠放了，我李白決不空回，四寨主越發大怒，用手一指李白道，你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本領，敢發這

種狂言，我尹天壁倒要會會你這小輩，這位四寨主亮畫桿描金旛就要過來動手，這時左邊羣賊中有人答話道。這種無名小輩勿須寨主爺親自動手，在下不才願擔這個小輩，說話間竄出一人，單臂托天賽霸王尹天壁一看，正是中四寨寨主，甄平遠，四寨主進，說實弟多要小心，甄平遠說聲曉得，一壓掌中金背刀，縱身形竄了過來，李白一看，過來的賊人，身高七尺，面似青磚，掃帚眉，大環眼，獅子鼻，四字口，頭帶灰色，八楞抽日壯士帽，裏挑三尖芙蓉葉，身穿灰色短身靠襖，白繩勒十字絆，疊蝴蝶薛花扣，腰繫一把筆寬的白絲板帶，下面銀灰色中衣，青布快靴，混身上是乾淨俐落，抖身到李金星面前，李白一問來人姓名，甄平遠報了姓名，然後向李白道，姓李的，你不要不度法，不量力，本寨主以良言相勸你，趁早投降雙峯山蓮花嶺，准有你的好處，若是一味的恃勇逞強，俺來看，本寨主有驚人藝業，絕頂功夫的不下百多位，你想要逃出手去勢比登天還難，李白是嘿嘿冷笑了，一聲道，我走南闖北，會過多少成名露臉的英雄，並沒把你們這雙峯山蓮花嶺，看在眼內，我李白今夜要領教領教你等的驚人藝業，出類拔萃的英雄，甄平遠說聲你太以不知抬愛了，跟着腳下一點地，到了李白面前，遞刀就刺，李白急忙招架，天皇者龍刀一亮招，甄平遠就涼了半截，見李白這柄刀鋒芒犀利，灼光閃閃如一汪水似的，光華奪人，目了甄平遠知道是一口寶刀，自己遂加了小心，不敢跟李白的刀碰，李白把天皇者龍刀施展開，這三十六路天皇刀是李白成名的功夫，一招比一招

快，一式比一式緊，兩下裏走到二十多招，甄平遠見李白的刀法真有功夫，招術是變化無窮，一招一式全含着無窮的變化，功夫一大，立刻有些腳亂起來，趕到勉強又招架了六七招，抽招畧慢，嘩的一聲，把甄平遠的刀削斷，甄平遠翻身而逃，那知李白一個鳥籠入洞，天皇蒼龍刀點傷了甄平遠的後膀，甄平遠往前一栽，栽倒地上，李白跟着要是再一透刀，准給甄平遠來個穿腔，自己心想，我與他沒有甚麼深仇大冤，何必結這冤仇，遂立刻縮住了脚步道，老爺不與你結來世之冤，逃命去吧，當時這甄平遠，挺身站起，帶傷逃奔後寨，就在這時，從杜天壽旁邊又轉出一名賊人，飛身一縱而來，李白一細看，來人年約三十上下，白素素一張臉面，劍眉虎目，鼻直口方，頭帶藍緞壯帽，十八標白絨球，迎面高打芙蓉葉，上身是藍色緊身短靠，黃絨繩勒十字絆，藍色英雄帶，下面藍色中衣，青緞快靴威風凜凜，餓表不俗，手執雁翎刀來到近前，向李白道，你敢傷我家四寨主，真是吃了雄心喝了豹胆，你真是胆大包身，方寨主特來會你，這位李大俠，遂把天皇蒼龍刀一舉，厲聲說道，少要胡言，你家太太爺，先領教領教，當時兩下裏各自一立門戶，方平峯施展六合單刀，崩，削，窩，挑，搨，砍，劈，刺，招術也是受過名師的指教，這位李白把天皇蒼龍刀施展開，是越殺越勇，兩下裏走了二十多個回合，李白見方平峯這趟六合刀還真下過功夫，李白自思我不能緊自戀戰，他這裏人是多的，我這裏是人單勢孤，我就是多麼勇猛善戰，也有個筋疲力盡的時候，還是先下手的為

響，李白拿定了主意，見方平峯正是反手刺來，這一刀奔李白的心窩刺來，李白是用天皇斧龍刀往外一磕，方平峯不敢跟李白的刀往一處碰，趕緊抽招換式，用了手金鐵落地一響，看着就要把李白的腿腕子傷了，李白往上一蹿身，竄起來有五尺多高，住下一落時，方平峯用夜叉探海式，往前一遞刀，那知李白早預備好了，要用甩手彈來傷他，此時聽得背後的風聲已到，猛然一個鴛子翻身，左手隨着往後一指，嗚吧一響，立刻撲的一聲彈子打來，方平峯想躲那來的及，撲的打在了自己的臉上，方平峯追的過緊，距離不近，彈打上傷就很重，登登登退了三步，坐在了地上，李白也是歷來大仁大義，不肯作那鼠肚雞腸，趕盡殺絕的事，當時李白是不想要他的命，賊隊中又竄出一名賊人，身法非常快，起落之間已是七八丈遠，到了方平峯的面前，用他自己的身形，把方平峯擋住，就爲是保護着被傷的賊黨，怕是被李白所傷，這時嘍囉們也趕過來把這位方寨主架走，李白細看過來這個賊人，年紀約在三十上下，面色紅中透紫，像似久歷風塵中的人物，兩道掃帚眉，一雙豹子眼，獅子鼻，四字口，二目神光十足，頭帶老綠八楞袖口肚土帽，相襯着十八盤白絨球，迎面高搭三尖茨菇葉，髮邊插一朵盤大的紅絨球，身穿老綠色綁身短靠，勒丁字絆，一掌寬的英雄帶，滿綉花活，下面藍緞色兜擋滾褲，足下薄底快靴，左臂抱定一對紫金鈴，頗顯得威風凜凜，與衆不同，這時嘍囉們已把那位受傷的寨主架走，這位寨主往前一欺身，用左手一指李白道，李金星你敢來在我們雙峯山蓮花

嶺邊英雄，連傷我們兩位寨主，其情可惱，寨主要讓你逃出手去，誓不爲人，李白冷笑一聲道：「賊子不必跟大爺鬥口，大老爺就憑掌中這口刀，收服爾等，你報上名來，大爺一刀下不死無名之鬼，這位寨主把雙刀一分，向李白道：「你家寨主爺姓林，名平善，讓你死個明白，說到這，往前一躍身，左手紫金鏡虛點李白的面門，右手鏡是推窗望月，李白是往旁躲身形，一扁腦子，貼着林平善的右手鏡在裏進招，這位林寨主雙鏡上也真有功夫，見李白的天皇刀已遞進來，並且招數是很當快，遂用日猿獻菓，紫金鏡雙插花猛往下一撤，跟着再往上一擦，立刻奔李大俠的天皇蒼龍刀托來，李白忙抽招撤步，一個天皇蒼龍刀，隨着一轉身，反身尉遲甩鞭，刀鋒却奔那林平善的雙臂劈來，跟着刀鋒眼看着就要把林平善的雙臂刺傷，那林平善狡的雙鏡往地上一撲，就勢往右一揮，正奔李大俠迎面骨來，李白往起一縱身，往下一落已出去七八尺，林平善是進步欺身，到了李白身旁，一恍身立刻把雙鏡一掄，已到了那李白面前，左手鏡是烏龍入洞，右手鏡是榆天換日，竟是連環招術，李白是見招封招，見式打式，見林平善右手紫金鏡也到了，李白用了霸王卸甲，貼着刀鋒往外一展，那林平善趕緊的縮頂藏頭的往下一矮身，劈的一聲，把英雄壯帽削去了一半，林平善在這時幾乎把真魂嚇掉，自己那還敢戀戰，遂趁撤招之時，一轉身，想要逃走，那知李白趁他一轉身，猛然一個連環架勢，一場腰右肩貼着他往外一躍，正奔那林平善的腿腕子踹來，那林平善猝不及防，猛然的連環腿到

，這要是刺上，是不死必傷，自己趕緊的把刀往下一掃，想用刀來傷李白的右足，那知李白倏然右足往回下一撤，右足仍然場地的躡出去，這一來任憑林平善如何的身形快，也不易躲閃了，竟被李白抖了一個跟頭，羞慚滿面的退了回去，暗中交待，林平善等不是弟兄四人，雖屬異姓兄弟，可是全按着平字起的名字，這弟兄四人在雙峯山雖則沒有甚麼大權，可是深蒙杜天壽另眼看待，待若上賓，跟李白所會過的爲甄平遠、方平峯、林平善弟兄三人，只有樂平茂尙沒過來動手，他見三位兄長已敗在李白手內，自己焉能坐視，那按動手的情形而論，自己再過去也未必是他敵手，況且那李白有驚人的絕技，又有那口寶刃，自己過去是定要被他所傷，白栽在他手內，我何不跟他較量拳術，用掌力來贏他，當時拿定了主意，隨即把摺鐵刀插在背後，繞身形竄了過來，跟着一聲斷喝李白：你竟敢連傷我三位兄長，真乃是胆大包身，樂寨主我要看看你有多大本領，李白冷笑一聲道，你這是一派胡言，李某是一番善意而來，爾等不知自愛，竟以李某爲可欺，無乃逼人太甚，李某願在衆位寨主面前多討敬益，不必盡費言辭，樂寨主賜招吧，樂平茂道，李白，寨主爺若用掌中刀贏你那算寨主爺欺侮你，寨主爺要纒這一雙肉掌空手進刀，李白賜招吧，當時樂寨主是放這番狂言大話，李白說道，樂寨主既然是要憑掌力來分高下，李某焉能不勉力奉陪，說話間，回手把天皇蒼龍刀入了鞘，抱腕胸的向樂平茂道了個請字，自己一立門戶，跟着那樂平茂也立了門戶，那位樂寨主平生最得意

的是一翅劈卦掌，此時要憑這趙掌法勝李白，兩下裏這一進招，是各自施展各人的本領，李白這趟八卦掌，真有實在的功夫，掌法施展出來，一招一式全受過老劍客歐陽深的指教，兩下裏動手時約摸到了四十餘招，樂寨主急切間抬頭一看不能待手，並且自己有些遞不進招去李白這趟八卦掌走到第四路翻身時，故意把招術放慢了，故作力盡筋疲的樣子，那樂平茂心想，你趕情就是這點本領，要知道你就是這點能為，莫說是你，就是再有二兩個像這樣的，樂寨主也不把你們放在心上，當時樂平茂這一存驕狂之意，想着放心大胆的收拾李白，招術這一緊，拳鋒全是奔李白的致命處打來，李白這趟八卦掌真受過名師傳授，明人指教，趕到這一變招，用穿身如意柳葉磨身掌，這種掌法是實在利害，只用貼身進步，樂平茂空有精純拳術，此時反被李白所制，竟施展這劈掛掌中第四十招，立掌劈山，鳳凰旋窩，李白是只橫身打虎掌，把樂平茂的掌鋒閉住，把樂平茂的招數一拆，這反身進步掌，貼着樂平茂的右脇，掌鋒逼近，若是往外一撤掌，那樂平茂是不死必傷，當時這位李白是掌下留情，只往外一推，立刻的把樂平茂推出一丈多遠，當時這位樂寨主一倒出一丈多遠去，立刻衆家寨主全是十分大驚，因為這位樂寨主的掌法絕倫，雙峯山蓮花嶺沒有第二位能勝的了這位樂寨主，如今竟被李白所敗，羣賊那得不大驚，立刻把這位樂平茂揶扶過去，二寨主王天論把雙頭漆金趕轅槌一合，縱身飛奔從步過來，大罵聲小輩你太猖狂，你家二寨主取你的性命，當時這位二寨主到了李

白面前，雙頭漆金趕轅槌已到，往頭頂上就砸，李白往旁一閃身，回手亮天皇蒼龍刀，二寨主頭一槌砸空，跟着一翻腕子，蒼龍擺尾，向李白的左脇打來，那李白將天皇蒼龍刀往外一擦，噹噹的一聲響，兩下裏的兵器全是寶刀，起了一片火星，各自往旁一縱，看了看個人的兵刃，全沒受傷，兩下裏全放心。二次進招，各施展個人的本領。李白天皇蒼龍刀上下翻飛，那二寨主的雙頭漆金趕轅槌，是獨門秘傳，不同凡俗，一擊就施展開具有神出鬼沒之能，兩下裏殺得難解難分，李白已竟逼勝了四處，未免有些氣力不敵，自己遂勉強的招架，這一來，自己是非敢在二寨主王天論手下不可，正在危急之時，猛然東配房上一聲喝喊，李大俠不用担驚，老夫全金豹來也，說話間飄身而下，李白往旁一縱身，那二寨主王天論也往旁一蹶身，立刻把雙頭漆金趕轅槌往左臂下一壓。杜天壽竟自己一怔，因為自己萬也沒料到師叔鎮海鴛鴦全金豹到來，這真是意想不到，准知道他這一來，准得用強力壓迫，可是當時不敢不痛痛快快的向前迎接，自己遂向前行禮道，師叔怎會這般巧竟於此時趕到，全金豹道，不道般巧，只怕你早就成了綠林道中罪之魁惡之首了，我來問你，明柱上綁的是何人，身犯何罪，二寨主王天論眼看已竟要殺了的人，被這位全金豹冒然攙救，自己焉能不氣不怒呢，此時自己要豁出翻臉也要得罪這位老俠客，杜天壽早看出來了，知道只要二寨主跟老俠客說翻了，只怕也難以逃出去，俠客手來，自己忙忙的攔着道，賢弟不要多言，我師叔面前豈容得賢弟多言多語，

說話間老俠客對於二寨主，點點頭冷笑一聲道，王寨主，老夫冒造寶山實在愚莽，王寨主如若不能原諒，請振山規，老夫領受，王天論吓的連連後退，杜天壽連忙陪禮道，師叔不要與他一般見識，我二弟不會講話，求師叔担持，全金豹道，老天何會怪罪他，我只問你，因何起意殺人，杜天壽道，師叔這事實怨不得弟子，八卦莊天邊大俠，門戶大欺人，近來見我聽說師叔雲云被打，我們雙峯山出產日多，他是一心的想霸佔我們雙峯山蓮花嶺，師叔請想，弟子雖然無能，也不肯就這麼輕輕把多少心血堆成的一塊雙峯山送與了他人，弟子這才日夜防備着，不料今夜竟有他等暗入雙峯山蓮花嶺，分明是容心攪擾，弟子故而把他們拿下，師叔既然趕到，還求師叔作主，此時李白已看全爺來了，知道是三俠請出來的，說道老俠客不要聽他一面之詞，只因雙峰山蓮花嶺外四寨寨主杜秀等搶掠趙家村，蘇趙兩家之女，犯了江湖道的義氣，故此鄧老俠客出頭，打算給他保全雙峰山蓮花嶺的威名，念江湖道的義氣，只令他獻出蘇趙兩家的姑娘，交出囚首，聽憑公議他的罪名，杜寨主不過落個失察之咎，向老俠客等道歉而已，於雙峰山蓮花嶺沒有絲毫損傷，老寨主仍然威鎮雙峰山，那知杜寨主他不這麼開誠佈公接受鄧老俠客的一番誠話，反倒袒護淫賊，令雙峰山蓮花嶺落不潔之名，今夜毫不念鄧老俠客的一番好意，竟安插他等小弟兄三人置之死地，太以的御行逆施了，老俠客明鑒萬里，此時這寨主要殺小弟兄三人，不費吹灰之力，只是八卦莊的三俠，豈能與你善罷甘休，只怕他

小弟兄親合之日，就是他雙峰山冰消瓦解之時，我看杜寨主這是受奸人蒙蔽，不如趁老俠客在這，把此事一了，免得兩下裏各走極端，我李白決沒有一點自私自利之心，完全爲的是天理正義，聽不聽全在杜寨主了，李白侃侃而談，辭嚴義正，全金豹是連連點頭，杜天壽是面色通紅，全老俠客向杜天壽道，你是倒行逆施。要把我清白門戶，闖送在你一人之手，趁早把此事的始末原由說明，老夫念在非你個人所爲，定有保全你的辦法，你若執迷不悟，只怕這座雙峯山蓮花嶺不易保了，杜天壽道，師叔不要盡聽他們一面之詞，完全是血口噴人，小姪這雙峯山的山規嚴謹，決沒有敢這麼胆大妄爲的弟兄，全金豹冷笑一聲道，事實俱在，老夫早有耳聞，天邊大俠鄧華鄧老俠客，是大江南北俠義道的領袖，與雙峯山蓮花嶺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焉能與你故意爲難，你若這麼袒私護短，可就要招江湖道的衆怒了，全金豹話沒說完，杜天壽眼珠一轉，向老俠客道，弟子也不便深辯，既是師叔來到，看在老人家面上，先把這三個小輩放了，我們將來再遇上再說吧，杜天壽吩咐嘍囉把三小俠的綁繩解開，把三人的兵刃暗器交還，勝英孟凱蕭傑是滿面羞慚，全是低頭不語，全金豹向三小俠道，三位少俠，一切事情看王老夫的面上，多多担待，老夫既出頭多管閑事，決不能不給三位轉面子，勝英抱拳道，老俠客說那裏話來，小姪們被獲遭擒，只怨自己無能，只望老前輩能把蘇趙兩家的姑娘要出，我們就是在雙峯山蓮花嶺釜刀飲血，亦算瞑目了，全金豹一聽勝英所說的話，真是俠肝義

胆，自己的生死不顧，志在救人，那種行爲，才不愧俠義道的本色，這一來便顯得杜天壽是實不如人家三小俠磊落光明了，全金豹心裏反復一想這種情形，遂答道，勝少俠不要惦念，我定然要把此事辦了，柱天壽一看這種情形，知道師叔是受了他人先入之言，認定了此事是我兄弟杜秀所爲，自己一想，到了這般地步，再想和平了解，除非自己讓出雙峯山蓮花嶺，海走天涯，銷聲匿跡，自己若那麼一來，也太顯得怕事了，索性一狠兩毒三絕計，給他個窳爲玉碎，不爲瓦全，遂向全金豹道，師叔，這件事極好辦，您先裏請，全金豹道，不要忙，還有……，全金豹本意是說，還有三俠也到了，請下來一同商量，李白見那杜天壽，臉上的神色不對，並且在說話時，見他眼珠一轉，似有奸謀，更嫌他這幾次說話，反復無常，更不得不加以隄防，並且上次三俠夜探雙峯山，已竟被那玉面桃花汪萬寶，用抽筋錯骨散，害得險些喪命，若非被一位大俠乾坤鎮古第一俠帶天玉相救，恐怕全得喪命在他人之手，賊子們甚麼傷天滅理的事全敢作，不可不防，當時三俠也全下來，倘有不測，豈不被他一網打盡，遂忙向全金豹一搖頭，以目示意，不教考俠客說出三俠也到了，全金豹道想自己莽壯了，倘三俠一露面，那時事情一個說僵了，只怕兩下裏全是騎虎難下，反成僵局，倒沒有退步的餘地了，全金豹忙改變話風道，還有八卦莊的鄧老俠客等，也該派人請求當面商量才是，杜天壽道，師叔，姪兒以爲老俠客們也到了，就近請下來一談，免去許多麻煩，既然未幾，李大俠及少俠客們裏

請，我杜天壽也好謝罪，李白一看這種情形，眼見得要是一進聚義廳，萬一全老俠客也跟他說翻了，那時只怕我們仍得動手，我李白已竟是險些栽在雙峯山蓮花嶺，若是再一說翻，自己也難逃活命，不如趁此時撒步抽身，他們爺兩個辦理，杜天壽就讓是萬惡，也不致把老俠客怎樣，自己想到這，遂向全金豹道，老俠客與杜寨主，好作商量，我們暫時告辭，回八卦莊請三俠前來，以便解決此事，杜天壽道，李大俠何必這麼忙，現在我們兩下，看在了老俠客身上，我們是把新仇舊怨，一筆勾銷，我們杯酒言歡，言歸於好，所有趙家村之事，極好辦，我杜天壽是情願領罪就是了，不過只求給我一個真憑實據，我杜天壽縱然落個亂刀分屍，也瞑目了，當時杜天壽，說出這番話來，李白更加知道杜天壽心中，定不懷好意，他的口中這麼說，事從從權，李白越發不敢留戀了，當時正色向杜天壽道，杜寨主既然肯這麼從權，在下是十分的欣幸，不過在下不敢作主，我回轉八卦莊，即刻請三位老俠客前來，與杜寨主辦理，在下就此告辭，全金豹道，李大俠既然回八卦莊請老俠客，老朽倒不便強留了，當時這位全老俠客這一拿話攔着，遂把杜天壽的話攔住，三小俠也隨着告辭，杜天壽遂到中央大寨寨門口，才站住道，恕不遠送了，李金星轉身够奔了外寨，小三俠是緊緊跟隨，有本山頭目護送，各寨中絕不阻攔，直送到了頭道寨門，頭目是逕自回去，李白向三小俠問起私自探山被擒的事，只見三小俠全面有愧色，還是紫面獅子孟凱，把痛恨杜天壽私心太重，不願被害的苦主含冤莫白，願

有爲惡人杜秀掩飾，所以我弟兄看出他們是決沒有誠意，來了結這樁事情，所以我們是急不可待，遂暗入雙峯山蓮花嶺，想把那蘇趙兩家的姑娘查出個下落來，也好把這事辦結了，不料一進山就被登山豹子楊義臣撞見，兩下裏動起手來，被他引到大寨，衆寡不敵，被獲遭擒，自分必死，不料李大俠趕到，救了我們性命，不然恐怕此時早到了鬼門關，李白道，賢弟們，俟後千萬不要這麼冒然行事，他這裏與我們誓難兩立，老俠客恰巧今夜回來，全金豹也請出來，救了我們，若不然，豈不命喪此地，還有誰來搭救我等。勝英一聽李白的話風，這才知道李大哥不是跟老俠客來的，遂問道，李大哥敢情不是

一同來到，那麼李大哥怎知道老俠客也來了，李白說道，我是見全金豹要進聚義廳時，回身要向房上打招呼，我見杜天壽是面露殺機，恐怕他心懷叵測，故此向全老俠客使眼色，令他不要把三俠說出，好見機行事，故此當時我就知道三俠已到了，勝英等點點頭，正往前走，忽然從八卦莊前的一片柳林，唰唰的柳葉子一響，聽得一聲喝喊，你們好大胆子，三小俠全嚇了一跳，忙抽兵刃，李白臨事鎮定，聽這說話的聲音，好似那老俠客神龍手于雲，遂問道，敢是于老俠麼，這時柳林中哈哈一陣笑聲，立刻從裏面走出三位老俠客來，一看，果然正是老三俠，李白忙向前施禮道，老俠客，多辛苦了，于老俠客在頭裏向李白道，李大俠，果然名不虛傳，掌中的天皇蒼龍刀，令老朽佩服得很，鄧華道，不是李大俠的寶刀藝業驚人，小徒的性命只怕早沒了，李白是遜謝不迭，鄧

華可是向紫面獬子孟凱怒目而視，屠天瑞道，孟少莊主，從今後，可千萬別這樣冒昧作事了，你是少莊主，身爲這裏的主人翁，所來到八卦莊的，若容他再受毫髮之傷，就不管抓了我們臉面，所以這種冒險的事，你們二位要作，少莊主應該攔着才是，就以今夜之事而論，這是沒出甚麼危險，倘李大俠晚知道一刻，三位身遭毒手，李大俠豈不能獨生，雙峰山蓮花嶺不盡是無能之輩，倘若李大俠在那裏，我們知道他就是逃出孽峰山，也得抹脖子，那時節我們老弟兄，焉能不與你們報仇，你們試想得死多少人，凡事必要三思，免勞後悔，你只要把這番道理明白，我就不以老朽的話爲聒舌了，此時孟凱也深知自己的錯悞了，隨向老俠客道，小姪知罪了，往後決不敢再那麼大意了，當時這位老俠客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知過必改，依然不失好人，屠昆這番話一說，倒把鄧華的話給攔住，要不然總要痛責孟凱一番，李金星問了問請全金豹的事，又將自己如何交手，深知那王天論是一勁敵，自己眼看着要敗在他手內，那時全老人家趕到，救了自己的性命，自己是十分感激，李白又道，全老俠客是自己要強壓迫着杜天壽獻出杜秀，杜天壽雖有服從之意，只是臉上籠罩着一層殺氣，可怪全老俠客閱歷既多，怎樣就看不出來，前一我們走後，那杜天壽跟全老俠客說翻，老俠客人單勢孤，恐怕要吃他的虧，鄧華哈哈一笑道，你這還不算深知全老俠客的來歷，要昇翻臉動手，慢說他那山上四家寨主，就讓他有四十家寨主，也不致於讓他們討好去，不然我們也不敢那麼大意

的回來，李金星道，但願全大俠能够和平解決了，那是我們雙方之福，三位老俠客帶着三小俠，回轉八卦莊，按下不提，反回來再說全金豹，把李白李金星既小三俠打發走後，自己倒免得担心了，杜天壽反回來請師叔進聚義廳，二寨主王天論，三寨主屈天祥，單臂托天尹永，全陪着全老俠客進了分贖聚義廳，全老俠客落坐之後，遂向杜天壽道，你過來，老夫有幾句良言相勸，聽也在你，不聽也在你，像今夜之事，你實在作的太以不當了，按江湖道的規矩，綠林道定章，你要殺那三位小英雄，就算不得英雄了，何況杜秀等胆大包天，竟敢作出這樣事來，你不能管束於事前，又從容於事後，試問勝英他老師四位劍客，及他們門戶中一般俠劍客，全是嫉惡如仇，能不能相容，你若聽老夫相勸，趁早把杜秀等綁出來，把蘇趙兩家的姑姑現出，只看人家兩位姑娘的真節失了未失，老夫出名撒俠義帖，你雙峰山出名傳綠林箭，把這件事，當着俠義英雄等一宣佈，你只認失察之罪，那時把罪魁惡首杜秀一殺，擺人頭會，那時你的雙峰山運花嶺，依然不減往日的威風，當時全老俠他這番話說的，是十分的爲杜天壽設想，那知道那杜天壽是自己有自己的私心，這件事若是一認了，我是決定落不了好，雖說是雙峰山是不肯不劫，沙子裏澄黃金綠林道的好朋友，可是只要一認了，我們淫賊之名，就洗刷不掉，並且傳俠義帖綠林箭，請來俠義英雄，綠林道的朋友，我自己的兄弟跟手下的寨主，得當着人家身首異處，試問我杜天壽的臉面何在與他乘家兄弟的，威名何在，自己拿定了主

意，無論如何決不能認，饗諸葛杜庭杜天壽毅然說道，師叔此來，大約是受八卦莊所託而來吧，全金豹道，老夫倒是受鄧華的託付而來，不過老夫不論對何人，全是以公正之心待人，你若是疑心到老夫有偏向他人之心，你就錯了，杜天壽道，師叔，弟子倒不敢多疑，不過此事全是他人撲風捉影之談，絕不是弟子手下人所爲，事到如今，弟子也無法，只好是破出這條命，與他們週旋就是了，全金豹道，杜天壽，你若是那麼想，那可是倒行逆施了，你把那杜秀等喚來，老夫定能問個水落石出，杜天壽知道若是一把外四寨主喚來，決沒有好，自己也明知准是他們所爲了，若是一個語言不謹，被師叔問出破綻來，准得鬧個一敗塗地，全金豹全老俠客一再催問，杜天壽把心一橫，心裏想定師叔是幫着他人滅自己，別人全好打點，就這位師叔若是認定了是杜秀等所爲，恐不認是不行了，我不如趁早的下毒手，雙峯山蓮花嶺尚許保全得住，這可不顧我無情無義，只怪你自己太無門戶之情，遂滿臉帶笑着說道，師叔，你這一出頭，弟子也不必再說甚麼，杜秀等也不必教他前來，給老人家生氣，只要師叔有保全弟子之意，弟子惟命是從，弟子久未跟師叔盤桓，只請師叔看在弟子恩師面上，對弟子雙峰山之事，多多教導，弟子若長跟師叔一處盤桓，那會有今日之事，當時全金豹見杜天壽忽然認錯這麼近情理，心中暗暗欣慰，這許是他自己明白過來，老夫還不枉費了一番唇舌，不題全金豹暗中欣慰，杜天壽是吩咐嘍囉們調開桌椅，把酒席擺了出來，請師叔正面落坐，四寨寨主左

右相陪，杜天壽是殷勤勸酒，意思非常誠懇，全金豹沒想到冒然間忽改變這樣快，萬沒想到他這麼聽從自己的命令，也是歡喜，全金豹全老俠客他起了慈悲之心，自己倒不好再認真追究了，只好聽其自然的處治，總給他留面子就是了，當時老俠客心中這麼想着，遂絲毫沒有疑忌之心，趕到又上了第二次酒時，杜天壽遂把一把銀酒壺接過來，向全金豹道，師叔，你遠路而來，小姪等應當各敬三杯，才可以把小姪等一點誠心表示出來，從此要革面洗心，棄胡爲歸王化，改邪歸正，我想師叔看着也常喜歡，當時全金豹難却他這番盛情，遂舉杯接酒，看這個酒比較方才所喝的強的多，又濃又氣味芬芳，當下全金豹舉着酒杯，笑吟吟的容杜天壽把酒斟完，隨向二寨主王春等相讓，衆位隨便喝，杜天壽隨向全金豹說了聲師叔請，全金豹一飲而盡，本來像老俠客這種身分，那能時存妬嫉之心呢，想到有同門之情，所以絕不遲疑的竟把毒酒一飲而盡，老俠客在酒入喉之時，覺得微微有些異味，只是酒已入喉，勢不能再吐出來，更兼絕沒疑心到有別的，這才把酒飲干，跟着與他們一照杯底全金豹十分不悅，自喝完已無酒了，他們杯中的酒，紋絲沒動，這要問他們爲何不陪着老夫，只教老夫一人飲，自己話沒出口，四家寨主離席而起，杜天壽道，師叔，您的陽壽已在今日今時終了，全金豹一聽道，杜天壽，你敢蓄異心暗害我嗎，杜天壽道，爲事所迫，不得不如此了，全金豹道，好好，杜天壽你過來，老夫我有話問你，杜天壽道，師叔，你不必疑心妄想了，這只怨師叔、

多事，你要把我雙峯山蓮花嶺壓伏在他人手下，讓我們無法立足，這全是師叔你一人之賜，全金豹猛努力站起，只見這一站起來，藥性也發作了，只覺着肚子裏，好似一把鋼刀刺在心裏，趕到自己再要說話時，只覺轟的好似一團烈火，烘到頭頂上，立時對面的人全看不清楚了，只覺耳鼻中已竟像冒火苗子似的往外竄，全金豹仍然是提着氣忍着疼，暗壓着聲音送出一句話道，狠心賊，我沒……害……你的心的，你倒敢害我，你抬頭看還有青天了，這句話沒落聲，覺着一陣肝腸寸斷，老俠客思想英雄一世，竟遭這種毒手，自己那裏會不怒皆欲裂，猛然往一撲，老俠客的一雙鐵掌，已抓住了桌面子上，竟把這張桌子，抓了兩個窟窿，跟着一推桌案，立刻把桌子推翻了，雖則是毒氣已竟發作，可是力量還是很小，這張桌子連架盞傢俱，竟全向杜天壽身上撲來，杜天壽是趕緊抬腿一腳，照定了桌子踢去，就這樣快，杜天壽也落了一身的油蹟，這麼一來，杜天壽知道這位老俠客，絕不與平常人一樣，因為他一身的功夫在着，所以比較着平常人可差多了，他有正氣托着，所以誰也沒有比他能擋這種毒氣的，杜天壽也明知道他這不過一時藥力沒完全行開，所以還能掙扎着，果然沒過了多大工夫，藥力已然行開，這時全金豹牙關緊咬，二目圓睜，跟着往前一撲，倚在了椅子上，在椅子上還直哆嗦呢，趕到杜天壽見老俠客業已倒在椅子上，心說誰沒有別的了罷，准死無疑了，杜庭杜天壽剛往前一看老俠客嚙了氣沒有，那知就在這剎那之間，猛然見老俠客嘖的一聲，挺身躍起，

竟够奔了杜天壽，兩人這時原本站的很近，老俠客這一忽然站起，正撲到了杜天壽面前，杜天壽是急閃身形，那知兩肩頭的衣服，被全金豹抓住，跟着忙一閃，那裏還閃的開，就聽哧的一響，立刻把杜天壽的衣服，全撕下來了，把個杜天壽嚇得驚魂千里，喪胆亡魂，自己是忙縱身竄出一丈多遠去，再看老俠客時，已竟七竅流血，倒在了地上，當時絕氣身亡，上一次假死，這一次可就真死了，杜天壽嚇得那還敢向前，還是由二寨主王春王天論，往老俠客身邊看了看，實在是沒有氣了，可是老俠客手中，依然是緊抓着那杜天壽身上撕下來的衣服，任憑怎樣也拿不開，杜天壽此時反倒流了幾點淚，向老俠客的屍身祝告道，師叔，孩兒實知道怨死得冤枉，可是我是被迫無奈，萬分不得已而爲之，深盼老俠客死後的陰靈不混，定應當知道我杜天壽是萬分無奈，才下這種毒手，師叔，事不甘己，何必出頭，這是你擠的杜天壽作出這樣事來，要是能够把雙峯山保住，情願藉高僧高道，來超度你的陰靈，自己祝告了一番，跟着吩咐嘍囉們，把全金豹搭到山背後，往通天洞裏一扔，消滅了證據，那時只要八卦莊中一人來查問，我們只給他個不知道，諒他也奈何我們不得，杜天壽嚴令嘍囉們，不得走露一字的風聲，倘有一字傳出，定要立時斬首，當時杜天壽嚴令各寨嘍囉之後，那個還敢不遵，雖則也有替全金豹抱不平，可是因爲事情關係太大了，倘若真翻傳揚出去，雙峯山遠北嶺定要被一般俠劍客們把山給踏平了，所以一般嘍囉們，全不敢多言一字，這就因爲是有殺身之禍

，這且不提雙峯山之事，且說三俠回轉八卦莊之後，把三小俠着實的勸勉了一番，才把三小俠說的口服心服，勝英也深知閱歷是成名露臉的基礎，想了想劍俠英雄，那一個也不是一出世就能成名，全是受過多少年的折磨閱歷，才成名於江湖道，所以像自己世態人情所知的甚少，那能就那麼事事遂意而行呢，所以要想成名，必須把老俠客們奉爲借鑒，三小俠是深自愧悔不提，且說三俠候至天明，不見金豹回來，鄧華向于老俠客道，怎麼天到這般時候，還不見老俠客回來，這時天已大亮，老俠客于雲道，這時還不算甚晚，據我看，要是到午時不回來，事情就有變化了，老三俠這裏暗暗着急，三小俠也是竊竊私議，這其間難道有甚麼差異不成麼，趕到了午時左右，仍不見老俠客到來，鄧華更有些心驚肉跳，起坐不安，遂向屠天瑞道，屠賢弟，愚兄看事有蹊蹺，恐怕全大俠客再出了意外，那更不好辦了，九頭金絲鬚屠老俠客，也覺着事情不大對了，真是事情緩和，全老俠客定要早早回來，給我們送信，就讓是兩下裏竟激裂了，老俠客也不能再在雙峯山蓮花嶺呆了，勢必要早早的回八卦莊，如今是音信皆無，吉兇莫卜，莫不成竟被那杜天壽困在雙峯山蓮花嶺不成，于雲道，據我看，杜天壽未必有那麼大胆，他着幾個腦袋，敢動老俠客，鄧華道，事情也不能看的大意了，想不到就有作的到的，萬一他們有個手狠心毒，全老俠客難免遭他毒手，天邊大俠鄧老俠客反復一思索，覺着事有可疑，絕對沒有好了，彼此思想着，趕到了日色西沈，依然沒有老俠客的蹤影，到

了晚間，若俠客們跟李大俠是愁眉不展，連晚飯全吃不下去了，大塚在飯後一計議，勢必要到那雙峯山蓮花嶺探望一番，到是看那裏有甚麼動靜，全老俠客是否尚在雙峯山蓮花嶺，當時衆位計議停當，一同起身這次是四俠探山，教三小俠在八卦莊守候，千萬不許擅動，不得遠離，三小俠是這次可算受了教訓，再不敢認意行事了，他們小弟兄三人在八卦莊坐候不提，且說四俠能够奔那雙峯山蓮花嶺，仍然是暗入山寨，各處裏全留意的查看，直到中央大寨，正值杜天壽聚衆議事，衆寨主齊集聚義廳中，暗中竊聽他們所談論的，絕與自己的事無關，四俠十分詫異，各處又詳細探查了一番，也沒有老俠客的蹤影，遂只得仍回八卦莊，彼此計議了一番，既然雙峯山蓮花嶺不見老俠客的蹤跡，或許老俠客因爲事不遂心，自己無面目見人，逕回了全家寨，也未可知，索性到全家寨問個明白，也就知究竟了，這四位大俠計議停當，遂於天亮後，遣李白趕奔全家寨，那知李白一到全家寨，全宅是詞正言順，說是老俠客絕未回來，李白一聽就怔了，這一定是老俠客身道不測，或是隱遁他鄉，要不然怎全不見老俠客的蹤影呢，趕到了夜間，李白又暗入全家寨，探聽了一番，這才死心塌地的，知道全老俠客華是沒回來，若是當真的回來，不致於一點形跡沒有，自己趕緊趕回八卦莊，把全家寨的情形一說，這老俠客等驚慌異常，因爲事出離奇，太令人莫明了，想全金豹真是名震南七省，像他這種身分的，豈有數萬人，歷來像這種成名的大俠們作事，不論多大風波多麼兇險，也不能有始無終

，這次總然就是辦不到，也不致於就暗自走了，豈不失了俠客的身分，這一來令人十分猜疑，據我們看，怕有了別的情由，當時彼此焦灼愁悶的了不得，趕到夜間，仍然暗入雙峯山蓮花嶺，因為明着決不能問出，慢說杜天壽是絕無不敢不利於全老俠客，他不是不知道老俠客乃是多麼驚天動地的人物，若是旁人還有可說，杜天壽敢動得老俠客一指，准有人把他萬副凌遲，挫骨揚灰，所以絕不往那上想，可是理性上是這樣，事實上越來消息越沈，連着三探雙峯山，兩向全家寨，均沒有老俠客的踪跡，這天計算着，老俠客失蹤已到了五天，這晚又入雙峯山，鄧華在頭裏，屠天瑞在第二個，于雲在第三一個，第四位就是李白，老俠客剛飄身下了東寨牆，只見面前倏的一條黑影，老俠客一伏身，只見那條黑影奔了東南，這一帶正是外寨了，趕到老俠客定睛看時，那條黑影出去有六七丈遠，老俠客是定要看這是何等樣人，一下腰追了下來，屠天瑞等也跟蹤的趕了來，這一緊追約有半里之遙，前面人影忽然不見，細一辦這一帶的形式，是非常幽僻，按着道路遠近說，這裏離開了外寨牆不遠，老俠客等往東南上一看，只見東南一帶有一道小山崗子，山崗近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盡是沙漠之地，又一細看時，見一片平地，竟有微微光亮發現出來，可是雖則不甚亮，在夜黑間不算不十分清楚，不過決不是別處的光亮射過來的，鄧華招呼了聲于賢弟，你看見了麼，于雲道，不錯，我也看見了，我們悄悄的到那邊細細查看一番，便知分曉了，當時鄧華頭前過來，來到了近前，只見

平地上竟自發出光亮，這真是嚇亡怪事，老使細看了一番，恍然大悟，伸手把那透光處一掀，敢情竟是一座地穴，進口處有六尺見方，上面架着橫板，地面上是用雙層的蘆席，上面潑上稠米粥，再用沙石洒上，跟地皮是絲毫不差，若是乍一按裝時，就是白日也不易看出來，只爲日子一多，常常出入，進口的地方席角，常常掀起，未免就捲了，晚間裏面有光亮時，最容易射出光來，當時老俠客發覺了這種地穴，心裏就明白了，晚適才所見的黑影，奔這裏來的，到這裏就踪影不見了，我們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索性我入地穴看他個究竟，老俠客掣天干劍，一掀席角，說道二位遠我來，于老弟你守候穴口，說罷，把這層假地皮掀起，然後看了看下面，有倒下台階，自己遂順着台階來到下面，只見靠牆上點着燈光，往裏走進一丈深去，才見有一道重門，門裏發出一片呻吟痛苦的聲音，鄧華回頭看了看，只見屠天瑞，李白，跟進來了，只有于雲于老俠客，在外巡風，鄧華是英雄不作暗事，英雄不聽背後言，來到門前，用天干劍把帘籠挑起，屋內有人喝問，甚麼人，李白把蒼龍刀也抄在掌中，隨手把掛的帘籠給扯斷了，鄧華一伸手把門帘挑到了牆角上，往裏面一看，只見裏面倒有兩三丈見方的地方，靠迎門有一張木床，木床上倒着兩個女子，只見那兩個女子，烏雲散亂，面色焦黃，說話時，氣促聲嘶，嬌吁七的，這時天邊大俠在前一現身，立刻把裏面的人嚇了一跳，趕到一喝問甚麼人時，老俠客已看清了裏面正是那外四寨的寨主赤面鬼王杜秀杜天然，跟墨面皂君馬龍

，老俠客狂笑一聲道，淫賊，你這還有何說，趁早扔兵刃低頭認罪，我饒你一命，倘敢囁強，管保你等死無葬身之地了，鄧華話未落聲，杜秀厲聲說道，鄧華，你真是欺人特甚了，我們雙峯山蓮花嶺，與你們八卦莊井水不犯河水，你竟要多管閒事，恨不得把我們雙峯山擠得人離財散，瓦解冰消，你才算稱心如意，爾等算是癡心妄想，有杜秀杜天然的二寸氣在，絕不能教你這老匹夫稱心如願，鄧華冷笑一聲道，杜秀，你作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還敢這麼狂傲無人，出言不遜，難道你就不知道你家鄧老俠客的劍利害麼，杜秀杜天然嘿叱冷笑道，鄧華，你不用大言欺人，你家杜寨主自入江湖道，就不懂得甚麼叫畏懼，你看打吧，杜秀杜天然在說話間，早把一對狼牙棒抄在手中，此時雙棒齊下，劈頭蓋頂的攆來，鄧華微微一恍身形，杜秀杜天然的一雙狼牙棒砸空，老俠客輕舒鐵臂，駢二指在杜秀杜天然右臂寸關尺上一點，立刻杜秀杜天然右手狼牙棒打掉，杜秀就知不好，右臂軟麻，一點力也沒有，自己右手的狼牙棒，方要往上翻時，鄧俠客把右手的食中二指往外一拂，就在杜秀的中府穴上一挨，杜秀就吭了一聲，立刻翻身栽倒在了地上，跟着那黑面皂君馬龍，趁老俠客不備，從側鋒裏持雙鉤奔鄧老俠客攔來，地穴內地方極窄，那能動的開手，馬龍的雙鉤一到，李白從旁一上步，蒼龍刀往上一遞，把馬龍的雙鉤削斷，一反腕子順水推舟，天皇蒼龍刀奔了那馬龍的哽喉咽喉刺來，馬龍急忙縮頭藏頭，趕到這一低頭，刀鋒太快了，唳的一聲，把杜龍頭上的壯帽掃掉，連頭髮

給掃下一縷水，馬龍只嚇得一身冷汗，這一遲延，立刻被李白一脚踏倒，鄧華喝令把淫賊綁了，于雲聽得裏面動手的聲音，老俠客見外面無人，也進地穴那時只見兩淫賊被獲遭擒，于老俠客問道，二位仁兄，賊證俱在，這是最好的機會，咱把杜天壽找來咱問他個口服心服，看他還有何法抵賴，鄧華點頭道，正合我意，李白見床旁尚有兩個女僕，被嚇得縮作一團，那還敢動轉，李白用刀一指那兩名女僕道，呀，你們用不着裝作這種模樣，有話說你們，只要從實講來，饒你們不死，若有一字虛言，先把你們兩個老婆宰了，那兩個女僕趕緊跪下，向李白叩頭道，大爺們饒命，你問甚麼我們說甚麼，決不敢有一字虛言，李白金星指着床上的兩個病女子問道，這是甚麼人，得的甚麼病，老女僕結結巴巴的，滔七不斷說說一遍，四位一聽說道，這可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來的全不費功夫我未找着，今天算是巧遇，給碰上了，原來蘇州城東南離城四十里，有一趙家村文貧蘇寶山年已逾不惑，父母相繼去世，剩下兄妹度日，妹比蘇玉冰小姐年已二十一歲，尚未字人，家無衛產蘇寶山自幼練就一筆好書，再有玉冰小姐又一潤色真是活潑紙上，故此兄妹二人堪可糊口，蘇寶山除去每日字畫以外，就是掃除庭室所以院中，不是富裕人家，收拾的院內或屋中均清潔異常，玉冰小姐每日帶着哥哥字畫以外，就到近鄉趙景田家中出個門，趙景田家中有一女，名喚趙玉嬌今年十九歲，因上無姐姐下無弟妹，父母各自一人，自小知書識字諸子百家，烈女傳等是非常熟習，又得蘇寶山之妹玉冰小姐

爲友，二人互相研討，三從四德禮義廉恥，分得非常清楚，他二人爲聞中秘友，趙景因在村中遂說不是頭等首戶，在趙家村可稱富有之家，蘇寶山有接續不上之事，趙員外遠是不願接濟他兄妹二人，蘇寶山性梗概遂借了趙員外的，自己稍有積蓄必然奉還，偏巧七月七日本村廟會，各家均是大男小女的燒香還愿，徧七的遇見徧七的了，正赶上，離趙家村，三十里有座雙峯山蓮花嶺，外四寨大寨主赤面鬼王杜秀杜天然，二寨主黑面閻君馬龍，三寨主鐵面天王李虎，四寨主玉面喪門喬斌，代着嘍囉下山來逛廟會，他們逆會一者爲的散心，二者看見有美貌女子，搶上一個二個的回山一樂，四個小子他不想自己已怎麼個人兒，不用說美貌女子就猪八戒樣兒的人家也是不樂跟着他們四個樂去，不是閻王就是喪門鬼王，請想，那個模樣還好看的了，這日四人下山，可巧碰見蘇玉冰與趙玉嬌二位小姐了，當時四個小子均是色中餓鬼花裏魔王，當時打發手下踩盤小伙計，跟踪去打聽是誰家的女子姓甚名誰，自己好作打算，次日回山小伙計將所知的一報告，說道那位大一點姓蘇是會畫畫的，蘇寶山的妹子，那小點的姓趙是趙景田的千金小姐，這四個小子商議了半天，明着去提親，恐怕總轄寨主知道了不容，結果還是偷着去搶去，有人查問給他個不認帳就是了，其中三寨主與四寨主稍爲遠看點天埋良心，說道，大哥二哥你們不用如此的着急，還是慢七的善辦，否則彼總轄寨主知道了，又說咱們犯出規了，二寨主馬龍說道，大哥不用怕，咱後半夜下山去搶去，黑更半夜，誰知道哇，及

至衆人知道了，生米已作成熟飯了，這樁寨主他是大哥的叔伯兄長，難道說還真把自己弟兄反了山規嗎？杜秀他利害不分，只要有人說上中央大寨去罵街，他都敢去，可是誰也不敢出那個主意，今天他一聽二寨主馬龍說的有理，他吩咐嘍囉們，三更偷着下山，及至到了趙家村，呼嘯而入，把兩位姑娘搶到外四寨之時，就要成親，兩位姑娘百般喊嚷，三寨主怕被巡山的二位寨主蕭傑與楊小石查出，率報告大寨，搶了二個女子，也未有自己的分兒，心中不平的說道，大哥我看也不要太急了，暫時將他二人囚起來，候三五日的再勸說准成，再說亦得避免二個巡山的那二人，不與咱們同心，倘被他出來報告大寨，豈不是烏也飛了，蛋也打了嗎？明天我們再下山，搶一個二個的，咱們每人分一個成親，到那時說着有意思極了，杜秀他雖說不怕大寨主，可是他自已武功敵不了大寨主，心裏倒早懼着三分，他聽三寨主一說，只可暫忍一時罷，次日又出去搶人，到了村中，又不知誰家有女子，真是瞎打瞎撞的，將兩個賣書婆子搶來到了山中一看，年均五十多歲，無法只可教他二人說勸罷，誰知一說二個女子百般不允，第三日杜秀馬龍看着，用皮鞭子一打，第四日無論如何逼緊成親呀，到了第四天，玉冰玉嬌兩個女子，渾身濃血，嗅氣難聞，黃水滴滴不斷濕透衣服，杜秀馬龍二人一看，自己無法，怕被查寨的蕭傑楊小石看見了報音，他們這才想了個法，春姑早氣血虧損以拾好了，曹雲嚴幹，命那二名老婆子，每日伺候，兩個小子還是不放心，每日去看，今天剛定更，他二人就來了。

，在道上被四位看見，跟踪而至，四位大俠把二箇小手拿住之後，一問兩箇婆子，這二人才如此如彼的一說，我們也是被搶到山上，我們不知道這山上的寨主，對我們四五十歲的老婆婆安的甚麼心，趕到了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枉情他們是教我們扶侍這兩個長瘡的姑娘，雖則賊點，總還算沒有意外，這位姑娘家有德，自從一搶進了山寨，寧死也不願失了貞節，被這裏山寨拷了兩日，若至第四日就要用強了，那知兩位姑娘竟自起了遍體濕瘡；只要手一拏那兒一按就流黃水，任憑何人也不敢再沾這兩位姑娘，兩位姑娘算把貞節保住了，我們自從到這裏，只管扶伺病人，別的事管不着，這是我們的真情實話，倘有一句虛言，好漢爺們把我們殺了，我們決不怨你心狠，鄧華李白，聽這兩個女僕的話，說得倒是實情，鄧華爺于其全商爺看了看，果然這兩位姑娘是遍體濕瘡，流出來的濃水，把身上的衣服全濕透了，這二位老俠容不盡暗嘆，可憐兩位玉潔冰清的小姐，受這種折磨，令人可慘，可是若不長濕瘡，貞節早不保了，這也是蒼天有眼，不令良善的人遭惡報，才有這等奇事，鄧華爺進了床前，向兩位姑娘說道，二位小姐，可是趙家村蘇寶山趙景眉兩家的眷屬麼，靠左首那位姑娘，年歲較大的說道，老人家素昧平生，問我們作甚，鄧華道，姑娘不要多疑，老朽姓鄧名華，字萬豐江湖人稱天邊大俠，只爲住在離此山數里八卦莊中，聞得雙翠山賊子，作下傷天害理之事，又值這位李白，他行俠作義的大俠，路經趙家村，受你們父親所託，訪查妳們下落，我們費盡

了工夫，才查明二位小姐確在此山，可是像這種嚴密所在，外間殊難知曉，那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才誤走到偏山，窺破他這秘密的地穴，我們進山專爲搭救妳們，這能够守貞操死生不顧的烈女而來，絕無他意，二位小姐少待，我們今夜就是從刀山劍樹上，也得把二位小姐救出雙峯山蓮花嶺，鄧華把這番話說完，那姑娘淚流滿面的長嘆了一聲道，老俠客一番搭救民女之心，令我們姐倆生死不忘，只是我們是閨門中清白的女兒，身入賊巢，怎能再進蘇趙兩家清白門戶，我們被這惡病纏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們只想着早早一死了之，絕不生回趙家村之想了，如今老人家到了這裏，我們姊妹也是萬分之幸，就着老俠客的口中，帶信與及家中，就是我們總算沒失去了貞節，不過是仗着這身濕漉，賊子們不敢上前，才保全住難女們苟延到今日，像這樣我們又那能生存多日，老俠客們你請回去罷，天邊太歲一聽，這兩位姑娘說話這麼斬鋼截鐵，越發敬服，不論如何說法，也必把兩位小姐搭救出去才好，遂不再答言，回頭教她們走時，也不由得他不走了，鄧華向于雲道，我們既已找着他的真贗實證，還是趕緊的把杜天壽找來，然後再教他自己發落，于雲點點頭道，據我看，也是這樣辦爲是，鄧華道，二位賢弟，既然深以爲然，愚兄也是想這樣辦爲是，遂議定由李白跟屠天瑞，于雲，一同趕奔大寨，把這事全要向他仔細說，只說我鄧華，在這裏恭候了，李白，于雲，屠天瑞，謹遵那老俠客之命，立刻出了地穴，够奔內寨的道路，走出沒多遠來，李白李金星是在頭

前引路，後面是于屠二位老俠客緊緊跟隨，正往前走，李白見一縷寒光，奔自己的面前打來，自己赶忙一撤步，吧達的一響，這枚暗器，竟落在了李白的面前，風雷俠往四下一看，絕無人影，趕緊一低頭，把這枚暗器拾起，只好就着星月之光子細辨認，這才看出，原來那暗器，一定是橫着打過來的，怎麼這麼巧到了面前就落地了，只見這件暗器，長只三寸三分，乃是一種獨門暗器，暗自沈吟，使換這種暗器的，絕沒有一二份，只有九頭麒麟藍昆藍老俠客一人，如今既然到了，定然是雲暗中相助，神龍手等正在暗自驚異，就見在離所站住的地方，也就是四五丈開外，一條黑影晃動，李白一聳身，逕奔了那條黑影，只見那條黑影也就在四五丈外一晃，又復踪跡不見，李白一想，頓時明白了，這分明是這位老俠客不教我們上大寨去，所以在這裏引我們分門設意的，不准我們去找杜天壽，既有攔阻我們之心，必與我等不利，遂與二位老俠客緊追趕，追趕到西北角一片叢林處，只見那人的蹤影皆無，李白跟那于雲屠天瑞全是一怔的當兒，就見眼前樹葉子上嘩拉一響，從樹上落下一人，年過古稀，銀鬢白髮，精神煥發，左臂抱定了一對紫金傘，說了聲屠老頭，別來無恙，屠老俠客一看，來者並非是道才打三楞紫金錐的，九頭麒麟叟監比，他乃是河州九老的第一位，爲何這麼引我們，一看這位老俠客姓譚名籍，在江湖道上有義俠之名，頗爲人敬重，所以凡是江湖道上有點名姓的，沒有不認識他的，像鄧華等全見過此人，當時屠天瑞和于雲，全是一怔，恐怕這位老

俠客與杜壽是一黨，那就可遭了，屠天瑞忙抱腕當胸的說道，譚老梆子怎麼來到這裏，屠某久存一瞻尊嚴之心，只因俗事牽纏，未得其便，今夜在這裏相逢，真是三生有幸了，但不知老梆子來此雙峯山，是否與本山瓢把子有夙識，還是有交情呢，九頭金絲鰲說這話就爲試探探這位九頭菊花叟譚霜，是否與杜天壽有交情，以便提防，九頭菊花叟譚霜哈哈一笑道，老朽是閑溜三山，閑遊五嶽，無所謂親，無所謂友，不過所識者全是君子，所遠者全是小人，老朽也一事不爲己，專爲他人忙，專愛管天下不平事，風聞此山作了甚麼不法之事，故此暗探雙峯山，是否有這種惡人，有這種惡事，九頭菊花叟譚霜說到這，于雲李白，才向前見禮，這位九頭菊花叟譚霜向屠天瑞道，屠老頭，我要給衆位引見一位朋友，衆位可願意見麼，屠天瑞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譚老梆子肯給我一介紹朋友，實是看的起我們，那有不願意之理，當時九頭菊花叟譚霜向樹林子裏一聲掌，那九頭菊花叟掌聲未落，突從樹林子裏走出一人，哈哈大笑道，今夜竟在此得會高人，這真是萬分之幸，老朽這裏有禮了，于雲一看，見來者正是九頭麒麟叟監昆，適才三稜紫金錐也正是他所打，遂搶步向前道，老俠客說那裏話來，我們是信義之交，焉能

不認，屠天瑞乘機，把那只三稜紫金錐向前一遞道，原物奉還，請老俠客收起，跟着就見九頭麒麟叟往前接過，放入鹿皮囊中，向屠天瑞道，適才十分魯莽，諸位多多原諒，八卦莊那老俠客地穴中敬候衆位，此處非安全之地，不宜久留，還是早早出去爲是，九

頭金絲鯊一聽，這位老俠容對於我們入雙峰山的事，似已盡知，遂正色問道，適才我等
在密密地穴中，擒杜秀馬龍，拯救蘇趙兩家烈女，藍大俠定已盡知，我們奉鄧老俠客之
命，前去請本山瓢把子，爲的是令他看看他兄弟杜秀所爲，不是我等故意與他爲難，牽
往他的口，後的事就好辦了，不料藍大俠以三稜紫金錠示意，不教我等去找杜天壽，
敢是我們辦的不對麼，藍大俠義肝俠胆，久爲愚下等所景仰，尙望指示一二方好，九頭
麒麟叟藍昆抱腕當胸的說道，屠老俠客不要過獎，只爲老朽與譚賢弟，今天到揚州遊山
玩景，衆位三請鎮海鴛鴦全金豹，四入全家寨，我弟兄業已盡知，趙家村我們也去過，
是確有此事，確係落在雙峯山，老朽暗中查明，此事爲杜秀馬龍兩賊子所爲，絕非誣枉
他二人，不過這杜天壽，剛愎自用，不納良言，徇情護短，對此事已抱定寧爲玉碎不爲
瓦全之心，只怕這時給他送信，就是找着了真憑實據，他勢必要懷着雙峯山蓮花嶺此
名譽一敗塗地，必要用毒謀，盡全力，與衆位一拚生死，決不令衆位出雙峯山蓮花嶺，
所以老朽才暗中示意，不教衆位前去，最好先把蘇趙兩家姑娘救出去，留他們活口，趕
緊撤俠義帖，請各路俠義道，來公評是非，就不怕他再狡展了，那時自有公道主張，諒
惡人也難逃出手去，衆位看這麼辦如何，屠天瑞道，老俠客此法甚善，果真杜天壽心存
叵測，我們倒還不致懼他，不過此事若一決裂了，蘇趙兩家姑娘也不易救走了，倘若仍
在他們手中，就怕他們要消滅證據，殺人滅口，那一來無憑無據，豈不是奈何他不

，老俠客還得幫忙，九頭麒麟叟監毘道，我們既然相遇，那能袖手旁觀，正要拜望天邊大俠鄧老俠客，請衆位頭前引路，李白李金星于雲屠昆是十分欣幸，自己得會名震江湖的二位大俠，遂返身頭裏帶路，够奔地穴而來，所幸來到地穴前，見這一帶也沒有本寨的人往來，遂走入地穴，報告天邊大俠鄧華，把遇見九頭麒麟叟的話，略說了一遍，鄧華忙迎了出來，彼此在江湖路上全會過，互道景仰之意，鄧華早就器重這二位老俠客，武功出衆，藝業驚人，真有出類拔萃的功夫，一身的絕技，屠天瑞把二位大俠讓進了地穴，爲是看看這兩位守貞節不爲賊辱的烈女，二位老英雄一看蘇趙兩家的姑娘，不住的點頭道，這種事絕非偶然之事，二位姑娘若不驟染這身惡瘡，那能保的了清白，這正是家門有德，祖宗神靈護佑，才有這等巧事，回頭見杜秀馬龍，被捆在地上，九頭麒麟叟用手指着兩賊子道，你們作這種傷天害理事，就不報應到臨頭麼，那杜秀把兩眼一翻道，老匹夫，你是多管你家太爺的閒事，我採花作案，有我自己承當，與你何干，你是太愛多事了，你把我這雙峯山看得太以不值了，只怕你進山容易出山難，來得去不得了，九頭麒麟叟監毘道，賊子，你不用逞利口，論你這種行爲，就該把你劈爲肉泥爛醬，才解心頭之恨，不過俠客爺們恐怕殺你這賊子，污了英雄的寶刃，若是這麼放了你，也太便宜了你了，少時自有教你們這兩個小輩認識衆位俠客爺的時候，九頭麒麟叟監毘起時轉身說道，鄧老英雄，我們不能在此耽誤，趕緊救兩位小姐，出龍潭虎穴吧，鄧華道

，老朽也是早出雙峯山爲妙，九頭麒麟更藍昆向二位姑娘道，妳們不用悲傷難過，老朽我們願救二位小姐出險，教妳二人也好跟父兄團圓，家人聚首，那趙景田之女慘然說道，老英雄，你這番深情厚意，我們領情，想我們姐倆全是弱女，待字閨中，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謹守深閨，不敢有稍違閨訓，男女授受不親，此番被賊搶掠，縱然未被賊子所污，總算落到他們手內，我們決不能再偷生人世，只爲被病體纏綿，生死全未得其便，只是我們姐妹死，只在遲早之間，絕非留戀，我們病到這般地步，那還妄想活在人世，早死一刻，少受一刻罪，我們既或願意偷生人間，請老英雄看我們遍體瘡傷，着手就潰爛，寸步難行，那能行動，所以老英雄有救我姐妹之心，我們實沒有逃生之路，老英雄這番恩義，我們姐妹至死不忘，老英雄們請吧，九頭麒麟更藍昆，明白這二位小姐守身如玉，不肯與男子挨背擦肩這一來倒把九頭麒麟更難住了，九頭菊花更霜譚一旁說道，姑娘，不要這樣固執，人要從權一點才好，像二位小姐，固然是講節烈守閨訓的女子，可是遇上這種飛來橫禍，也是無法，總要逆來順受，倘若是已矢清白，那只有死了一死了之，如今是神靈護佑，才起來了這身濕瘡，保全了貞節，妳們父兄如九爲妳姐如九只哭得眼淚全乾了，只盼妳們逃出虎口，一家得慶團圓，如今妳們姐妹又能保全了貞操，這真是妳兩家家門之德，倘若妳們就這麼糊塗的死在了賊巢，那能保清白之名，使父兄怎樣抬頭，姑娘妳想是不是，老朽等身入賊巢，担着萬分危險，姑娘們不要儘自就

悞了，那位蘇家姑娘嘆息了一聲道，老英雄，我們雖是女子，也曾讀過詩書，念過烈女傳，女子的貞操，比性命還重，我們被匪搶劫來，自認是前世作了孽，今生遭了惡報，如今是絕不想活着了，老英雄不論多大年歲，也是男子，我們與你非親非故，一個姑娘之家，焉能令你們沾身，我們到了這般地步，可不敢再說欺天滅理的話，知道衆位實是俠肝義膽。我們不過不能從命，只求帶信與我們家中，就題我們姐倆個絕沒給家門現眼，縱死九泉亦能見先人，衆位把這番話，給我們家中帶去，我們就感恩不盡了，當時這位小姐說這話時，是斬鋼截鐵，絕沒有一毫怕死貪生之心，藍譚二位老英雄見這兩位姑娘的話風很緊，絕沒有商量的餘地，自己不覺也十分恢喪，九頭麒麟藍昆向前說道，姑娘，太教我們老弟兄悵心了，我們已是古稀之年，只爲練功夫練的，落個斷子絕孫，若是與世俗一樣的人，不怕姑娘們過意，老朽的兒孫早已繞膝承歡了，我們救姑娘，完全出於俠義道的天性，誠如姑娘所說，一不沾親，二不帶故，只是我們從虎穴龍潭，來救二位姑娘出險，自己的性命全未必能保，若問我們爲甚麼拿着性命辦這種事，我們倒沒話可答。不過是自入江湖以來，就是救的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殺賊官，除惡霸，剪惡，安良，專管他人不平事，山河易改，秉性難移，我們救二位姑娘，若存一些私念，教我們還五雷轟頂，姑娘妳不出雙峯山，我們也不便再在江湖道上稱俠義之名了，那蘇家姑娘道，老俠客起這般重誓，教我們於心何安，老俠客是洞明世故的人，

當不致怪罪我們無禮，請想教我們出去，我們寸步難行，不得不請老俠客攜我們出去，我們若有一點親情，還有可說，我們素不相識，豈不要被他人談論，我們姐兩個難也就難在這種地方了，九頭菊花叟譚霜一托海下銀髯，向二位姑娘道，姑娘們請着，我們這般年歲，討大說，與父女何異，並且我們不只於斬斷情緣三十餘年，早晚定要削髮爲僧，身入空門，快刀斬斷塵緣，免得多惹煩惱，蘇趙二位姑娘一聽，心中一動，含淚說道，老人家若肯收我們爲義女，有父女的關係，正可塞外人之口了，老俠客等一聽，十分欣悅，遂說道，姑娘，老朽命獨，那担的起這慶節烈冰霜賢德女兒，姑娘道義父不必推辭，女兒能行動時，再與老人家叩頭吧，鄧華等也全說這樣辦最好不過了，當時就算一言爲定，那蘇小姐道，義父將來出家，可是戲言，可還是真那麼辦，九頭麒麟叟藍昆道，雙峯山事罷，我們若留塵緣，定遭烈火焚身，蘇趙兩家姑娘齊說，義父若是這麼設重誓，令女兒於心何安，九頭麒麟叟藍昆道，我們正該這樣表明心跡才對，姑娘也可放心了，兩位老俠客只爲雙峯山事後，未能即時皈依三寶，險作了烈火下的幽魂，這是後話不題，且說當時蘇趙兩家姑娘，十分欣慰，本來身落匪巢，絕無生望，自己何常不思念家中親丁骨肉，不過到這種地步，不能露絲毫怕死貪生之意而已，當時九頭麒麟叟藍昆，九頭菊花叟譚霜，一同向兩位姑娘道，姑娘，本山匪首黨羽甚多，時機不可錯過，還是趁此時逃出山去爲妙，兩位姑娘點點頭，自己勉強着扎着坐起來，李白不禁暗暗嘆

勝英金刀會

七卷

勝英金刀會七卷

卷十

一〇二

息，看起來，俠作義，若是成了名，到了俠客的身分，實在也不易，像老英雄一意要救這兩個難女，還怕落了嫌疑，對天設誓明心，若是遇上那乾淨的人，一看兩位姑娘這身濃水血水就膩了，那能再近身呢，就像二位姑娘身體到了這般地步，還要這麼保守，看起來，俠義道創出名來，實非易事，當時李白心中思索着，二位老英雄也不嫌二位姑娘身上瘡痕的之賊，遂用床上的兩床褥單子，把姑娘的身形裹住，于雲鄧華鄧老英雄，也亮兵刃要保護着二位老英雄出地穴，兩位老英雄看了，杜秀馬龍兩個賊子，遂向鄧華道，鄧老英雄，賊子欺天滅理，就該立時斬首，只是既要留他們的活口在，就不得不暫留賊子之命了，只是我們既然擒住此賊，不能這麼便宜他們，多少給兩個賊子留點記號，教他們知道，報應就在目前，九頭麒麟更藍昆說完話，李白寶刀向杜秀馬龍兩人面前一恍，只聽兩人哼了一聲，因為嘴堵着了，連喊全喊不出來，只有皺着眉頭，在地上掙扎，原來李金星。把杜庭的鼻子尖削掉，把馬龍的耳躲尖削下來了，血流如注，那會不疼的掙扎呢，老英雄等那還去管他，趁趕緊離開了地穴中這間暗室，來到外面，李白在頭前開路，那鄧華跟隨在兩位大英雄之後，九頭金絲鬚屠天瑞在左，神龍手于雲在右，出了地穴，本是應該往正南走的，那知走出沒多遠來，面前忽有一道白光，倏然的連幌了兩幌，李白低聲喝問，甚麼人，只見那這道光，逕奔了東南，這些位英雄們，那裏管他是夜行人或是妖怪，倒要看個水落石出才死心，李白追了過來，天邊大俠鄧華等，也不

能不跟着在這邊趕，趕到進了有兩箭多遠，轉過了一道小山崗只聽得前面一片響聲四起，四下裏齊聲喊拿呀，別放走了奸細，天邊大俠鄧華等，就知不好，一同站住了身形，往四下裏一看，只見從四下裏盡是人影幌動，只有北面上一片燈火之光，這是漸逼近，原來雙峯山自從杜天壽意狠心毒鳩酒害死全金豹之後，他是安定了此寨，爲玉碎小爲瓦全，破出這座雙峯山不要，也得跟天邊大俠鄧華比劃比劃，自己決不肯就這麼認頭隄防萬一，各處全按下了放哨的卡子，專管盤查出入，每一寨內，除本寨應派的巡查的頭目，及巡更查夜的加班防守之外，大寨復派遣精細的頭目，暗中搜巡，不論那一處發現了奸細，能動手擒拿的，當時要把奸細拿了，不能拿的，立刻要用投石傳信之法，飛報大寨，並且這種暗號發出去，能把一座雙峰山崗山寨主，滿知會到了，住出事地點集合，出事地點的人等，已發覺有了奸細之後，立刻把石子扔出去，在石子落處，必有暗中潛伏的弟兄，趕緊的如法往下傳下去，只有石子落下去的響聲，別無一閃別的聲響，石子傳信到大寨，不過就在剎那之間，杜天壽就知道幾日八卦莊定有人來，自己是徹夜不眠，杜庭得着信代着中央大寨的嘍兵及衆寨主，撲奔了外四寨，一路上各寨也全知道信息，相隨總轄寨主，一同往外撞，趕到一進外四寨，即有外四寨放卡的頭目報告，奸細現在西北曠地，已知本寨有了準備，竟在那時候寨主答話，五百神機營諸葛聞聽一擺手

，頭目遂翻身頭目引路，往前走出不遠，只見有外四寨的三寨主鐵面大王李虎，玉面虎門喬斌，擺隊迎接總瓢把子，杜天壽一見，自己兄弟赤面鬼王杜秀，跟馬龍全沒來，不禁詫異，遂忙問杜秀怎麼不在，鐵面天王李虎，被寨主這一問，自己蝸七蜚蜚的，冷笑一不上話來，杜天壽在忙忙之間，見李虎說道，許是盜寨外寨去了，杜天壽嘿七的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吧，我杜天壽要有那麼好兄弟，何致把我害到這般地步，我雙峰山若不是被你們毀壞的，那有人敢來攪擾，閃開吧，杜天壽不再理他二人，遂隨着那頭目往西北一道山坡轉過來，一拐過山灣，只見那旁站定了正是八卦莊的三俠，如外還有兩個老頭，自己看着兩個老頭，好生面善，可是背上各揹着一個姑娘，杜天壽不由心中一動，心想這兩個老者，怎麼竟揹着兩個姑娘，定是這山寨內，搜尋出來的，莫不成杜秀這厮，真個窩藏起良家婦女麼，真要是這麼回事，我們這座雙峰山蓮花嶺，可算斷送在他地手裏了，眼看既到這般地步，只好向前答話，遂把隊伍一字排開，此時四下裏全有各寨寨主，均帶着所部嘍兵，把四下裏全把山守住，杜庭道，對面可是八卦山莊的三位老英雄麼，天邊大俠鄧華，倒提天干劍，邁步向前，把右手往左手的劍柄上一搭，袒然答道，不才正是鄧某，深夜之間有擾寶山，驚動杜寨主，鄧某十分抱歉，杜天壽冷笑道，老英雄不必客氣，杜某有一事不明，在老英雄面前領教，請問老俠行俠作義，是否講究言而有信，來明去白，老俠身為俠義道，有天邊大俠的美名，竟作小人的行爲，暗入

雙峯山，分明是認爲我杜天壽不夠朋友，才這樣對待，老英雄這麼作事，是否應該，鄧華聽杜天壽說出這番強辭奪理的話，遂冷笑一聲道，杜寨主責備的極是，我以俠義道作事，講究光明磊落，不能像那鼠竊狗偷之輩，可是老朽此來，原正爲履行前約，給杜寨主搜尋賊證，我們若是沒有真贓實據，焉敢驚動寶山，請示杜寨主，對於蘇趙兩家的姑娘可曾查明，老朽因此驚動貴山此二女由外四寨搜出，是否冤枉了他們，杜天壽道，鄧老英雄，你既然是認定了是本山外四寨所爲，那麼他們下手時，老英雄可是親眼得見的威名，也要爲他所累了，杜天壽厲聲道，鄧老英雄，你這真有些以勢力壓人，我杜天壽焉肯心服，你們暗懷惡意，如今還想用這等卑鄙的手段，用這種萬惡罪名，給我們雙峯山扣上，教我們成了天下的公敵，我們是有口莫贖，萬劫不復，你們既敢這麼下毒手，我杜天壽是抱定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萬一由這個事所擠，我杜天壽只有破出這座雙峯山不要了，也要與老俠客等週旋，鄧華聽杜天壽是一派不講理的話，遂冷然說道，杜寨主，你這全是一概無情之言，我們行俠仗義江湖，全仗着居心秉正，我們此次干涉雙峯山蓮花嶺，爲的是保雙峯山，我焉能無故與你爲仇作對，杜寨主不以公道來判斷是非曲直，惟有義氣用事，反說我輩血口噴人，你也特把我們俠義道輕視了，杜天壽就要贓證，鄧華道，這倒現成，你看，這是甚麼，杜天壽一看，鄧華所指的，正是那

兩位揹着姑娘的二俠道，杜天壽他已看在眼內，自己是故作不知，遂向老俠客問道，這是何人，鄧華道，杜寨主不認識麼，老朽給二位引現引見，指着這邊說道，這位是九頭麒麟更藍昆，那是九頭菊花更譚霜，又向二位老俠客道，這是雙峯山蓮花嶺，總轄寨主，九頭麒麟更藍昆道，老朽久仰杜寨主大名，未得拜望，今日竟得拜識尊顏，真是三生有幸了，不過老朽背背着以遭污辱以死命保真的義女，實覺禮貌不週，杜寨主不要見笑，杜天壽不由臉一紅，知着這位藍昆藍老英雄，跟那譚霜所積的兩位姑娘，定是這場禍事，起禍的根苗了，杜天壽只得含糊答禮，九頭麒麟更說道，杜寨主，你看老朽救出這兩位姑娘，正是趙家村蘇趙兩家被搶來的兩位姑娘，杜寨主你行爲正大，人所共知，我們決不能疑心到杜寨主你身上，如今真像已閉，你就不得不認失察之咎了，請你把這兩位小姐，送回趙家村，讓她闔家團圓，至於外四寨寨主兩位正凶，尙被老朽們放在他那秘密地穴中，請寨主把他們請出來，諒他有一百張嘴，也不至再狡展了，杜寨主按山規秉公處置，我們決不再妄謗一字，從此嚴束所部弟兄，不再發生這種欺天滅理的事情，免得爲杜寨主威名之累，九頭麒麟更藍昆道番話說完，杜天壽是冷笑一聲道，你們還稱甚麼俠，道甚麼義，你們分明是勾串一氣，來計算我杜天壽，就憑你們隨便兩個女子來到雙峯山給我們安賊，我們就得認這種大逆不道的罪名，你們也太看我杜天壽可欺了，我雙峯山清白之名，被你們辱盡了，你我現在是不共戴天之仇，誓難兩立，有我杜

天蓬三寸氣在，決不容你們這麼任意污辱，九頭麒麟藍昆道，杜寨主，我們是以良言相勸，你却這麼不通情理，你可不要錯惹了，認爲你這座雙峯山蓮花嶺，勢力已成，毫無所懼，豈不知搶掠趙家村蘇趙兩家小姐，已竟傳遍了蘇州府，這就叫犯了衆怒，萬惡淫爲首，你若是低頭認錯，有老朽們念在江湖道的義氣，不再深究，只把罪魁惡首，置之於法，尚可保全雙峯山，倘是再這麼囂強，只怕老朽能容你兄弟，有不容你兄弟的，九頭菊花叟道，杜寨主，藍老俠客這真是一片血心保全朋友，你不要三心二意，你只要秉公辦理，老朽看在你師叔全金豹的面上，也不能把你怎樣，九頭菊花叟譚霜道，二位俠客，實在是出於誠意，那知杜天壽臉上的顏色倏變，立刻向九頭菊花叟譚霜道，二位俠客，你這番好意，我杜天壽領情，只是你在我師叔面上的話不必講了，他老人家已燈仙界，不在人間，全老俠客的人情，我杜天壽不敢領了，當時杜天壽話一出口，老英雄們全是一驚，因爲事出非常，鎮海鴛鴦全金豹是好好的一個活人進的雙峯山，怎麼竟會死在這裏，事出離奇，那會不十分驚異，天邊大俠鄧華向前說道，杜寨主，你不要錯會了意，我們並非是想借全老英雄的威名來動壓力，全老英雄康健之軀進的雙峯山蓮花嶺，你何必咒詛老英雄，杜天壽道，鄧老俠客，你這話可奇了，人的死生由命，大數臨頭誰能挽回，老俠客難道能留住了我師叔不死麼，杜天壽說道這話，他是實在因爲自己作了虧心事，恐怕老俠客等，根究出鎮海鴛鴦全金豹被自己所害，勢必招了衆怒，那時有了這

種大逆不道的情形，恐怕雙峯山有些難保了，故此自己故意這麼說，這一班大俠們定要猜疑自己沒有這種胆量，定是詐語，那一來讓他們真假虛實莫測，定要疑心我師叔在事情棘手時，隱跡潛踪，袖手不管，這一來倒許給自己懈了圍，杜庭他把話說出來，衆俠誰誰不吃？可是又不敢深信，天邊大俠鄧華是關係着鎮海鴛鴦全金豹是自己請出來的，三請全金豹是費了多大事，自入雙峯山始終不見全金豹的音信，落了個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如今杜天壽竟說老俠客已然不在人間，這真是事出非常，此時聽杜天壽說話的情形，似乎像老俠客果真不在了，遂又問道，老俠客何病症而亡，杜天壽說道，猝得暴症，雙峯山沒有名醫，無法救治，焉得不死，只是老俠客無兒，倒是被我盡孝送終，也算是應當天邊大俠鄧華道，老俠客名震江湖不想死在雙峯山，落了個無聲無臭，老俠客靈柩在那裏，杜天壽道，鄧老俠客你特以關心，我這山上那裏來的棺木，只好將老俠客的屍骨，葬在通天澗，天邊大俠鄧華道，杜來主，我看全老俠身死不明，並且你絕不該就這麼草草埋葬，也不怕江湖道上笑你無師徒之情，杜天壽道，鄧老俠客，你是多管我們的閑事，死的是我師叔，與你何干，我就是將他害了，與你們有甚麼牽連，天邊鄧華說道，杜寨主，我們是道義之交，他生死大事焉能不管，今天將全老俠客獻出，萬事皆休，倘若不然，你可知我的利害，杜天壽道，鄧華，你不要說這種狂言，今日你們想出雙峯山，全不容易，鄧華道，杜天壽，你有多大胆量，敢留俠客爺麼，杜天壽道，就

爲你們污我雙峰山清白之名，就不能教你們走。這時九頭麒麟雙藍昆道，杜天壽，你若這麼倒行逆施，就要干犯衆怒，雙峰山恐怕要斷送在你的手中，杜天壽道，空言無用，杜寨主絕不容你們在雙峰山耀武揚威，九頭菊花皮譚續道，杜寨主，你這麼不納良言，難道就能把你這雙峰山不法的情形掩蓋麼，杜天壽道，慢說我們雙峰山蓮花嶺，全是綠林魁首，江湖道的英雄，你們這是血口噴人，那個能甘心忍受，就讓是寨主爺們作了採花殺命的案子，漢子作事漢子當，用不着他人來干涉，殺人不可頭點地，八卦莊三番五次來人攪鬧，我杜天壽百忍不言，是朋友不是冤家，就該閃個面，如今認爲我杜天壽可欺，索性給我安臟誣陷，你們是想錯了，我杜天壽自入江湖道，就不懂甚麼叫怕事，金鐘也得撞，尿盆子也得擗，杜天壽掌中這軍刀，未必不如衆位自稱俠義道寶刀寶劍，衆位想出雙峯山，得給我杜天壽留兩招，空口說空話，逼出我雙峰山，勢比登天還難，那位過來，趁早別容我費事，九頭麒麟更聽杜天壽的話，是誠心翻臉，這叫羞惱變成怒，自己也有些按不往火性了，遂冷笑一聲道，杜天壽，你這叫不識賢愚，不分好歹，今夜俠客爺倒要會一會你這對紫金鬮，有甚麼出類拔萃的功夫，九頭麒麟更說話間，就要解下身上穿的難女，天邊大俠錦華一看這情形，不翻臉是不行了，只好各亮兵刃，自己那好讓藍老俠動手，遂一擺天干劍，說藍老俠客何必呢，我鄧華先領教領教，這一翻臉，眼見得兩下就要有一場凶殺，就在這時，猛見西邊堦上，人影一晃，有人高聲喝喊

，呀，兩家且莫動手，何必徒傷兩家和氣，妄動殺機，把這點面子賞給老夫，我給你兩家解此嫌怨，這人是突如其來，不禁全注目要看來人，就見從西寨牆竄起一條黑影，趕到一丈多高，悠悠的往下一落，正落在了杜天壽跟衆俠客的面前，衆位借着燈籠火把之光一看，只見這人年約六旬光景，身形瘦小，體格矯健絕倫，兩眼神光射人，身穿灰色夜行衣靠，灰絹帕包頭，愈顯得一派沈重正氣，只見他左臂抱着一枝三尺六的竹竿，這枝竹竿足有食指粗細，羣賊全不認的這種兵刃，暗中交代，這根竹竿，在三尺四長的那一節上，有一道凹槽直通到手把處，這顆竹竿有暗簧，只要手按到暗簧，嘎吧一聲，立刻從竹竿裏出來一口利刃，可是這種利刃，非常厲害，乃是純鋼孩兒鐵打造，雖說不能切金斷玉，削鐵如泥，可也够比平常的兵刃犀利，況且又是隱藏在竹筒之內，其名雖曰竹筒，原來也是鋼鐵鑄成形同竹節，名叫八寶合竹紫金刀，若是平常人動手決不撞動，按下這些閑文，不在話下，且說這位突如其來的老英雄，在當場一站，真是不怒自威，向杜天壽抱腕當胸道，杜寨主，可認得老朽麼，回頭又向這邊拱手道，藍諱二位老英雄怎麼深夜之間，竟到雙峯山遊花嶺，敢是有甚麼公幹麼，九頭麒麟叟藍昆在一邊還沒看出是何人來，此時這一答話，立刻看出，來者刀是名震江湖道的大俠九首長，仙猿楊懷揚九賢，此人掌中一柄八寶合竹紫金刀，真有神出鬼沒之能，在江湖道上很作些驚天動地之事，今夜竟也來到雙峯山，這倒機緣湊巧了，當時可不便答話，遂只拱手答禮，那

馬天壽，不認識這位大俠，當時也只好抱腕拱手的說道，尊駕恕我杜天壽眼拙，不記憶尊駕尊姓大名了，九首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自己報了姓名，杜天壽道，原來是楊大俠到了，久仰大俠名震四海，江湖道上仰望大俠如皓月當空，今夜竟光降敝山，杜寨萬分榮幸，九首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道，杜寨主過獎了楊某路經貴山寶寨，聽得晝夜之間，一片喊殺之聲，不知何故，故此冒昧進山，寶覺魯莽，說到這又扭頭向九頭麒麟雙藍昆道，老英雄等全是成名露臉之人，有甚麼事不可忍，竟與杜寨主傷了情面，可否把此事相告麼，九頭麒麟雙藍昆道，楊大俠，可問杜寨主便知此事的起初根源，九首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向杜天壽問兩下反目原由，杜天壽還是一口咬定了八卦莊鄧華，實在想霸佔雙峯山蓮花嶺，無法下手，才造作這些蜚語流言來，誣陷雙峯山，實是血口噴人，如今又弄了這些贓證，不過爲是教我杜天壽在江湖道不能立足，好遂他們的貪心，當時杜天壽一片強辯奪理之言，天邊大俠鄧華一聽是十分可惱，九頭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遂回轉身來，向天邊大俠鄧華道，尊駕就是八卦莊鄧老俠客麼，天邊大俠鄧華道，老朽正是鄧華，楊九賢道，聽杜寨主之言，說是老俠客等近於侮辱，老朽也是久走江湖道來到蘇州府，也聽得道路傳言，趙家村蘇趙兩家女兒，被山賊所搶，生死不知，楊某是對於雙峯山蓮花嶺，早已有耳聞，不捨不奪，真稱得起沙子裏澄黃金，綠林道的好朋友，這位瓢把子在蘇州府，真是驚而賽，這件事要聽道路傳言，恐怕難免誣枉，我們在江湖

勝英金刀會七義 卷十

道上行俠作義，還得我們俠義道的天職，只可我們要臨事必須慎重，不要冤屈了良善，豈不把俠義二字失了麼，據楊某看，杜寨主身為雙峰山的總轄寨主，決不能縱容手下人作這種傷天害理，人神共憤，天地不容的事，老英雄要還是仔細的調查，不要誣枉了杜寨主才好，天邊大俠鄧華道，楊大俠，你這番話是金石良言，我們兩下無仇無恨，豈能故意與他爲仇，此事我已經費了這些日的工夫，才把這證據搜着，杜大寨主白璧無瑕，無奈他耳目不週，才被他外四寨寨主所！這種傷天害理之舉，我們在地穴中把兩位貞節烈女救了出來，兩個惡人杜秀馬龍，還在地穴中，我們也留了暗記，不殺他兩人，就是爲留他兩人的活口，杜寨主自管把他兩人傳了來對質，果有一字虛，我鄧華情願引頸就戮，死而無怨，如今杜寨主竟以惱羞成怒，護短袒私，置天理循環於不顧，要仗着雙峯山人多勢衆，要把老朽等，困在山內，以圖殺人滅口，似這種行爲，是否應該，楊老英雄請接公理給我們講論，倒是誰是誰非，當時天邊大俠鄧華侃侃而談，真是理直氣壯，把話說完，九頭長臂仙猿楊懷揚九賢，不住的點頭，隨向杜天壽道，杜寨主，這就是了，事實俱在，並非杜寨主之錯，不過是部下弟兄所爲，杜寨主何必代人受過，杜寨主不必再顧惜他們，免得把自己的威名，也說送在他們之手，把他們按着山規處置，以儆將來，將蘇趙兩家的姑娘，雇兩乘轎子送回，貞節不失，是雙峰山之福，那麼一辦，準保是兩全其美，杜寨主的瓢把子，絕不能被綠林道輕視，杜寨主你就不必遲疑，我在江湖

道上交朋友，決不能言不應點，請杜寨主採納愚下的忠言，我楊九賢拿個人的信義來担保，杜寨主你還不信嗎，當時九頭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是實在本著息事寧人之意，爲兩家息合事，那知這杜天壽是越想越疑心他們，這是通同作弊，絕不是恰巧趕上的，這麼一想，是尤其不能承認了，遂冷笑一聲道，楊大俠，你這番美意，我杜天壽領情，別的事我全能從命，惟獨這件事我不敢領命，楊大俠，你既然知道我們是沙子裏澄金綠林道的好朋友我們焉能作出這種不法事來，這種臭名加在我們頭上，我們怎能再容忍，我們真要是作了這種事，我杜天壽不等衆位英雄問到我面前，讓我太以的把臉面喪盡，若是我手下真才種淫徒，衆位到我雙峯山來，我不等衆位開口，就得把他們人頭全獻上來，我杜天壽扞手一走，江南道上決沒有我杜天壽立足之地，事情辦到這時，衆位這麼動壓力，來讓我承認，我杜天壽若是這麼認了，讓江湖道上的朋友也太看我杜天壽辱弱無能之輩了，拋開了今晚，衆位點我甚麼我應甚麼，就是認死罪我也不含糊，杜天壽推得一乾二淨，九首長臂猿楊懷楊九賢，不由冷笑一聲道，杜寨主，你倒推得乾乾淨淨，只怕未必由得你吧，事實俱在，贓證分明，你還這麼狡展，只怕你未必能比這麼乾淨，杜天壽道，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你這麼事不甘已事強出頭，是要自尋煩惱，九頭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說道，楊某自入江湖，好管他人不平事，我是路見不平，就要干涉，只憑公理二字走遍天下，未曾錯過一步兒，雙峯山之事，是犯了江湖道上

衆怒，我怎麼管不着，杜天壽道，楊九賢，你太以狂傲無人了，杜某頗有些不服，你要想令杜某心服口服，你得讓我杜天壽看點甚麼，楊九賢冷笑一聲，杜寨主，你要楊某留點甚麼，却也不難，曉得老朽我掌中這條兵刀，我輸了把這顆人頭給你留下，你看如何，杜天壽道，你若贏得杜某掌中這對鏢，我情愿到案打官司，有天大的事，有我杜天壽担承，楊九賢道，君子說話，杜天壽道，如白染皂，楊九賢道，若有反悔呢，杜天壽怒叱道，若有言不應點，出言反復的，是匹夫之輩，楊大俠冷然一笑道，我深願不肯甜言，咱們是各本着俠義道的威信較量功夫，你我是只有從功夫上分輸贏定高下，不過現在我們既已約定，鄧老俠客的事，有我楊九賢一人担承，蘇趙兩家的姑娘，應當先送出雙峯山，我想杜寨天身爲一山領袖，別無異言，定能聽從楊某所請吧，杜天壽道，我杜天壽堂堂奇男子，豈肯與婦人女子爲仇，楊大俠自管派人送走，決不阻攔，當時這位杜天壽是既然允許，令蘇趙兩家姑娘出雙峯山蓮花嶺，這類事情，是各有各的心腸，杜天壽深知這般俠劍客，全是精於技擊，各有超羣的絕技絕頂功夫，若湊在了一起，很是可慮，正想把他們力量分散開，聽楊九賢一說，是正合他的心意，這位楊大俠，是想着捨死忘生担驚受怕，就是爲搭救蘇趙兩家的姑娘出險，只要把兩家姑娘救出去，就好放手跟他較量了，當時這兩下裏，各有各的心腸，杜天壽這一答應讓送兩家姑娘出雙峯山蓮花嶺，楊九賢是回身向老俠客等道，衆位先保護着二位姑娘走吧，這裏事有我楊九賢一

人担承衆位母容顧慮，鄧華，屠天瑞，于雲，李白，這四位是那肯就走，想要請藍昆譚霜老二位，背着蘇趙兩位姑娘走，三俠跟李白，與雙峯山一決雌雄，楊懷楊九賢，向老俠客等示意，無論如何，得先保兩位姑娘離龍潭虎穴要緊，衆位見楊老俠客情義諄諄，絕不是虛僞客氣，衆位想着憑老俠客的身分，諒還不敢爲羣賊所制，按這種情形，也似乎得先救兩位姑娘出險，老俠客等一想，我們出雙峯山，沒有多大耽悞，倘若這位楊九賢被羣賊所困，我們趕緊趕回來，搭救老俠客也還不遲，自己拿定了主義，這才向楊九賢道，老俠客，多多慎重，我們去就去來，這位鄧華頭前引路，九頭金絲鬚等，兩旁保護着，這才一同往前撞，那知這一干俠劍客，只闖出外四寨，即被包圍，這才是杜天壽毒謀詭計，要把衆俠劍客一網打盡，暫且按下那藍昆等被困不題，且說楊九賢，見羣賊越聚越多，羣俠往前寨已走，楊老俠客這才抱定了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對面一抱拳道，杜寨主，適才既已約定，有甚麼可賜教的，我楊九賢聽命，杜天壽道，老俠客既肯這麼看的重我杜天壽，我焉能够不從命嗎，杜天壽剛說到這，身旁突然有人高說道，瓢把子何必多費言辭，待小弟把他打發回去吧，杜天壽一看，正是二寨主追星趕月誠地太歲王春王天倫，一幌雙頭漆金趕轆槌，縱身形竄在當場，用右手一指楊九賢道：楊大俠，你身爲俠義道，竟敢這麼不通人情，竟用強力來壓迫我們，你太看我們雙峯山無人了，楊大俠是怛然說道，王寨主，你這話說得太覺無理，你說壓迫二字，我楊九賢懂的俠義道

焉能把公理二字拋却，雙峯山搶擄良家婦女，這麼倒行逆施，難道還合公道天理麼，說到這，二寨主王春王天論道，楊大俠，現在不必多費言辭，咱們是兵刃見輸贏，你只管進招，只要勝的了寨主爺雙頭漆金趕轆槌，任憑你處治，勝不了寨主爺，那就休想這我雙峯山蓮花嶺了，九首長臂仙猿楊懷楊九賢，亮八寶合竹紫金刀，把門戶一立，二寨主王天論，也把雙頭漆金趕轆槌一舉，走行門邁過步，兩下裏這一搭上手，楊九賢這柄寶刀沒有認識的，只就外面看是一只竹竿，不把招數用上，見不出這柄兵刃的厲害來，只要一把握數用上，暗按崩簧，立刻竹筒內的寶刀刀子露出，就讓你橫練的功夫，也擔不了他這種兵器，這二位性如烈火，立刻進步欺身，雙頭漆金趕轆槌，是一點楊九賢的面門，楊九賢不躲一架，往左一恍頭，果然躲開了，二寨主王天論跟着後把往前一翻，隨即奔那楊大俠的左脇點來，這位楊九賢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外一搪，那王天論一見這位楊大俠的兵器，不過是平常而已，心裏竊笑，憑一個名震江湖道的大俠客，竟便換這種兵器，最厲害不過是鋼鐵打造的假竹竿而已，我王春要讓你走的了二十回合，就算我這二把交椅的寨主虛有其名了，我的雙頭漆金趕轆槌，在綠林道之中，虛有其名了，自己這一拿定了主意，遂把八寶合竹紫金刀看成了廢物，自把趕轆槌招術一緊，立刻把這柄趕轆槌施展的上下翻飛，如萬窠金蛇飛舞，九首長臂仙猿楊懷，知道他這柄趕轆槌分兩重，自己的兵器，不敢隨他雙頭漆金趕轆槌砸，自己施展，小巧之藝，跟王天論是滑

戰，只用竄，縱，跳，躍，閃，展，騰，挪，挨，幫，擠，靠，縮，小，棉，軟，巧，竄高蹤矮，全憑腕跨肘膝肩，這種柔軟功夫施展出來，身形輕快絕倫，更兼掌中的這顆竹竿刀，又是劍術，把這位二寨主戰得有些眼花擾亂起來，王天論身形並非慢，今夜跟大俠楊九賢這一比較功夫，立刻分出功夫的強弱來，兩下走到三十餘合，二寨主王春可真急了，趕轆槌一招緊似一招，一式緊似一式，又走了五六會合，二寨主的趕轆槌一槌斜插楊柳式，奔楊九賢的右手就砸，那楊九賢的身形一矮，嗖的蹤在他的左肩頭之下，竄了過去，招名巧燕穿林，身形捷快，王天論再想趕過來動手，自己那有那有麼快的身形，可是自己沒轉過身來，竟有替自己動手之人到了，在楊九賢腳沒站穩，斜刺裏竄過一名匪首，劈頭就是一刀，好厲害的賊人，手黑心狠，連言語也沒言語，這一來掩在二一個，准得被他的刀剝上，這位楊九賢，竟自一偏身，刀已劈空，楊九賢住前上一步，這根竹竿往前一領，在這賊人的頭上一恍，這名賊人正是東四寨三寨主，玉芙蓉崔慶。此人乃太倉三鼠，人義鼠崔通的伯父，現在雙峯山執掌東四寨，第三寨，見二寨主滾地太歲王春不能取勝，自己有些不憤，心說就憑二寨主以往是多大的名頭，而今是竟連這麼個手拿竹竿子的全戰不過了，自己是亮兵器縱身過來，正趕上楊九賢，往前一蹤身，玉芙蓉崔慶是擡頭蓋頂就是一刀，楊大俠往旁一閃身，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前一領玉芙蓉崔慶的眼光，崔慶見刀已劈空，往上一封，那知楊大俠那是虛招，立刻往回下一場身，

把那八寶合竹紫金刀往那玉芙蓉崔慶的腿上一搭，一按崩簧，刀子已竟出來，斜壓着一刀傷了那崔慶的右腿，楊大俠恨此人過於恨毒，在刀鋒已入了骨內時，往回下一剄時，只聽得嘖嘖一聲，崔慶這條腿就算廢了，原來這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在一尺三以下，有五十六個鋸齒，專能傷筋剄骨，楊大俠的天性，不妄殺戮，輕易不肯用這鋸齒傷人，這時是怒火中燒，顧不得許多了，當時玉芙蓉崔慶這一栽倒就地，那會不疼痛欲死，崔慶疼的一路翻身，竟自暈了過去，玉芙蓉崔慶就在這一倒地上，有他胞弟崔堂，見兄長受傷，自己一壓刀，飛身縱到了楊九賢的身後，用足了力量，往楊大俠的背上劈來，這位楊大俠覺得背後金刃代風的聲音已到，自己忙一場腰，用鷄子翻身，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後一撩，那崔雲見刀已劈空，自己心抽招換式，那知只在這剄那間，楊九賢是往上一撩，不實找崔堂的刀鋒，却用順水推舟，往下微一場腕子，趕到崔堂再想往外磕楊九賢的寶刀，那裏來的及，自己惟有斜身往下一伏，是一個敗式，楊九賢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下一合，立刻右腳飛起，嘖的正踹在了崔雲的身上，嘖嘖的來了個嘴啃地，楊九賢往前一換步，見那二寨主王春王天論已到了身旁，趕轆槌走空，自己欺身進步，八寶合竹紫金刀是毒蛇尋穴，往王天論的丹田穴點來。王天論後把往回下一帶，往外藉勢一推，想找楊九賢的兵刃，只要是讓他的趕轆槌兜上了，立刻准能把你的兵刃給磕飛了，他是這麼想替，這可由不得他了，這位楊九賢是成名的俠客，平常的跟他動手，沒有能在他手下

定約二十四合的，不過這位二寨主王天論，植又是一件寶刀，更兼當年實受名師指點，所以武功實不弱，這柄趕轅槌施展開，實有神出鬼沒之能，楊九賢跟王天論戰到四十餘合，自己暗「思索，只他一人我就不能取勝，我還想出雙峯山麼，自己想到這，不能不施展絕招下絕情了，明明是一根竹桿，却施展的是一百二十八手潑風刀法，令旁觀的全有些莫明其妙，不過適才玉芙蓉崔慶受傷受的是刃物之傷，決不知道他竹桿內，暗藏利刀，楊九賢，自己把自己的絕招全施展出來，嘎嘎的一連就是連環十二路砍法，趕到用

到第二路神鷹探爪白鶴抖翎，這兩式是連環招術，王天論這一把那雙頭漆金趕轅槌的招術用舉火燒天式，一時收不回來，楊九賢是招數太快，立刻撥草尋蛇，一掃王天論的下身，楊九賢是將身一縱，旱地拔葱式，拔起來有四尺餘高時，趁式把兵刃往外一展，立刻手指一按崩簧，二寨主的雙足，跟着就要被楊九賢給廢了，楊九賢不願下絕情施毒手，遂微然一慢，八寶合竹刀，正削在了王天論的靴底上，王天論往下一落，身形一慌，自己知道右足被削，驚得一身冷汗，自己略一怔神，抬左腿看了看，楊九賢一抬腿，踢在了後背上，立刻身形站立不穩，騰匕匕斜退了兩步，竟栽倒地上，楊九賢往旁一撒步，嘿嘿冷笑一聲道，原來就是這點能為，實在令我楊九賢，見笑不盡，楊九賢話未落聲，從賊隊中躍過一人，高聲喝喊，聲若沈雷，年在三十上下，生得相貌魁巍，面如鍋底，黑中透亮，兩耳掃帚眉，一雙大環眼獅子鼻，四字口，壓耳兩撮黑毛，手使一條竹節

鞭，來到了楊九賢面前，厲聲說道，姓楊的，你不用耀武揚威，今日雙峯山有你沒我，決不能與你善罷干休，你把我外四寨糟踐苦了，血口噴人，還誣我外四寨全是淫徒，教我們在江湖道上見不得朋友，沒有別的，咱們分個強存弱死，真在慢亡，楊九賢冷笑一聲道，這一說尊駕也是外四寨的寨主了，尙沒領教尊姓大名，這位寨主答道，你家寨主姓李名虎，人稱鐵面天王，知道你家寨主爺山厲害，趁早與我們總瓢把子陪禮，免得惹殺身之禍，寨主爺鞭下留情，任爾逃生，不聽寨主爺良言相勸，管教你悔在目前一楊九賢道，無名小輩，也敢說這種狂言大話，你是活膩了，有本領是管施展出來，你家俠客爺見識見識，鐵面天王李老虎往前一上右步，說了聲不識抬舉，舉鞭劈頭蓋頂就打，楊大俠微一偏頭，竹節鋼鞭奔左邊眉頭旁往下一落，楊大俠腹式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前一展，立刻往鐵面天王李老虎的小腹點來，鐵面天王李老虎見招數用空了，人家的兵力到了自己左脚往右一撤，竹節鋼鞭再底撈月勢，往上翻起，打算把楊大俠的兵刀初磕飛了，這位楊九賢身手有多麼快，見鐵面天王李老虎的鞭到，倏然一翻腕子，用金絲纏荷葉，八寶合竹紫金刀反倒翻到鐵面天王李老虎的竹節鞭下，正傷李老虎的腕子，這一來李老虎趕緊抽招換式，兩下裏分而復合，二次遞招，鐵面天王李老虎恨不得一鞭把楊九賢打爲肉泥爛醬才好，這位楊九賢施展小巧之藝，故意的與他潑戰，把鐵面天王李老虎戰得火起萬丈，這一暴燥，立刻身上見了汗，手脚也顫着笨了，楊九賢一看，足可下手了，手底下的招術一

緊一立刻是噶叱一連就是三招，用到第三招是推窗望月，那鐵面天王李虎，用竹節手轉往外一封，楊九賢却用了一手倒轉陰陽，只用八寶合竹紫金刀，往鐵面天王李虎的左肋上一點，立刻把李虎疼得扔鞭，捂着肚子逃了回去，楊九賢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左手一交，說了聲杜寨主，不是我楊九賢說這樣狂言大話，像這種無名小卒，趁早不必過來跟楊某動手，免得多給杜寨主丟醜，楊九賢剛說了這話，尙沒落，就覺得一股子寒風已到了腦後，說聲不好，往前一場腰，縮頸藏頭，只聽得噶噶叱的一聲響，一隻鋼叉落在了石道上。楊九賢在叉落地時，已然旋過身來，瞥見離自己所立一丈七八尺遠，有一賊人，面向自己又連着抖手，只見上頭一隻明恍惚的叉，奔自己哽噎咽喉，下一隻叉却奔自己小腹打來，楊九賢見叉臨切近，猛的一斜身子，讓過叉頭，伸手把叉抓住，第二隻叉也到，楊九賢用右脚向他身一踢，噶噶叱叉落地，楊九賢厲聲喝道，鼠輩欺我太甚，你敢暗算俠客爺麼，你家俠客爺是來而不往非禮也，鼠輩教你長長見識，學學俠客爺打鏢之法，說到這陡轉身形，突然說了聲打，這個打字一出口，跟着右手一揚，那暗算楊九賢的玉面喪門喬斌，手下是非帶快，自分此次把楊九賢傷了那知仍落了個書餅充飢，此時見楊九賢竟用鏢，反要來打自己，往前一上步，要縱身過來動手，楊九賢這一喝聲打，竟自一揚手，玉面喪門喬斌見楊大俠抬手時是奔上三路打來，趕忙一場身，想可以閃開了，不料楊九賢是虛恍，鏢仍扣在他掌上，玉面喪門喬斌心說，這一定是不會打

鏢，暗中交待，玉面喪門喬斌這小子，是脂油蒙了心，混到家了若是不會打鏢，那能接又，這一輕視楊九賢，險些把他自己的命送了，且說玉面喪門喬斌這一藐視楊九賢，這時楊九賢激轉身形，一聲喝咳打，這個打字出聲，鏢隨着喊聲，打出來，玉面喪門喬斌這次是仍舊是虛招，往前剛要長身，鏢已到了，再想躲那來的及，撲哧一聲，打在右腿腋子裏，嗚呀了一聲，栽倒在地，立刻在地上三路翻滾，這時楊九賢是微微冷笑一聲道，小輩，這總教你知道俠容爺的厲害了，那受鏢傷的喬斌，被喪兵等救了回去，杜天壽的臉上十分不掛，自己捧銀裝鋼就過來動手，三寨主活閻王屈天祥大叫，大哥何必你親自動手，小弟不才，願戰這老兒，活閻王屈天祥縱身過來，八寶紫金閃電開龍棍一擺，大叫楊九賢你竟敢在我雙峯山耀武揚威，三寨主要領教你有多大本領，楊九賢見三寨主身高八尺，虎背熊腰，赤紅臉堂，兩道掃着眉，一雙大環眼，獅子鼻，血盆口唇旁邊長兩隻虎牙，頭戴黑色八楞抽口壯士帽，上襯十八盤紅絨球，身穿藍色的綁身短靠，下襯藍色緞兜襠滾褲，白絨繩勒十字絆，倒疊蝴蝶藤花扣，一扎寬的的藍色的英雄帶。上面滿綉花活，足登青緞薄底快靴，精神飽滿，相貌威嚴，往那一站，真够個山王的身分，楊九賢一看他掌中那條兵刀，就知不是平庸之輩，只見那條棍，有小茶盞口粗細，通身是烏金打造，花紋是一條盤龍，這條盤龍雕刻得非常精工，看形是總有四五十斤重。楊九賢認定此人是勁敵，遂向這位二寨主道，尊駕為本山首領，出言這麼不訓，楊某不

才，願領教一二，活閻王屈天祥道，不必多費言辭，我們雙峯山蓮花嶺場天大禍事，由我活閻王屈天祥與你到案打官司，你若勝不了你家寨主，出雙峯山勢比登天還難，楊九賢道，我們功夫上分吧，說話間兩人把門戶一立，那活閻王屈天祥是毫不客氣，竟沾住門戶，這位楊大俠見他這麼無禮，自己毫不怪他，遂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左臂上一抱，立刻把門戶一分，兩下裏走形門躍過步，往前一上步，各自是要在人前顯瑞，驚奪尊，活閻王屈天祥往前一上步，八寶紫金閃電龍棍是往楊九賢門一面幌，虛着一步，跟這橫掃千軍，閃電龍棍奔楊九賢的右脇打來，九首長臂仙猿一提腰，躍出足有一丈多高，往下一落，已出去有七八尺多，活閻王屈天祥一個怪蟒翻身，單手掄棍，烏龍擺尾，楊九賢用輕功一提氣，腳下一點已到了那活閻王屈天祥的身旁，掌中的八寶合竹紫金刀，斜着往外一展，奔屈天祥的左肩打來，活閻王屈天祥一領鬧龍棍，右手往上一抬，借力要崩楊九賢的八寶合竹紫金刀，楊九賢抽招換式，用巧女穿針，奔那活閻王屈天祥的小腹點來，活閻王屈天祥是左手一擺鬧龍棍，用黑虎捲尾，一點楊九賢兵刃，楊九賢刀往回下一領，反臂用兩打梨花，向活閻王屈天祥頭上掃來，兩下裏是各展所學，活閻王屈天祥這條棍，實受名人傳授，高人的指教，乃是少林棍法中的一百二十八手天魔棍，靈點，推掃，攔，躡，壓，退，坐，棍法八字訣，不練到火候純青，若是在稍微忒夫弱一點的，決逃不開他的棍下，楊九賢這枝自傳的兵刃，暗合劍術刀法點穴秘

爐，招數施展出來，真是與衆不同，以輕，靈，迅，捷，巧，快，圓滑見長，真似飛雁，身形手法這份輕快，就比那活閻王屈天祥勝着幾分，兩下裏戰到四十餘回合，活閻王屈天祥八寶閃電鬧龍棍，不論怎樣快，決沾不着楊九賢的兵刃，自己心裏急，恨不得把楊九賢一棍砸爲肉泥爛醬才好，當時這一急燥，未免貪功冒進，楊九賢故意的把招數一慢，微露破綻，活閻王屈天祥見有隙可乘，遂用太公鉤魚，虛往楊九賢的胸前一點，楊九賢往外一封，活閻王屈天祥他仍變招，是黃龍轉身，這一棍是撩陰棍，非常厲害，楊九賢不慌不忙，見棍梢已到，左腳不動，用跨虎登山右腿往左一抬，身形是自然往左倒去，棍是貼着楊九賢的後跨往上翻起，楊九賢知道這期間不容髮之時，自己這時若不進招，容他援手，他的棍稍不用變式，只輕往背上一點，自己准待躺下，因爲自己神了跨虎登山式，是一脚着地，楊九賢倒轉陰陽，竹節寶刀往左一展趁此時一按崩簧，暗刃的刃子，已突出竹竿，撲的正削在活閻王屈天祥的右臂上，往回下這一帶，右臂被劃傷，道血槽，活閻王屈天祥一個敗勢，猛力一反身，躍出足有兩丈多遠去，兩手把住了右臂，沒容血流出來，自己趕緊退下去，立刻的羣賊無不駭然，四寨主單臂托天賽竊王尹永，捧畫桿描金旛就要動手，旁邊有人高叫四寨主不要動怒，有事弟子服其勞，割雞焉用宰牛刀，待我燕窩要他的人頭獻與寨主，當時四寨主一看，正是玉面賽羅成燕窩燕廣才，頓五鉤亮銀槍過來，一句話不答，跟楊九賢動上手，兩下裏動手時，是各安誰也

不肯退讓之心。因為這玉面賽羅成，自己雖然不知道國家業主，可是自己今天決定了要用十二枝弩箭來勝楊九賢，所以一照面就是拚命來的，楊大俠倒也不敢大意了，所以是謹慎着應付，按兩下裏的身分可差多了，不過被玉面賽羅成燕寶正在青年，憑着一團勇氣，更兼掌中的五鎗亮銀槍，也真受過名師的指教，實下過功夫，今晚跟楊九賢能走上二三十個照面，玉面賽羅成燕寶一槍快似一槍，一式緊似一式，走到了二十多個照面，燕寶雖把一身本領施展出來，怎奈楊九賢這口八紫合竹形金刀，是另有一種絕妙的功夫，所以燕寶只是不能佔上風，自己心中一急，遂虛點了一槍，一扭頭往旁一躍身，往旁躍出足有兩丈五六去，楊九賢知道這個玉面賽羅成燕寶十二枝弩箭，箭無虛發，自己遂加了小心，這時見他這一敗走，就知他是要用器暗器傷人，果然楊九賢故意喝聲那裏走吧，燕寶一見那楊九賢追了來，遂翻身一低頭，左手任背後一拉千斤，立刻間嗖嗖比連着就是四隻弩箭，一枝奔咽喉，一枝奔左肩，一枝奔右肩，一枝奔小腹，任你多快的身形，也要被弩箭所傷，楊九賢幸而早防備到了，弩箭一到，是先入八寶合竹紫金刀撥打，再一閃身，已然把四枝箭閃開，那知燕寶絕不死心，第二次一壓千斤，嗖嗖比又是一連四箭，楊九賢這次一聳身，躍起足有兩丈高，立刻又算把他的箭躲過，兩次讓燕寶竟是在用了心機，空勞打算，白用了八枝弩箭，依然沒把九首長臂仙猿受毫髮之傷，燕寶見兩次的箭全用空了，自己是實在急了，見楊寶身形往下一落，喝問你往那裏走

，就在這喝喊聲中，一連兩哈腰，跟着又取出四枚箭，齊射出來，楊九賢躲到最後一箭，自己腳下一點，飛身躍到了燕寶面前，用八寶合竹紫金刀，往燕寶胸前一點，燕寶原是倒提着槍，它沒閃，遂只好往旁一閃身，那楊九賢往後一兵刃，本是虛實並用，你若是封閉慢了，他的招數就算用上，你若是能拆這一招，跟着抽招換式，用倒轉陰陽，一個猛翻身帶兵刃，急急猛着轉過來，這條竹竿，正奔燕寶的左腿就打，明着雖是打，趕到他這招用實了，立刻變了，只用手指一動，把崩簧一按，常時寶刃出槽，現出一寸的刀子，專能傷人於不覺，老俠客是個急勁，趕到這招變了，當時把機關轉動暗刀子現出，就在燕寶的左腿腿肚子上只一推，還算好，沒把腿脛打斷，只往外推，沒往回下，算是把燕寶的腿給留住，要是來回一剝，燕寶九頭長臂伸出來，八寶竹紫金刀上那六十五個鋸齒，就能把燕寶的腿廢了，燕寶左腿一受傷，登登登獨退出三步去，好在雙鉤亮銀槍沒撒手，用槍一拄地，算是沒摔在地上，有勇敢的嘍囉搶過來，把燕寶架了回去，跟着四寨主捧畫杆描金旛過來，向楊九賢道，楊大俠，你這個武勇絕倫，令人可敬，本案主要領教領教，楊九賢道，楊某久仰大名，如春雷皓月，楊某久有奉訪之心了，尹寨主既肯賜教，楊某也多學幾手絕技，尹寨主你這招吧，說話間單臂托天賽霸王，尹永到天壁，把畫杆描金旛一舉，欺身進步奔楊九賢，楊九賢微一揚身，蓄以待，那尹永來到切近，畫杆描金旛，丹鳳勾欄，楊九賢頭上打來，楊九賢一看四寨主這種兵刃，是十分沉

且，可是他力大無窮，使的這麼重的兵刃，輕如無物，楊九賢連接架了兩招，自己暗道不好，我這樣跟他們戀戰，我一個人有多小的精神氣力，他這分明是使車輪戰，我若不想想脫身之策，只怕早晚要落在他們手中，想到這，猛然往旁一縱身，把八寶合竹紫金刀往左臂上一扎，尙未言語，尹永，哈哈一笑道，大約你是知道了四寨主的厲害了，我們是有言在先，決不能逼迫你，這位四寨主話說到這，被楊九賢一擺手道，四寨主，你允少放狂言，楊某連贏五陣，尙不敢說這種狂言大話，你與楊某動手，兩招輸贏未判，勝負未分，你就說這種狂言大話何用，說到這，不去理他，扭頭向杜天壽道，杜寨主，你爲當世英雄，雙峯山的首領，倚仗你的人多勢衆，想用車輪戰法，對待楊某一人，楊某莫說有三寸氣在，教你們趁不了心如不了意，就是趁心如意，楊某也足夠朋友了，我一人担当大禍，令他們完成救貞節烈女的心願，楊某就是死在雙峯山，也落個烘比烈比，只願爾手下這羣寨主們，若是一個個挨次要與楊某較量，何時是了，那時算完，我楊九賢想練一手功夫，跟衆位寨主比試試，豈不較比這麼拚命廝殺強麼，我練出這手功夫來，只要是那能够把我楊九賢較量下了，我楊九賢是認罪服輸，杜寨主你就是把楊某碎屍萬段，楊某自怨經師不到，學藝不高，決不怨寨主爺你手狠心毒，當時這位楊九賢犯話交待完，那杜天壽道，楊大俠，你有絕技驚人，杜某情願開開眼界，你只要你能够壓倒我寨內羣雄，那是你等的福份，自然任你們出雙峯山蓮花嶺，如若沒有驚人藝業，

絕頂功夫，你想出雙峯山，談何容易，實對你講吧，八卦莊三個老兒，已被杜某把他等困住，就教他有托天本領，也難出雙峰山半步，楊九賢忽然大悟，當時明白杜天壽在先那麽慷慨，令二老四俠送雙真出雙峰山，原來是暗藏詭計，他是暗中埋伏人了，把二老四俠的分量分開，給圍困起來，這足見他是一肚子陰謀詭計，絕不是行俠仗義的行爲，自己暗中不齒他所爲，可是自己此時不便跟他口角這些事，遂向杜天壽道，杜寨主，楊某沒有甚麼驚人本領，絕頂的功夫，不過江湖道上賣藝之流，練些騙人錢財的把戲而已，因爲自幼連用氣功，尙主知果有多大掌力，請寨主不要見笑，楊某方好獻醜，杜天壽道，楊大俠，絕藝要怎樣練法呢，楊九賢道，楊某想要用單掌擊石，不過得求寨主賞一塊巨石，以試掌力，杜天壽道，請楊大俠到聚義廳練這種絕技吧，楊九賢道，杜寨主，其次在下既然願意較量絕藝，以死生爲賭注，倘若沒有驚人的本領，特願自行就縛，連八卦莊四俠及二老叟，全聽憑杜寨主處治，現在也不必教他們出雙峯山了，只要我能够把功夫練到了，想杜寨主決不能失信於我等，杜天壽道，自然得請回諸位俠客，隨即傳下令去，請八卦莊的四俠，及九首麒麟藍昆，九頭菊花叟諱霜這六位，到聚義廳相會，這一傳下令去，暗中却又派人通知各寨主，是趕緊的撤隊，可是只准撤圍，不准撤防，這裏杜天壽率帶各寨寨主，陪着那楊九賢來到聚義廳前，這裏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照照如同白晝，各寨主全率各隊，在東西兩廊下伺候着，所有的各寨的精銳，全聚在大

裏，杜天壽是向楊九賢說道，楊大俠，單掌擊石，久聞楊大俠你有絕頂的功夫，只不知楊大俠能開多大的石頭，大俠請看，那方未雕成的階石，可否應用，這要是不通用，請楊大俠到後寨，自己去挑揀，那裏正起蓋後寨，石柱石礎均現成，楊九賢往月台旁一看，只見那裏放着一塊條石，大約是預備着作階石，或是柱石之用的，定是因有八寸不合式，竟棄置一旁沒用，這塊石長有四尺，厚有二尺，寬有二尺二寸，楊九賢點點頭，心說我若不用這種沒人敢用的，焉能鎮得住羣賊，遂向杜天壽道，杜寨主，不用費事了，就是他很好，杜天壽吩咐嘍囉們趕緊把這塊條石搭到階下，嘍兵們答應一聲，過來四五名，才把這塊條石搭了過來，這一來，羣賊的目光全聚在這兒，全都十分驚異，因為歷來用單掌開石，沒見過能拍二尺厚的，這實在少見，楊九賢見八卦莊的四俠二老也回來了，楊九賢一看，這倒好，一位不短，可是一位也沒走脫，可見雙峯山是虎穴龍潭一般了，看起來，杜天壽是鬼計多端，實在難惹了，自己向老俠客等一拱手道，衆位來了正好，老朽不才，願顯絕藝，這麼較量，不比動手廝殺強麼，楊大俠一說此話，九頭麒麟叟藍昆，嘴裏說着好，心裏可暗暗驚異，心說九酋長臂仙猿倒是有這手功夫，只不過若用這麼厚的條石，就是鐵沙掌練到家，也未必能開動了，倘若力用過了，石堅難開，老俠客定要死在這手功夫上，藍昆心裏雖則這麼想着，可是不能說出口來，因為楊九賢既敢說就敢練，或許能行，也未可定，若是人家真能够練的到，我豈不是替他無故擔憂嗎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願老俠客能夠如愿才好，則不獨我們出雙峯山不費吹灰之力，足令賊子們拜服一世，藍昆想到這，遂說道，願老俠客掌下成名，我等亦沾光了，九首長臂仙猿也一拱手道，老俠客們不要誇講，不定練好練不好，自己趕忙迴身向杜天壽這邊一看，只見靠左首多了兩名賊人，正是那罪魁惡首杜秀馬龍兩人，一個缺鼻子，一個缺耳朵也站在那裏，這一來楊九賢到好講話了，遂向杜天壽道，杜寨主，請看，這塊條石就是老朽試掌之處，杜寨主不要見笑，這可不算甚麼真貫功夫，我楊九賢說句狂言，不論那位能够把這塊條石照老朽的樣兒擊開，我們兩下裏，也就不必再爭以前的事了，我們是認敗服輸，情願束手就縛，聽憑杜寨主處治，杜天壽認定了不論多大本領，也不易於拍碎了，這種二尺厚的條石，就是千斤之力也開不動的，遂朗言答道，楊大俠，你只要有這種驚人的藝業，絕頂的功夫，我們沒有別的，外四寨搶架良家婦女身犯淫行，江湖道上容與不容，我杜天壽毫不介意，也不管他四人冤與不冤，把他四人交與楊大俠帶着一走，我絕不阻攔，任憑官辦私辦，我杜天壽決不聞問一字，這麼辦，楊大俠以為如何，楊九賢點點頭道，杜寨主若果能這麼委屈求全，楊某佩服不盡，只是當着衆位老少英雄，決不決客，我們是早已約定，各無反悔，杜天壽道，出言反復者匹夫之輩，來，把外四寨家寨主綁起來，真是令出山搖動，一聲令下，誰敢不遵，立刻把杜秀馬龍等全上了綁，立刻算是杜天壽表明心跡，楊九賢向東西兩廊下及背後的老俠客一拱手道

，老朽練的對不對，請衆位多多指教，九首長臂仙猿楊九賢，往那塊條石前一站，說道，來，那位把筆拿一枝來，當時有一名嘍兵，趕到聚義廳中，把墨筆拿來，楊大俠把毛筆接過來，飽蘸了濃墨，向這塊條石上一劃，在當中畫了個黑線，把毛筆又交給了嘍兵，跟着抬頭看了看杜天壽，自言自語道，老朽多年沒練這種功夫，不知還有這種力量沒有，說着話楊九賢微往下一塌腰一伏身，看情形就要拍這塊條石，這時這藍昆等，全十分替楊九賢担心，忽的見那楊九賢站了起來，向杜天壽道，杜寨主，老朽還有一手游戲功夫，趁這時在杜寨主面前獻醜，杜天壽只微微冷笑着，沈了沈氣慢吞吞答道，楊大俠，有甚麼功夫講在當面，楊九賢道，老夫聞得杜寨主這裏起蓋後寨，定然有石柱石碓之類的，請寨主賜一塊，杜天壽道這倒是現成，命嘍兵們把石柱搭一段來，嘍兵去了不大工夫，抬來一段石柱，長有四尺見長，粗有對指多粗，一兩手五指中指合處，因兩指相接，爲圓准一尺六寸，當時這位楊大俠看了看，向杜寨主道，可還有較長一些的麼，嘍兵們答道，有，多着咧，用多長的隨便吩咐，那嘍兵說罷，楊九賢一笑道，你門把六尺多長的揀一段來，嘍兵應命而去，跟着去了工夫不大，那兩名嘍兵從後面抬來一段六尺多長我石柱來，楊九賢見兩名嘍兵，跟七踉七的，壓的一溜歪邪，這就是見這塊石柱分兩够沈的了，至少也有五百斤重，兩個嘍兵把石柱放在了楊九賢面前，筆管直立，楊九賢向杜天壽道，杜寨主，老朽一生無所長，只在兩手上下過幾年功夫，不過老朽可

有言在先，我要用單掌開石，這可算不得甚麼功夫，老朽准知道衆家寨主中，一定會有會的，老朽這不過是班門弄斧，不過各有各的傳授，各有各功夫，開石之力多不同，老朽現醜後，請那位練過的，加以指教，我楊九賢承情不盡，楊九賢說到這，把墨筆要過來，把這六尺多長的石柱，每隔二尺四寸爲一段，畫了三道黑線，每一道的黑線，離的長短一樣，楊九賢畫完了，然後向杜天壽道，杜寨主，老朽用這種微末的小技，（一）寨主面前獻醜，杜寨主多多指教吧，楊九賢把話說到這裏，脚下挪了半步，成爲子午式，身形微塌了塌，兩手輕輕把這塊石柱，放在了那塊條石之上正合矮身場式，左手撫着這石柱，右手成掌式，只見楊九賢，倏然間精神煥發，臉色紅紅潤潤的神氣飛揚，把混元氣提上來上到泥丸，下達湧泉，只用剎那之間，已竟力貫週身，提到上盤，又把鴛鴦氣，運下去，貫到右臂，運到掌上，（二）精神提氣，猛然把右掌往上微抬了抬，沒看出用氣力來，就見往下一落，耳中聽得……的一響，石柱頭一節已斷開，跟着這位楊九賢身形不動，左手只把石柱往右移動，右手隨着起落之間，就聽得……碎……碎……七三聲響過，那石柱已分爲三段，楊九賢掌力施展完畢挺身起立，循着聚義廳月台下，來回連走了四週，這一來，立刻把羣賊全震住，因爲掌力開圓經一尺六的石柱甚爲出奇，只要有那六百斤力氣的，就能拍折，這是牢不可破的規矩，因爲那麼粗的石柱，只能吃那麼大力，絕不是甚麼絕無中生有的事，楊九賢，沒用掌去拍，只用巴掌一切，這種力量，非平常

人所敢比擬，這種巴掌切石，雙峯山羣賊中，沒有一個敢這麼比試的，這一來是已把對賊的輕視之心，減去了四成，楊九賢立刻走了這四週，自己爲是散氣血，歸經絡，暗中交代，楊九賢單掌開石，論功夫施展三成力，祇是能用單掌開這石柱，那知楊九賢，自己是要想用這種絕招來驚羣賊，所以連開了三掌，自己的力可有些用過了，因爲這個，所以在開完了石柱，自己趕緊的得把氣血散開，不多時繞了幾個灣，楊九賢道，杜寨主，這種一文不值的功夫，令杜寨主跟衆位寨主見笑了，那位是慣練這種遊戲功夫的，請來指示老朽，我楊九賢也來看看，杜天壽答道，楊大俠絕招驚人，我們是絕沒有看種本領，請老俠客還是把那條石擊開，我杜天壽預備着恭送衆位英雄了，楊九賢冷笑一聲道，杜寨主，這條石一定是要擊的，這麼大的雙峯山蓮花嶺，竟沒有一位能過來與楊某較量較量，實令我楊九賢不滿，是衆位寨主不肯來指教我楊九賢，我算是驚裏奪尊了，老朽還有一手兒小技，猶其是比開厚石還難，這次沒有別的，老朽練出來，要跟杜寨主你要求，不論那位過來，照着我楊九賢練出來，不能比我楊九賢的功夫深，只要能够跟我楊九賢練的一樣，我楊九賢從此埋名隱姓，找那荒山野谷，人跡不到之處一忍，從此不敢在江湖道上留連了，杜天壽道，老英雄乃是成名俠客，定有絕頂的功夫，驚人的藝業，我杜天壽那能比的了老英雄，切掌開石，已非我等所能，請老英雄明白指示還說的又是那種功夫呢，杜天壽這一問，楊九賢道，我沒有甚麼絕頂功夫，不過江湖上小術而已。

這有現破開的石柱，老朽用他三顆，立成三角，我立在正當中的要氣力氣，三掌把這三顆石柱擊碎，杜寨主看這樣開石頭，可算得功夫麼，杜天壽很爽脆的答道，楊老英雄你果然能够這批石柱開了，我杜天壽讓出雙峯山，離開蓮花嶺，這件事任憑老英雄處置，你把他四人帶着一走，官了私結，任憑你處置，我杜天壽絕不過問，只是老英雄若是擊不開這三顆石柱，那就任憑你自己了，楊九賢一聽，杜天壽居然能說出這番話來，自己急忙答道，我楊九賢若是言不應典，絕不用杜寨主費事，我們……說到我們，自己一想，話不能帶累他人，只要是自己跟他打賭也就是了，遂復說道，我楊九賢若是少擊破一顆石柱，決不再偷生人世，楊九賢話未落聲，九首麒麟叟藍昆，九頭菊花叟譚霜，齊聲說道，我們保楊大俠若是開不了三石，老夫們願隨楊大俠自刎寨主面前，決無反悔，天邊大俠鄧華，九頭金絲鬚天瑞，擒龍手于雲，太白精虹風雷俠李白，見二位老英雄客全跟着掛了東道，以性命打賭，自己也深知這位楊九賢，既敢說出來，就必有這種絕招，自己焉能不言呢，天邊大俠鄧華等齊聲應道，我們願作中證，楊老俠客若不能開這三顆石柱，我們情願將首級獻與杜寨主，這時杜天壽是認定了決不寬貸，所以才取跟楊九賢打賭，楊九賢向杜天壽，及杜天壽左右東西兩鄰下的羣賊一拱手道，那位有這種功夫的自管來練一手，讓楊九賢長長見識，那知說完這話，絕沒有一人答言，楊九賢冷笑了一聲，自己把地上的石柱，揀了三顆，全立在地上，每塊距離着全是一尺六寸遠

按對象是乾三連，坤六斷，依這手功夫，各攝方式，開這種石頭，得用三才氣，內功沒有根基的，不能開這種石頭，還得能運用五氣之力，憑人身的先天羅漢體，再練到了一力混元氣，天罡氣，有生生不已之力，子午氣，有陰陽不測之力，羅漢氣。兩勝有迴天之力，這五氣叫圓了，能打金鐘罩，善破鐵布衫，這單掌開石，實非別種內功所能比擬，所以用這種功夫，只要打出去，定能有驚人的氣力，當時楊九賢，把這三塊石頭擺好成三角式，楊九賢向杜天壽道，杜寨主，我多年沒試這種功夫了，別看說得輕鬆，還未必能練的到，開這三塊石頭，是有三手功夫，我拆大六招的三式，我要用蟒翻身龍探爪豹攪尾，打這頭一塊石頭龍探爪，第二式是蟒翻身，要憑怪蟒翻身之力，來開這第二塊石頭，第三招是豹攪尾，用這手來打第三塊，第三招三掌開不了石頭，我楊九賢就算栽在今夜了，此時東西兩廊下的羣賊，全想看看這種功夫怎麼開法，真要是能够照他所說的練到了，慢說我等沒有那麼純的功夫跟人較量，就連瓢把子也得甘拜下風，這種開石的也不是沒有，可是一尺六的圓週石塊，只二尺四高，單擺浮擱的擺在地上，想還氣功把石頂子一拍，就能把石塊擊碎，這真可說是神力了，不說衆家寨主暗中半信半疑，且說楊九賢向杜天壽一拱手，又向兩廊下羣雄一拱手道，我楊九賢獻醜，說罷這話，立刻把兩膀往下一垂，凝神聚元氣，達丹田，散於四肢，自己這一肅立，那不由的，全疑心楊九賢鬧甚麼玄虛，那知楊九賢這正是一副太極圖，由無極生有極，由大極一點分出

來陰陽兩儀，三才，四象，五氣來，運於腹內丹氣力，全貫上來，立刻將功夫運到右臂，倏然二目圓睜，身形往下一塌，腳下一動，左腳往前一踏，右腳跟着一上步，右手從左臂下往上一穿，正到了第一塊石柱之前，楊大俠此時的眼圓睜，氣血滿壯起來，右手往上一伸，只見胳膊上的筋絡暴露，九首麒麟叟跟九頭菊花叟二位，暗暗吃驚，立刻向天邊大俠擲華道，你看楊老俠客生死就在眼前，他把先後先之力全運在掌上，只憑這一掌之間，石擊不開，他的眼珠是非瞎不可，心血也得傷了，說話間，就見楊九賢右手舉處，（嘿……）的一聲，掌往下一落，立刻轟拍……的一聲，第一塊石塊已碎成了五六段，這時那頭頭麒麟叟藍昆，九頭菊花叟譚相，兩位老叟是實在提着心，趕到楊九賢把第一塊石頭開了，老俠客等一看楊九賢的眼珠子，已竟突出半寸來，那時楊九賢把氣血全貫足了，若是真個的開不了這塊石頭，自己是決難逃活命，這時那杜天壽，及東西兩廊下的羣賊，一個驚得自登口呆，楊九賢當時可是刻不容緩，第一式是龍探爪，第二式是蟒翻身，這是混元一氣之力，掌落下去，石頭開了，跟着一個蟒翻身，身形猛然一翻，全身蹶起，身形是一抱團，起來有一丈五六高，立刻間往下一落，趕到往地上一站，全身一伸張，力又到了掌心，嘿的一聲，開……一聲暴響，第二塊石頭，已竟碎成三四段，石末子子四濺，楊九賢開這第二塊石頭，已竟是覺着非常吃力，事到此時，決不能再顧死活，自己五氣助元，已竟要受了傷，如若臨時一緩氣，再想開第三塊石頭，勢

比登天，楊九賢掌開第二塊石頭，兩眼已覺朦朧，自己講明白是要血貫雙睛，若果然血貫雙睛，只怕自己就喪受失明之慘了，楊九賢自知自己氣力用過了，可是石頭擊不開也得死，還不如死中求活，遂擰住了元神，提住了丹田之力，猛然由左往右一個擰身步，把全身之力貫於兩臂，這第三招豹攪尾，是個急勢，自己若單仗一條右臂就來不及了，遂猛然往前一撲，借這身勢，運掌力，暗中用左手壓右手背，可不敢再憑着拍的力量了，這次用戮力，斜着往石上連切帶戮，碎……的一聲第三塊石頭碎石激出多遠去，東西兩廊下的羣賊，齊聲喝采，聲如潮水一般，九頭麒麟叟等，幾乎不敢看楊老俠客了，只見他頭上的紫筋暴起，血上是變了紫色，兩隻眼珠子，突出睛外，知道楊老俠客不死者幾微，九頭長臂仙猿楊九貴努血打三石之後，自己兩目發矇，心頭發熱，自己心裏可明白，是用過了力，可不敢站住了，雖是眼看不清楚道路也不敢站，順着月台下往東南走去，自己得散一百零八口氣，按天地人三才，每一週走三十六步，每週散一口氣，這麼散完了，才可以把這種危險闖過，二老看得這個，可是身負雙貞，焉能再動，遂向天邊大俠鄧華道，鄧老俠客趕緊扶着楊老俠客，把血散開了，不然怕有性命之憂，鄧華知道這是怕楊九賢栽倒了，自己說了聲曉得九頭金絲鯨屠天瑞，也知道事關重要，二位更不作聲，齊蹠身形，嗖吡的起落之間，已趕上了老俠客，在左右分開，一邊一人把楊九賢的兩臂抓住，這一來，楊九賢不致有閃了，疑義廳地勢太小，用不着走三十六週，可只

按着三十六步爲一週的計算了，鄧華屠天瑞二位左右扶持着楊九賢，如飛的在聚義廳前，遂跟着就散了三十六口氣，楊九賢血歸了經，立刻面色也轉過來神情神立刻和緩了，兩眼的隈珠子，也縮了回去，當時楊九賢向左右二位俠客點點頭道，多謝二位關心，咱們弟兄總算沒裁給他，沒有別的，咱們是找他履行前言，鄧華道，楊仁兄，杜天壽十分狡猾，再有甚麼非禮要求，不要冒然應允，楊九賢說道，鄧老俠客你放心，我焉能上他的牢籠計，跟着來到了月台前，此時所有雙峯山的羣賊，是心服口服，無不驚爲絕技，全都知道楊九賢掌上有這麼大力量，這要是被他的掌打上，還不立刻成扁餅子，當時羣賊全都存了畏懼之心，萬沒有怯着過來，敢跟老俠客動手了，楊九賢抱腕當胸的向前說道，杜寨主，老朽不才已把這微麼小技練過，那位過來，指教指教楊某，杜天壽道，楊老俠客，掌開石柱，令杜某拜服不盡了，楊九賢道，事前有約，杜寨主可能實踐前言，這一來，杜天壽是面紅過耳，自己明知人家這手功夫絕倫，自己不能練，不是適才自己把話跟人家交代明白，決不能出言反復，可是外四寨的四家寨主，這一交到人家手內，自己雙峯山蓮花嶺，再不能呆了，自己這一遲疑，楊九賢道，杜寨主，難道有悔約之意麼，那倒不妨事，當着這些位俠劍客與一般俠義士，及亦山大小寨主，自己說出來不算，也且丟人現眼，杜天壽聞言，遂一蹶腳道，我杜天壽焉能出言反復，來，把這四個該死的匹夫交與楊老俠客，擱隊送客，楊九賢剛說了聲謝寨主的寬洪大量，就見值差的嘍

囉剛要推杜秀馬龍等過來時，忽聽得四寨主單臂托天賽霸王尹永喝聲慢着，扭頭向杜天壽道，大哥，你太以的老實了，他就練了這麼手功夫，就讓他把我們的人帶走，我們也太以的愚弱了，他這三掌開石，掌力倒是實有功夫，不過這種功夫，也不是絕無僅有，他有絕藝，我們雙峯山沒跟他比的了，就得認敗服輸嗎，我們要是練出一手功夫來，把他們較量下了，他也得算是甘心認罪，那才公允，杜天壽道，四弟，所說極是，愚兄思未及此，險些被他所騙，當時單手托天賽霸王尹永道，楊大俠，你三掌開石，實是絕頂工夫，令我們弟兄拜服不盡，不過各有各的本領，絕非他人所能同，尹某不才，也會一手小技，要在楊大俠前獻醜，楊大俠有這麼純的功夫，諒能給我尹永指正指正，適才我們所定的較量的規矩，輸贏之法，我尹永絕不摻與，我尹在袖箭上有一手小巧之技，練上來之後，楊大俠你能够照樣練出來，固然令我弟兄們拜服，就是較量下了，姓尹的決不能說了不算，仍放爾等逃生，這麼辦纔算公道吧，楊九賢見他們出言反復無常，已竟怒不可遏，此時聽他說出這種輕薄之言，越發大怒，冷笑一聲道，尹寨主，不用說些狡滑之言，你只要劃出道來，楊九賢奉陪就是了，你此刻有這一攔阻，再說出萬語千言，我們也不敢領你的空頭人情，尹寨主道，很好，我們功夫上分吧，在下素日最喜歡打梅花袖箭，在箭上倒下過幾年功夫，這打袖箭打鏢，是極平俗的，尹某就用這種俗功夫來較量，諒不致強人所難了，說到那一伸手，從百寶囊中，把梅花筒的袖箭取出來，往掌

中一托、向楊九賢道，我尹永要瀝着這五隻袖箭，在上面這明柱上，嵌上三個金錢，連發五枝袖箭，要全釘在金錢眼內，有一枝打偏了，或是把金錢打落了，我尹永是抖手一走，從此重學技擊再練功夫，若是再見着我尹永在雙峯山出入，我算是大家徒子徒孫。沒別的，只要我把所說的練到了，請楊大俠陪在下練一回，也教我尹永死心塌地的佩服，單手托天賽霸王說完了，楊九賢明知這手功夫不難練到，不過自努血打三石，已把力皆用過了，血貫雙睛，雖則是已竟散開，可是腫人裏的血，並沒有退的那麼乾淨，自己至少也得調養數日，現在比平常眼力大差，要是一比試，是非裁不可，可是這種局面上，那能够失口呢，行不行的也得答應下來，自己剛要開口，背後有人說道，楊仁兄，別一個人把臉全露了，這回讓給劣弟兄，楊九賢一聽，赶忙往旁一側身，回頭一看，正是九首麒麟叟藍昆藍老俠客，楊九賢是老江湖道，有甚麼不懂，光棍一點就破，軸子棒打不回頭，自己深知九首麒麟叟藍昆，這是給自己解圍而來，絕不是與自己爭功，當時忙抱腕當胸說了聲藍大俠請，劣兄焉敢居功，楊九賢趁勢退了下來，原來九首麒麟叟藍昆，此次一回到聚義廳，就知絕不是輕易就得脫身的，楊九賢努血打三石，藍老俠客是提心吊胆，恐怕老俠客把命送在這上頭，赶到功夫練下來，再一答話，那四寨主這一阻攔，九首麒麟叟藍昆暗暗着急，就知道楊九賢固然拿着命來較量了，這一來是絕難和平了解，及至尹永，這一說比武箭射金錢眼，九首麒麟叟急忙的把胸前的蝴蝶扣解開，來

到東廊南盡頭處，那裏沒有賊人，遂說了聲姑娘，暫時避屈略等片刻，爲父收拾了這反覆無常的賊子，咱們好走，藍老俠客忙把姑娘放在了欄桿外，倚着柱子坐好，向九頭菊花更一點手，譚霜譚老俠客趕緊過來，九首麒麟藍昆追，兄弟，你在此略候片刻，保護他姐妹，愚兄會一會道狂妄的賊子，藍老俠，身形一動，已然躍過來，道時正是尹永用話逼迫楊九賢跟他較量暗器，藍昆道才說了聲，四寨主，你有甚麼驚人的絕藝，絕頂功夫，自管施展出來，老朽我是捨命陪君子，多暑你雙峯山蓮花嶺的寨主爺們，較量膩了算完，我們絕不怕你們反復無常說了不算，藍昆這幾句話，說得非常刻薄，尹永是雙峯山赫赫有名的寨主，教藍昆這幾句話說得十分羞愧，自己怒容滿面的答道，藍昆，用不着利口傷人，寨主爺要功夫上分高下，箭打金錢眼，你若能勝過寨主爺，我們若不親自把寨位送出雙峯山，是匹夫之輩，尹永把話一出口，藍昆說道，好，尹寨主你只要話中前言，我藍昆若是比不過尹寨主，情愿自行就縛，聽從爾等處治，刀擱在脖子上，決不能皺一皺眉頭，四寨主道，好吧，在下把袖箭的功夫施展出來，請藍老俠客批評，尹永遞回手向那時候大廳的墜囉一點手，遂跟着過來，到尹永面前伺候，尹永取出三個金錢，交與墜囉，教他把三個金錢，全要從明柱的底下起，隔二尺四嵌一枚，頭一個金錢離地二尺四，第二枚離地四尺八，第三枚離地七尺二寸，墜囉趕緊去照辦，尹天鋼把三隻金錢，滿繫在了明柱上，尹永把梅花袖箭裝好，平常的袖箭，有單雙筒之分，單筒只能裝

，只是尹寨主你箭射金錢眼，金錢是死物，凡是練過暗器的，全可以施展這手功夫。老朽無能，若是也照樣的打那金錢眼，就沒有甚麼意思了，老朽想用此物，打等用點活物，免得與寨主分不出高下來，咳呀，這活物那裏容易去找，哦，有了，尹寨主你看，此物倒是恰好，老朽想用他作爲試驗功夫的優劣如何，尹永往藍昆所指處一看，正是一個蜘蛛，在西廊下的簷子底下結了網，在網上覓食，所捕的蛟虫之類，此時天已到了東方發曉，況且又在山頭上，尤其亮的快，並且又是西廊下，東邊的日光，雖則還沒上來，可是曙色是正透過來，藍昆是早就看見這個蜘蛛了，此時尹永一看，果然有這個蜘蛛，並且身量還不小，足有核棗大小，尹永道，藍老俠客，你要打這個蜘蛛麼，藍昆道，正是，老朽要用這活蜘蛛，拿他試試暗器的功夫，老朽只憑這一錐之力，衆把他打下來，若是不能把蜘蛛打下，我們認敗服輸，二句話沒有，尹永道，很好，藍老俠客請試功夫吧，語話間，藍昆說了聲，老朽現醜了，只見藍昆做矮身形，按步眼度着，倏的腳下一停，回頭向苑天鋼道，老朽要在一丈五六尺內，把蜘蛛打落了如何，尹永道，尹某不強人所難，你到簷子跟前，把蜘蛛打下來，全算你的功夫到家了，藍昆是故意擠尹永的話，此時自己說了聲，謹遵寨主之命，脚下緊走了八步，房簷子高有一丈二三，老俠客來到離走了不到五步，由左往後一個反身，說了聲我要打了，借着翻身之力，右手一揚，噹了聲打，立刻這枝三稜紫金錐發出去，一縷金光，只聽得嗖的一聲，蜘蛛網破了一洞，

蜘蛛已然不見，細看時，連紫金錐帶蜘蛛，全釘在了簷頭，九首麒麟原地沒動，將身形往上一抖，是旱地拔葱，身形縱起，單手撐着房的木椽子，全身全憑左臂之力懸着，這足見藍老俠客的功夫，已是登峯造極了，藍昆輕似猿猴，用二指把三稜了金錐，帶着蜘蛛起了下來，用左脚一點椽子的廊子，飄身落下來，輕飄飄落地無聲，九首麒麟這個身形站穩，却把這枝三隻紫金錐一舉道，苑寨主請看，蜘蛛是頭爪未傷，老朽總算是話中前言了，就在這時，就聽得有人喝了聲好，這聲音發在南邊，可是現在聚義廳前，各寨的寨主頭目不下數百人，四週全站好了，那裏看得出是何人喊好呢，九首麒麟臂仙猿等，也聽見這喊好的聲音差異，不過在這人多之時，也就不再細查了，藍昆這一舉着三稜紫金錐給尹永看，這位寨主冷然道，藍老英雄實有真功夫，那是不假，若誰是打這個蜘蛛，就算絕倫，未免太過了，個人使用的暗器，各有各的巧妙，鏢打蜡蕊，百步穿楊的，盡有奇人，據我尹永看，這算不得甚麼希奇本領，超羣的絕技，藍昆自己真是怒不可遏，心說，這羣賊子，真是刁狡之甚，死復無常之輩，遂帶怒說道，尹寨主，你若說算不得絕藝，老朽實有點不服，咱們未比之先，你認定了老朽，未必能把這個蜘蛛打下來，你就百說百應，如今你又耍反復前言，說老朽這算不得甚麼絕藝，你的箭射金錢眼，乃是死物，老朽打這蜘蛛時，蜘蛛尚在網巡行，這裏邊可差的多了，老朽不是說句虛話，照我這樣練的，我還沒見過，尹寨主，真有照着我藍昆這樣發暗器的，那我得跟他學學

長長本領就是再認個師父，我也甘心，總算我枉下了功夫，那尹永方要答話，就聽得有人一聲冷笑道，這種熱鬧，我也開開眼吧，就在這時，不止於九首麒麟等，全是一驚，就連本山的衆家寨主，也見此人來得突唐，就見他由寨門前影壁牆上現身，跟着身形一動，竟施展輕功絕技，形如一鶴冲天，急如雀鳥的一般，到了衆人的面前，九首麒麟更藍昆一看，這人身高不及五尺，瘦小枯乾，兩腮無肉，面似姜黃，禿眉毛，凶眼睛，尖鼻子，薄片嘴，高顴骨，薄耳朵，兩撇倒捲狗蠅鬍子，已竟是灰白色，看年歲總有七十上下，頭戴馬尾透風巾，倒趲水波紋，迎面高插三尖茨菇葉，暗嵌白玉，鬚旁斜插一朵盈口大的白菊花，按他所帶的這朵白菊是守正戒淫花，一定是門戶正大，身穿青色緞身短靠兩臂下以及前襟，全是密排着寸白密門紐扣，白絨繩勒十字絆，倒打蝴蝶藤花扣，一扎寬的藍英雄帶，下垂着衣線穗子，下穿兜襠滾褲，足登撒尖魚鱗酒鞋，打着花裹腿，上面滿繡白魚鱗，顯着隔外的緊趁俐落，格外的透着精神沒看出他使甚麼兵刃，這人往那一站，●杜天壽就心裏歡喜，心說他來了就好辦了，杜天壽不肯向前答話，這時九首麒麟藍昆，也不認得這人是何如人，自己也不好向前答話，這人却向九首麒麟更藍昆，抱腕當胸道衆位老俠客請了，九首麒麟藍昆，也抱拳答禮，自己剛要問這位老英雄姓字，那知這人只說了這句話，是趕緊的扭着頭向杜寨主道，賢弟，別來無恙，愚兄適才道經黃山，聽貴山賓寨之內殺聲四起，不知爲了何事，故此趕進山來，爲的是查看明白

，但不知爲了何事呢，杜天壽仍然把自己被他人所污的話，說了一番，那入聽了，略一沈吟道，你可是實言麼，杜天壽道，小弟是句句實言，那敢道一個虛字，這人點點頭道，這就是了，這人回頭向九首麒麟藍昆道，這位老俠客貴姓大名，九首麒麟雙藍昆道，在下姓藍名昆，有個匪號九首麒麟雙，那人道，原來是藍老俠客，老俠客在江湖道，如春雷似皓月，久仰大名了，九首麒麟雙藍昆道，尊駕過獎，愧不敢當，尙沒領教，老俠客尊姓，藍昆這本是理上往來的話，應該有這一問，可是那瘦小枯乾的老頭兒傲然一笑道，在下乃草野愚人，江湖俗子，不必提甚麼名姓了，適才聞聽我賢弟所言，老俠客等，全是江湖道上俠客的豪客，按江湖道上的義氣，也不應當這麼欺侮雙峯山蓮花嶺，如今這麼一來，豈不令人恥笑，這人一說這番話來，藍昆道，尊駕這是偏聽一面之詞，不明事實的真象，我藍昆在江湖道上闖蕩以來，以公道二字走遍了天下，豈能顛倒是非不顧公理，九頭金絲鰲屠天瑞道，老俠客不必這麼徒費唇舌，雙峯山蓮花嶺所作的欺天滅理之事，人神共憤，天地不容，江湖道上的朋友，大約沒有不知真象的，這位既出頭攔阻，想是有袒護雙峯山之意，可就是你有托天的本領，也越不過理字去，趙家村搶良家婦女，有贓有證，我等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俠義道的天職，尊駕你不察是非，你來看現有明證在此，這麼難道是我們誣枉他麼，九頭金絲鰲屠天瑞說到這，一指那兩位姑娘道，這是在他這地穴中搭救出來的，難道也有甚麼誣賴他不成，那人却說道，

尊駕尊姓大名，可否相示，那九頭麒麟雙藍昆道，我給老俠客指引指引，這是九頭金絲
鯨屠天瑞，跟着又給大家引見了，那人道，原來全是江湖道上俠義道，令在下欽佩莫名
，請這位屠老俠客，暫息雷霆之怒，此事既然有這種情形，在下決從公道上息事像衆位
全是俠義道，絕不至於給他栽贓，可是在下跟杜寨主乃是知己之交，敢保他是光明磊落
的奇男。大丈夫，焉能作這種欺天滅理之事，現在衆位先請回八卦莊，只要是我担保息
和此事，定有公道辦法，不知衆位意下如何，天邊大俠鄧華冷笑一聲道，尊駕既然出頭
管這件事，就得把他辦個起落出來，是非屈直，總要講個明白，若是就這麼含糊了事，
那尊駕不如不管的爲是，尊駕雖不肯以姓名相告，可是就尊駕的行事所爲，也是俠義道
，如今事情全在眼前擺着，要不能給我們公評判斷，那分明是偏袒一方了，我們若是就
憑這麼兩句話就走，也太看我們如同數歲的嬰兒了，尊駕若是管，就得給我們辦個公公
道道，若是不能管，請尊駕站在高台上，看着我們兩家，事有專在，與尊駕無關，那人
冷笑一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怎麼管不着，也能，我不管也成。適才我在那牆壁之
上，見你兩家比試袖箭之時，藍大俠以三稜紫金錐巧打蜘蛛，曾說下要是舊照藍大俠那
樣練出來，就要拜他爲師，是老朽不才，也願在老俠客等面前獻醜，不過老朽不敢像藍
老俠客放那狂言大話，我們沒有那麼純的功夫，練的好練不好，在兩可之間，不過話是
老俠客所講，說是有能人練到老俠客那種功夫，願拜他人爲師，老朽可要收徒弟了，此

人這番話出口，藍昆是自悔適才失言，只是話已說錯，無法挽回，此人一再的護袒杜天壽教人十分的不平，自己焉能容他，遂憤然作色的道，尊駕既是不平，那只好請隨尊便我九首麒麟藍昆自入江湖道以來，尚沒遇見能勝過我的，尊駕既沒把我藍昆這手功夫放在眼內，不足爲奇，那只有請尊前練兩手給我們開開眼，長長見識，我既已說過，勝我者拜他爲師，決不更改，贏不了我藍昆，也得另講講吧，那人道說好，咱們是君子一言如白染皂，誰也不能反復，在下若是也用暗器打蜘蛛，那太以俗了，藍老俠客請看，那掛簷上這甚麼，藍昆就他手指處一看，只見在掛板靠瓦壟的那溜橫板上，正有三隻壁虎「俗名蝟虎子」，因爲這時正在黎明之時，壁虎出來吸食朝露，這位不知姓名的怪客，無意中看見了，遂向藍老俠客道，老朽不才，想用梅花袖箭，把這三個壁虎射下來，大約這總可以說是活物吧，這隻壁虎相隔不差五寸，一隻被射，那兩個絕不肯等化，這種壁虎非常的快，只要是一有聲響，其行如飛，展眼之間，就得失了他的踪跡，老朽也不必儘自講說功夫易不易，好在這均是練武的，練出來任憑大家公斷，暗中交代，此人所說要用梅花袖箭一射這三隻壁虎，這種打法，可實非易，壁虎這東西，最靈最快，三隻只要有一枝稍慢，就得逃走一個，你道此人倒是那路的俠義道呢，原來此人乃是名震四海的第一流俠義道，靈心妙手猴余倫，此人在江湖道上，倒也是守正不阿，俠心義胆，只爲跟杜天壽是知己之交，今日來到雙峯山蓮花嶺，也是適逢其會，絕非故意到這替杜

天譚橫橫，不過親者厚厚者偏，是灰三分熱，是火熱似灰，話裏話外，這一帶出偏袒雙峯山，老俠客們焉能聽他這麼不顧公理的息合事呢，所以這位靈心妙手然余倫，竟以藍昆的狂言作爲把柄，竟要與藍昆較量功夫，藍老俠客只爲一言之差，險些把一世的英名喪盡，這位靈心妙手猴余倫，不露真名，也有他個人的私心，自己在江湖道業已成名，若是跟這一班俠義道較比勝了，就算是多露一回臉，不過自己倘若栽在這，不露名姓，江湖道上尚可立足，沒人知道我靈心妙手猴栽這回跟頭，可以保住以往之名，自己安了這麼取巧的地步，所以始終不露名姓，勝了成名露臉，敗了不栽跟頭，這正是靈心妙手猴狡猾的地方，按下這些閑文不在話下，且說靈心妙手猴余倫，自己說定要用梅花袖箭打這三個壁虎，藍昆是只有跟他是走着看，含笑容道，尊前有本事施展吧，在大庭廣衆之中，是焉能說了不算，只要尊駕把這三隻壁虎打落，藍某不只叩頭認贖父，還許有額外教尊前滿意的地方，絕不像你這貴友雙峯山總瓢把子出言反復，藍昆說完這話，一聲冷笑，把兩手一摺，那靈心妙手猴余倫道，老朽無暇與你們鬥口，咱們功夫上見輸贏，說罷往前緊走了三步，已够了遠近，抱腕當胸，往左右一打躬，說了聲老朽要現醜了，說了這話，一抬右臂一抖手，就聽得，吧：吧：吧一連着三箭，三枝袖箭出去，全釘在了木簷掛板上，那三個壁虎已不知那裏去了，這一來不約而同的全笑了，聚義廳前連各寨的寨主，及中央四寨大小頭目嘍囉，不下千餘人，立刻聲如鼎沸，雖則不致於喊倒好

，可是笑是開不住，因為這靈心妙猴余倫，話說得非常大，如今若是打中了一兩個壁虎，還有可說，如今連一個全沒打中，可憐三枝袖箭全釘在了木頭上，怎教大家不笑呢。九首麒麟暗中以手加額，自己想著，這真是蒼天暗祝我藍昆多活幾年，不然就是此人一語不發，給我留面子，我還有甚麼活路，所以自己方才說是倘若自己輸了，不止於磕頭認師父，暗中沒說出來，自己橫劍自刎，免得遭奚落，此時見壁虎全跑掉，恰好似絕處逢生一般，只見這人氣得呆愁七發怔，心說壁虎跑的太奇了，莫非暗中有人給驚走了，可是自己未看出來，又賴何人呢，於自己很是納悶，藍昆鼓掌狂笑道，尊駕的劍術通神，空藍呆拜服不盡，那人怒沖沖道，藍昆，我的功夫沒到家，認敗服輸，何必這麼辱我，九首長臂倚猿楊九賢向前說道，尊駕適才口口聲聲不服，如今竟連一隻虎壁全沒射中，還裝甚麼的有真功夫，尊駕再投名師多練幾年，江湖道再多管閒事不遲，說到這，那靈心妙手猴余倫道，楊九賢，你少說這種無用之言，你家俠客爺一時大意，何必口頭就這麼刻薄，藍昆道，尊駕如今既輸與老朽，沒有別的，請你當眾叩頭，咱們是再講別的，這也算話中前言，公公道，藍某若是輸了，此時不用尊駕多費一句話，我早就叩頭賠禮了，當時這位藍昆用話一逼迫，靈心妙手猴余倫余五常，面色倏變，自己是威名江湖道，焉能屈膝於他人之前，遂厲聲說道，老朽三箭未差分毫，壁虎逃走，絕非我輩之錯，這麼我不大甘服，要讓叩頭認師父，却也不難，這有一對兵刃，咱們先比劃

一下再說，能屈辱了我那對兵刃，我是甘心作你的門生下輩，若是就這麼讓我認敗服輸也太難了，設法問，立刻充袖下摘下一對兵刃，衆位老俠客看着非常扎眼，這對兵刃長有一尺六寸，形如雙劍，暗代雙鉤，在劍尖下，靠把手處可是四稜的，靠把上是橫月牙，鋒利非常，衆俠義一看就怔了，這種外門的兵刃，像這些位俠義道，全見過不少的兵器，可是惟獨這對兵器太生色了，連九首麒麟更多的身份，真就是叫不上名字來，可見練武的不易，練到老學到老，真要說是全知道的，能有幾人，不說衆位老俠客等暗暗驚疑，且說靈心妙手猴余倫，羞惱成怒，怒冲冲的說道，藍昆你可認的我這兵刃的名字，藍老俠一聽，自己真不知他這兵刃喚作何名，給人家胡造，自己未免又說不出口來，在衆目之下，我说不認的，那怪難以爲情的，再者自己走南七，闖北六，誰人不知九首麒麟藍昆，今天大概要栽在此處，自己正爲難，聽人家余倫一問，自己又一看人家兵器，好相尺子一樣，猛然間想起外門兵器有一對寶尺，是不是我給他來一下子，於是說道，這兵器名雙月喪門尺，是不是我算胡言了，余倫一聽心說不枉闖蕩一世暗中交待，余倫這對兵器，乃是本着少林寺外門兵器，獨出心裁，由喪門劍改造，招術也是自己新研究的，這對兵器名雙月喪門尺，非常的厲害，專奪敵人的兵器，若是動手時，喪門尺頭那兩個暗鉤，有刁，拿，鎖，扣之能，這兩個月牙，有推，展，攔，切之功，雙月有八十一手，招數各別，若是功夫稍弱的，只要一動上手，准得吃他的虧，正與楊允賢

那柄八寶合竹柴金刀是一樣，全是憑客人巧妙的能爲，琢磨出來的，別人那會認識呢，今夜藍昆被逼胡說還猜對了，九首麒麟叟藍昆，跟這靈心妙手猴余倫，兩下正要動手，一決雌雄的功夫，就聽得上面一聲喊喝，呀，姓余的，你要有心了事，別把你的本領施展盡了，得容人處且容人，得能手時且罷手，爲甚麼一盆水不端平了，讓人家說你作事不公，看老夫的面子，還是得了且了，衆人抬頭一看，只見西廊的頂子上，站定三位少年一位老叟，年紀約有七旬左右，身高七尺，紫巍巍一張臉面，略帶黑色，一望而知是久歷風霜之叟，兩道壽眉，一雙善目，鼻直口方，海下三縷銀髯，臉上皺紋堆累，兩眼的神光閃爍，武功內蘊之形，頭帶古銅色鴨尾巾，上面鑲定一塊美玉，身穿古銅色緜身短靠，白絨繩勒十字絆，倒疊蝴蝶麻花扣，腰繫英雄帶，下面兜襠滾褲，青緞薄底快靴，閃披着古銅洋緞大衣，精神抖擻，氣宇軒昂，只見這位老英雄，身形微動，腳下一點瓦隴，已竟騰身而起，往地上落時，輕如落葉，這般年歲，有這麼俊的功夫，真稱得起絕倫，三位少年正是三小俠，九首麒麟叟藍昆，九頭菊花叟譚霜，連忙拱手相迎道，原來是岳老俠客大駕光臨，我們身在空地，恕難招待，九首長臂仙猿楊九賢等，見這位老俠客來到近前，自己才看清來者，真稱得起驚天動地大英雄，這位老俠客正是名震塞北的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北俠客岳小桐，楊九賢是驚喜交集，九首麒麟叟藍昆，果然明白了此人，大概救自己的恩人，適才那人袖箭打壁虎，自己看出人家的補箭功夫

，絕非軟弱，三枝袖箭正是釘在了那壁虎所伏的地方，壁虎若不是被他老人家暗中把壁虎驚走了，決不能一個打不着，一定是被這位老俠暗中助我，把三隻壁虎全驚走了，才保全我沒把一世的英名，喪在這裏，老俠客待我不管再造之恩，我要謹記不忘，伺機圖報，免得辜負了他這番好意，此時九首麒麟更明白了適才的情由，可是那靈心妙手猴余倫，也明白了適才這位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北俠客岳環岳小桐，給自己壞的事，不由憤恨異常，遂往前迎了兩步，向老俠客岳環岳小桐道，岳老英雄請了，老朽我與閣下何仇，竟令我在衆目之下，把一世的英名喪盡，你良心何忍，你這樣害我，人容天不容，你若是暗中一走，我余倫算吃了這個鹽叭虧，沒處訴去，如今這就叫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這一來，咱們正好算算帳吧，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北俠客岳小桐一聲狂笑道，笑話了笑話了，老仁兄，你這可是血口噴人，我閑遊江南，道經此處，聽得山上殺聲震耳，串鑼齊鳴，小弟久聞雙峯山蓮花嶺的瓢把子，玉面神機賽諸葛杜庭杜天壽，是江湖路上的好朋友，在蘇州府坐第一把交椅，雙峯山大小二十四寨，不搶不奪，急懲開闢本山出產，養着數千弟兄，沙子裏澄金，綠林道的好朋友，我們在江湖道上結交的是俠肝義胆的朋友，這種出類拔萃的英雄，我們焉能不來看，所以才冒昧入雙峯山，怎麼老仁兄竟用這種話來污我，太以無情無理了，你道這位北俠客的話，果真是這樣麼，那知靈心妙手猴余倫，還是一點沒冤屈了北俠客，只因這位萬步登空鎮塞北，神行無影北

俠客岳小桐，是在北六省行俠作義，除暴安良，輕易不到南方來，這次到原籍河南彰德府稍歇了結一點事，自己一心到衛輝府，訪河南四老，跟河南四老全是道義之交，北俠客來到衛輝府撲了空，四老已竟出門走了，據說是到江南蘇杭二州遊玩去了，北俠客也是久慕江南的風景古蹟，最幽最雅的地方，自己也想到江南遊玩一番，北俠客遂遊玩到江南地面，趕來到蘇州，各處全遊玩遍了，也沒找着河南四老，後來聽說九頭金絲鬚屠天瑞他徒弟錢士忠的鏢，在太湖失事，這位北俠客想着潑九頭金絲鬚屠天瑞，是多大的名姓，真有胆大的綠林道，竟敢動他的鏢，這也真可說是老虎嘴上拔毛了，自己來到太湖，也要訪訪這是那路的綠林道作的事，趕來到太湖一訪查，絕沒有大駁子賊人在這裏盤據，北俠客遂也把這事拋開，自己想既來到鍾山，何不拜訪拜訪老英雄神龍手于雲，因為當年這全是道義之交，北俠客來到鍾山于家堡，神龍手于雲沒在家中，于素珠把自己天倫如何與人家幫忙，救趙家村的兩位姑娘，以及勝英李白二人如何仗義，怎樣來到這裏訪問，自己天倫給指給的明路，雖則已探明是雙峯山外四寨主所爲，不過現在已竟各走極端開翻了臉，那玉面神機賽諸葛杜天壽，是一口咬定不認帳，只怕難得好結果，定要激起大事來，現在八卦莊的天邊大俠鄧老伯父，也是騎虎難下了，他們全在八卦莊集合，我天倫已好多日沒回來了，岳老伯若是願意去，請到八卦莊，我天倫定在那裏，老伯父若是能出頭，最好給他們兩家了解了，也是一件好事，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

湖姓

瑞天屠

北俠客岳小桐，一聽于素珠說的這番話，自己還是不能不管，因為雙峯山聲勢太大，自己早有耳聞，那老英雄于雲是成名的俠義道，兩方誰也栽不起跟頭，那方面栽了，那方面也不能干。那一來，不定得勾起多大事來，自己是那好袖手旁觀，並且聽說九頭金絲鱉屠天瑞，也在八卦莊，自己此番既到江南來，正想拜訪拜訪，有名的俠義道，北俠客遂離了于家堡，够奔八卦莊，連夜趕到八卦莊，天已二更將過，趕來到八卦莊，一叫門，天邊大俠鄧華于老英雄未在，紫面獅子孟凱神鏢將勝英三江小義士蕭傑出來一接待，問起姓名，才知道是北俠客到了，趕緊的迎到裏面，北俠客說明自己已到過于家堡，這裏的事已知大概，問老俠客等那裏去了，小三俠把四俠入雙峯山一去未歸的話，說與了北俠客，這位北俠客一聽，連連搖頭道，只怕事有變化，適方我從雙峯山邊山路過，隱隱聽得山上鑼響，怕是老俠客等，口竟跟他說翻了也未可知，我們不如去一次看看，有甚麼變故，三江小義士蕭傑道，岳老伯父說的不差，玉面神機賽諸葛杜天譽，十分狡詐，只怕他再於甚麼陰謀詭計，也未可知，還是看看望望去好，三小俠趕緊收拾緊趁俐落，一同起身，够奔雙峯山蓮花嶺，這時天已黎明，這位北俠客帶領三小俠來到雙峯山切近，只見山頭上早有守緊嚴，寨門緊閉，趕到來到了半山上，聽得更真切了。這位北俠客牽帶着那三小俠，來到山上，好在天也沒有發亮，揀那僻靜的地方，繞到了大寨，此時穴寨內正在雨下裏說着之後，那前後各寨主齊聚在聚義廳前，九首長臂仙猿馮九賢，

跟寨主較量開石之法，楊九賢努血擊三石，這位北俠客暗中佩服，真是驕狂者必敗，楊九賢竟有這種功夫，實在令人佩服不盡，暗中囑咐了小二俠一番，這種戰場，千萬要處處留神，處處不要大意了，拿着這般俠劍客的身分，還有行的有不行的，像你們三小俠武功多麼精湛，論到經驗閱歷，可差多了，這正是長本領，長閱歷長見識的時候，要看着我的眼色行事，三小俠此時是惟命是從，在房上看着下面動手的情形，他們在暗中倒十分的佩服老俠客余倫真是名不虛傳，各有各的出奇本領，後來見九頭麒麟叟藍昆，跟那賊人較量暗器，箭打金錢眼，是袖箭的功夫絕倫，九頭麒麟叟藍昆，竟用三紫稜金錐打蜘蛛，勝了那單臂托天賽霸王尹永，已然是佔勝了的，竟有靈心妙手猴余倫助雙峯山，與一班俠義較量長短，九頭麒麟叟藍昆，只爲一諾之差，險遭了殺身之禍，這位萬步登空鎮寨北神行無影北俠客岳小桐，見自己若是真個爭顧看熱鬧，可嘆這位成名的九頭麒麟叟，今日就乘栽在這，自己見這靈心妙手猴余倫說出是要用三箭打壁虎，北俠客一聽，就知這次九頭麒麟是非栽在這不可，這靈心妙手猴余倫，絕不是狂言大話，他既有這種身手，只要他一打這三隻袖箭，准保一個也跑不了，那時既已竟打賭，絕不能再反悔，九首麒麟在江湖道上，是多大的名頭，既已跟人家講好了，有照着他歷練的，當中跪在地上叩頭認師父，試想憑他那麼大身分，焉能給別人磕頭，那時他惟有以一死了之，自己何不教他脫過這場大難，北俠客拿定了主義，遂乘着衆人全神貫到場子裏時，

北俠客却悄悄上了橫柱，這時又在天光未亮，廊子內極黑，這位北俠客從裏往外面看，看的極真，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北俠客岳小桐，見這靈心妙手猴余倫一揚手，不容箭到搬着椽頭，老俠客用手指一彈那靠前簷的過木，那三個壁虎被這響聲一震，立刻只微七的身形一亂，全鑽到木縫子裏去了，那靈心妙手猴那裏想到，有人暗中把壁虎驚走呢，岳俠客當時急忙抽身，這廊子下是一帶的羣房，可是門滿在廊子裏，老俠客乘這時，遂悄入了廊子下的羣房，從後窗戶出去，繞到上面，仍然伏身看他個起落，不料那靈心妙手猴余倫羞惱成怒，竟自亮自己獨門兵刃雙月喪門尺，要與九頭麒麟一死相拚，九頭麒麟也說不上不算了，只好是拚到那算那兒了，那知老俠客抖丹田一聲喝喊躍下來，與兩家解和，那靈心妙手猴余倫此時醒了悟，知道適才自己打那三個壁虎打不上，全是他暗中作祟，要不然絕不會全跑了，竟連一個沒打上，這一來自己那能再容忍，遂冷笑一聲道，岳老俠客，你現在想給兩家解和也能，想要幫助他們也能，老朽我是概不說了，只咱們兩人的事，倒要說個明白，老朽我從今江湖路上算沒有老朽我立足之地，這全是岳老俠客的所賜，我們也不便多言，惟有心照不宣而已，拋開遠的說近的，我們是誓難兩立，有你岳俠客在，沒有我靈心妙手猴，只憑你這一點狡猾，誣送了老朽我一生的事業，沒有別的，岳老俠客你賜招吧，萬步登空鎮塞北飛行無影北俠客岳小桐，嘿嘿冷笑一聲道，老仁兄，你這真是一面之辭，污我岳小桐特甚了，你若讓我替你担這醜名

，倒沒有甚麼，你這麼血口噴人，令人難奈，如今還是與岳小桐與你動手，這真有點無理了，我們在江湖道上，往日無冤近日無恨，何必多結冤仇，還是算了吧，靈心妙手猴余倫道，岳小桐，你不用說這輕鬆沒用的話，你我今日不分出輸贏勝負來，老朽我決不與你甘休。北俠客岳小桐道，余仁兄，你既然非與岳某一現身手，我必以好奉陪了，靈心妙手猴余倫道你亮兵刃吧，北俠岳小桐道，岳某不才，尚沒把余仁兄這對喪門尺，看在眼內，我要憑這一雙齒掌，勝你這對寶尺，靈心妙手猴余倫聽，岳小桐這話說得非常好，自己若是用兵刃跟他動手，豈不令他恥笑，遂把雙月喪門尺往背後一插，冷笑着說道，你既用掌力來動手，余倫若用兵刃贏你，還教你猖狂，老朽先跟你比比拳術，岳小桐含笑，概由尊便，余倫往後退了一步，抱拳拱手道了個請字，隨着一立門戶，北俠岳小桐也是一亮式，他二人這一動手要知誰輸誰贏，及二次天下英雄會，雙貞如何出山，衆老俠大鬧雙峯山蓮花嶺，杜天壽逃走進家寨，小蕭傑被逼回三江，請看第十一集便知分曉。



12
14000
500
11.28

32

M
7246.58
9



版權所有

武俠小說
勝英金刀會七義

天津新聯合出版社



3 2285 0788 9

